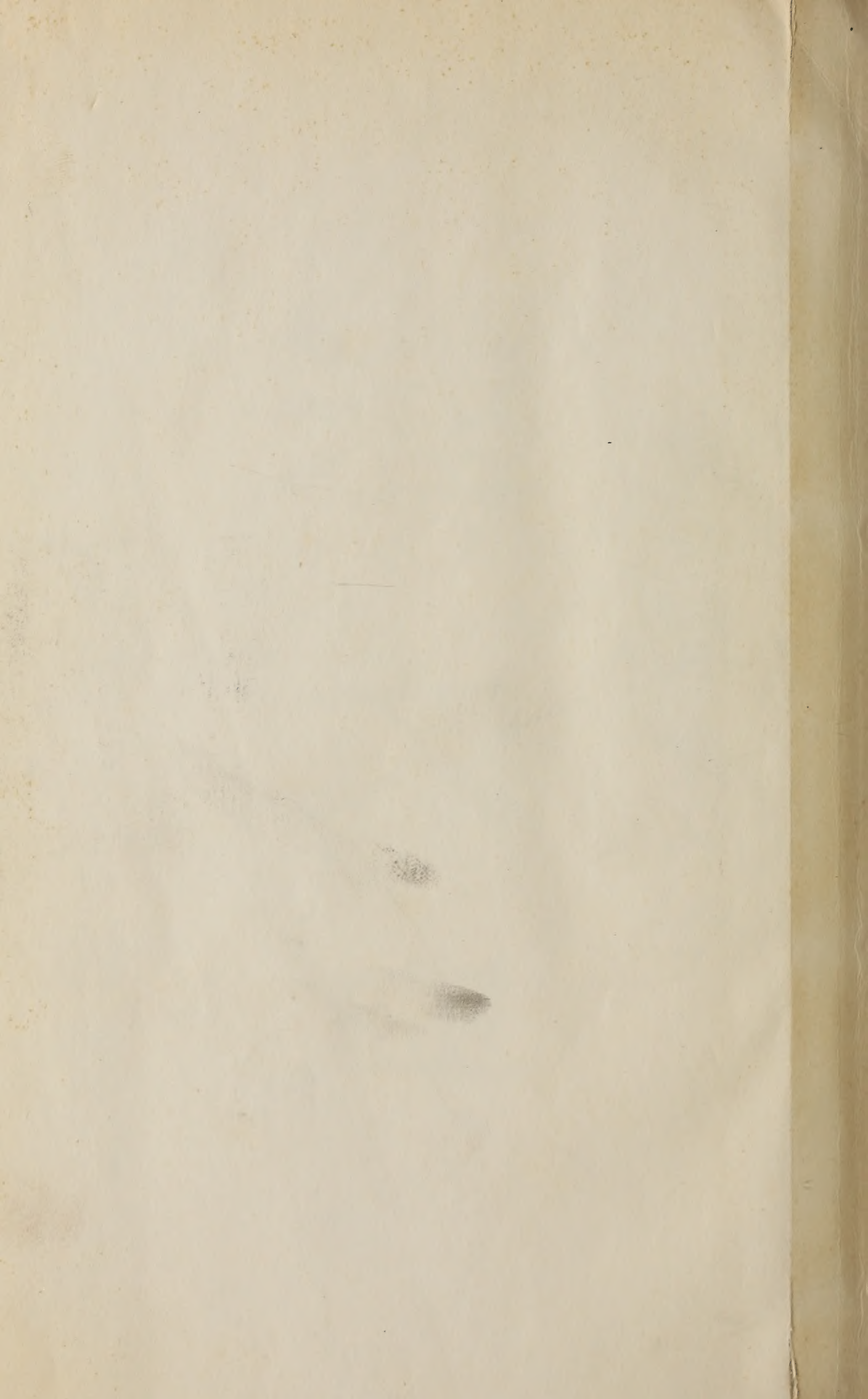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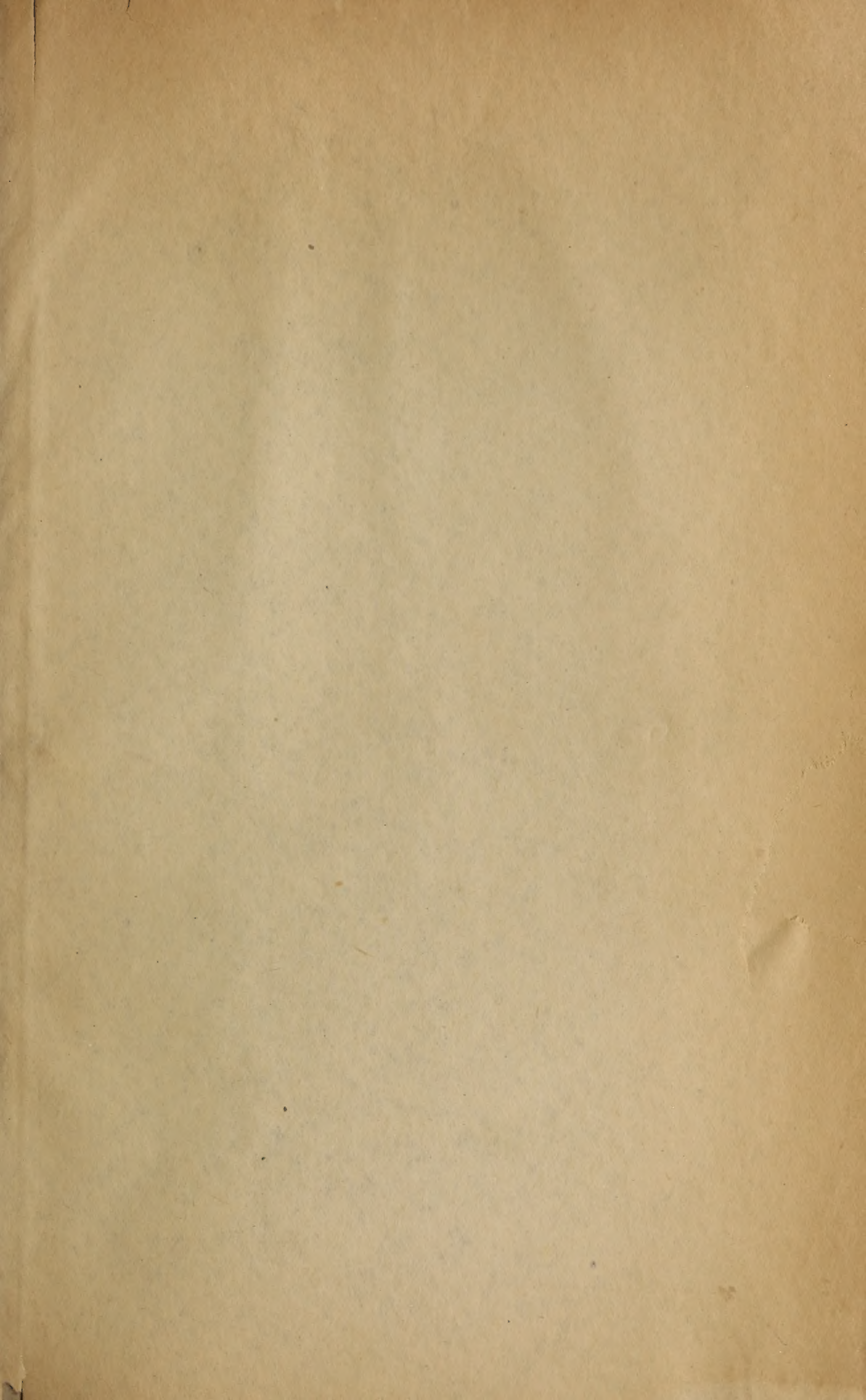




蕭山來裕恂編

漢文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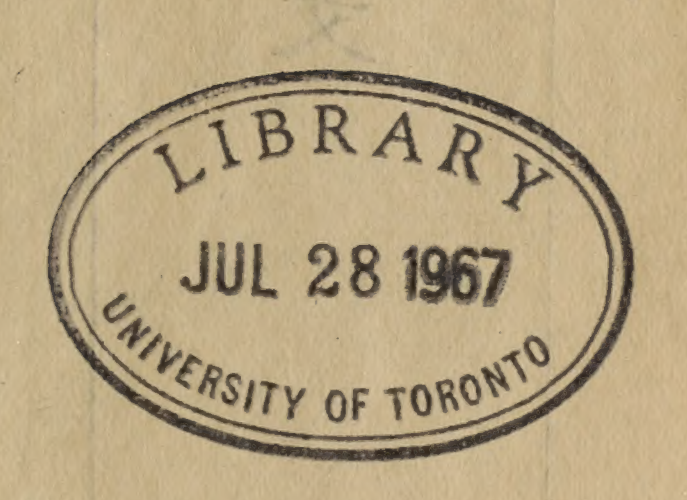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蕭山來裕恂編

漢文典

商務印書館發行


LIBRARY
JUL 28 1967
UNIVERSITY OF TORONTO

漢文典序

地球文字、通分三類、英法德俄、字皆切音、文取聯系、是爲一類、日本取漢字、造和文、其用也、語尾有變化、語根無變化、是亦爲一類、中國文字、肇端於形、致用以義、字字獨立、以輕重緩急長短之語表意、是又爲一類、總之不離形聲者近是、聲者、耳學也、形者、目學也、耳憑聲浪之激、而音韻以生、是字之由於天籟者也、目卽形象之觸、而體制以出、是字之得諸物類者也、然何以學他國之文、則拼聯之法、不難領悟、學漢文、而積累之體、未易通曉、則以外國文字、有文典專書、凡一切字法詞法、部分類別、以表章之、故學者循聲按譜、一覽而知、漢文無文典、凡文章之成也、運用之妙、悉在一心、故勤苦而難成、雖然爾雅言義、說文言形、廣韻言聲、中國之於文字、未嘗無專書、加以郭邢邵王之徒之發明爾雅、徐段錢桂之倫之提倡說文、顧江王孔之輩之主張廣韻、何嘗無文字之書、况言文體、則有文章流別、文心雕龍、文體明辨、言文法、則有文則、文通、文說、文斷、選文、則有文選、唐文粹、宋文鑑、文章正宗、明文衡、唐宋八大家文鈔、古文辭類纂、論文、則有文章緣起、文章志、文章精義、文譜、何嘗無文章之書、若是乎吾國文字之書、文章之書、固有極博者焉、有極精者焉、有極通者焉、然而博祇一類、精祇一藝、通祇一道、今有合一爐而冶之、甄陶上下古今、

列舉字法文法、如涅氏英文典、大槻氏日本文典之精美詳備者也、而或以馬氏文通當之、夫馬氏之書、固爲傑作、但文規未備、不合教科、或又以日本文學家所著之漢文典當之、然猪狩氏之漢文典、大槻文彥之支那文典、岡三慶之漢文典、兒島獻吉郎之漢文典、類皆以日文之品詞、强一漢文、是未明中國文字之性質、故於字之品性、文之法則、祇剌取漢土古書、斷以臆說、拉雜成書、非徒淺近、抑多譌舛、乃返而求之於爾雅、於說文、於廣韻、於闡發爾雅說文廣雅之書、於言文體文法及選文論文之書、而知非天下之至博至精至通者、其孰能與於斯、顧徵之於藝林、驗之於文囿。往往萬其途而不能一其歸、吾國之文、難哉難哉、不知非難之爲患、無指示其難之書之爲患、向使西人必以希臘與衍之文、拉丁古雅之字。童而學習、長而硏究、而通國之人、舍通用之文典、一其耳目心思之力、羣從事於此、吾安知夫文明國之無人不讀書無人不識字者、幾何而不如吾國也、上下古今、茫茫斯道、豈河洛精蘊、羲頡妙道、可示人以義理、而不可示人以軌範乎、爰不揣檮昧、以泰東西各國文典之體、詳舉中國四千年來之文字、釐而正之、縷而晰之、示國民以程途、使通國無不識字之人、無不讀書之人、由此以保存國粹、倘亦古人之所不予棄也、

蕭山來裕恂序

本書大指

泰西文規學家、必先學語言而後學文規、中國方言不同、既無辭典、又無俗語文典、勢不得不專求於文章之中、故茲篇作文字典、使言語之愜當、作文章典、見言語之作用、

陵節躐等、教育所忌。是編循序漸進、由已知以通所未知、故先言文字、次言文章、文字典、所以述字之源流及品性、文章典、所以論文之法則與體格、六書之學、繁賾深幾、考證家紛紛聚訟、言人人殊、此編於六書、悉統以形聲義三者、不跼蹐於漢學舊說、以戾文典義例、

本書紹介初學、旨在達意、故所引以爲例者、皆尋常習見之書、取其不費腦力、若僻書雜典、概不羼入、

標記之法、所以便初學、使易於領會也、是編所用之符號如下、。表綱要、・表句讀、……表聯系、「」表引證、(）表釋解、()表分界、



漢文典總目

文字典

漢文典文字典序

先儒有恆言曰、讀書必先識字、中國之字之難識也、草昧結繩、有形無文、庖犧畫卦、有文無字、倉頡造字、字立義生、姬周籀文、點畫一變、篆隸繼作、字更紛歧、秦楚異言、名尤乖舛、一字數音、一音數義、方言是隔、故訓艱通、嗚呼、國民識字之難、不盡在語言文字之離也、自倉頡來、爾雅言義、說文言形、廣韻言聲、各精一詣、以相表章、顧何以義愈繁賾、字愈舛錯、形愈象肖、字愈離奇、聲愈變化、字愈隔閡、丐詞日出、互訓浸滋、古義多歧、名學不究、遂致虛實莫辨、言文不一、由今稽古、正名綦難、然欲研究、不外解字、解字之要、惟形聲義、字之不識、烏能綴文、此識字所以爲作文之階梯也、爰作文字典、



漢文典文字典目錄

漢文典文字典卷一

字由

中國文字、基於伏羲畫卦、至倉頡造字而大備、思想日益邃密、語言之記載、由之而不窮、自茲以降、由古文而大篆、而小篆、而隸書、而草書、而行書、而楷書、時用八體、時用六體、承學之士、創造新字者日益衆、大抵如唐韋續所纂五十六種書者、可考證也、雖然中國文字、自上古至今、已四千數百年、於茲矣、而統計不過四萬有奇、較之英文十萬餘者、不能比例、且適用又不過半焉、是可以知吾國文字之勢力矣、作字由第一、隸篇四、

起原篇

太古渾渾、其民睢盱、其俗敦龐、無點畫以爲符號、無文字以代語言、自伏羲法河圖而後有文字、及朱襄造書契、刻木畫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文字於是有條理、逮黃帝立史官、以倉頡爲左史、文字遂大成、故中國文字、起於伏羲、成於倉頡、

第一章　結繩

上古無文字、燧人氏立結繩之政、以濟民用、大事大結其繩、小事小結其繩、是謂無文字世之記載、

第二章　河圖

河圖有九篇、孔安國以爲卽八卦、不知河出圖而後畫八卦、故河圖非卦也、伏羲畫之而爲卦、

第三章　八卦

伏羲觀河圖之文、作八卦、以濟結繩、實爲當時之文字、乾鑿度曰、八卦☰、古文天字、☷、古文地字、☴、古文風字、☶、古文山字、☵、古文水字、☲、古文火字、☳、古文雷字、☱、古文澤字、蓋卦者其名、畫者非卦、楊萬里謂伏羲初制之字、然哉、

第四章　六書

中國造字之例、準諸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四者、講製體之原、轉注叚借二者、窮用字之法、

象形　(日月是也、)直象其物態、

指事　(上下是也、)以人之意思指定之、

會意　(武信是也、)合兩字之意義爲一字、

諧聲　(江河是也、)合兩字爲一、半表意義、半顯聲音、

叚借　（令長是也、）或借聲音、或借意義、

轉注　（考老是也、）轉輾其意義、使之流通、

功用篇

人所以爲萬物之靈者、以智識充足而能思想、聲音完備而能語言也、鴻蒙之世、人類茫昧、社會交涉、或以結繩、或以書契、近今如臺灣之生番、祕魯琉球之土人、日本之蝦夷、亞非利加之夫西厤人、伊退耶人、其表思想記語言也、往往結繩刻木、振手足五體以助之、然此等規則、能表單簡之思想、不能表周密之思想、能記淺近之語言、不能記複雜之語言也、故文字貴焉、

第一章　表思想

思想者、生於吾人之智識、而與外物相關係者也、夫宇宙之間、森羅萬象、凡天地日月風雨寒暑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以及人類之交際、皆吾人思想之材料、一事一物、呈於吾人之前、目感其色、耳感其聲、鼻感其氣、口感其味、肌膚感其觸接、吾人之智識卽生之思想亦因之而發、思想曷由見、見之於文字、

第二章　記語言

察語言之初、惟在事物之感觸、由喜怒哀樂之情、發吽號悲歎之聲以通其意、是乃語言之所由成、故嗟嘅唏噓、笑啼歌吟、大率發其自然之聲音、鳥獸蟲魚之噓氣、草木箐林之觸風、琴瑟鐘磬管簫匏笙之鼓韻、人皆如其聲音以定其名詞、蓋世界語言、其初多由人類與外物之聲音、各達其情意、情意不可以存久也、於是文字生、而記載之用溥、

稱謂篇

古代文字無定稱、伏羲命朱襄作六書、是以書稱也、後龍書穗書鸞鳳書蝌蚪書、皆稱書、黃帝名百物、大禹名山川、則稱名、周以文稱、宣王太史籀作大篆、謂之籀文、卽石鼓文也、秦改定新字、又稱字矣、其間亦有不一者、如六書一曰六文、籀文亦云籀書、諭書達名、並詳周禮、古文奇字同出漢儒、惟書之稱、始於伏羲、而盛行戰國、至宋其稱絕、名之稱、始於黃帝、而盛行周初、至春秋其稱絕、文之稱始於伏羲、而盛行春秋、至戰國其稱絕、字之稱、始於伏羲、彰於許慎、而獨專其稱於宋以來、故後世有以書專爲經籍之總名者、有以名專爲人物之代稱者、惟文字二稱、則通用之、自許慎以依類象形爲文、形聲相益爲字、文字之界說始明、至鄭樵以獨體者爲文、合體者爲字、文字之原理更顯、

第一章　書

最初之始稱書、故曰書契、曰六書、周代大司徒定六藝、亦稱曰書、至戰國盛言書、如荀子「作書者衆而倉頡獨傳、」韓非子「古者倉頡之作書也、」隋巢子「史皇產而能書、」呂氏春秋「倉頡作書、」是也、

第二章　名

周初以前稱名、儀禮周官詳言之、覲聘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春官大宗伯、「內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玄注、古曰名、今曰字、卽可知矣、

第三章　文

周代中葉至戰國之始、名之稱廢而稱文、如論語「吾猶及史之闕文、」左傳「於文反正爲乏、於文皿蟲爲蠱、」中庸「書同文、」孟子「不以文害辭、」是也、

第四章　字

周以後稱字、始於秦之改定新字、漢之究硏奇字、至宋後則字成專名詞、如契丹字女眞字蒙古字是也、

變化篇

自倉頡至周、用古文、周創篆書、與古文並用、秦創隸書、與篆書並用、漢末創行書草書、與楷書並用、至今二千餘年、相沿不改、雖其間造作新字、改易舊文、無代蔑有、而適用與不適用殊焉、字體既隨時代爲變遷、字數亦與時代相增益、粵稽古昔、有足徵者、

第一章　造字

字者、符號而已、埃及於梟畫[illegible]、於鷲圖[illegible]、中國於日寫⊙、於月寫[illegible]、又如巴比侖楔形文字之[illegible]伏羲氏卦畫文字之☰☱☲☳☴☵☶☷、且試言今日通用之字、如漢文之、丨一丿乀、英文之abcde日本文之アイウエオ、皆不過用爲符號、以表思想記語言耳、故凡字者、皆創造也、惟適用與不適用、則視乎造字者之神明焉爾、

第一節　適用

古文、倉頡造、蝌蚪文是也、迄於周、皆利用之、謂之古文、篆書、史籀造、卽大篆、迄於秦、皆利用之、謂之篆書、隸書、程邈造、迄於漢、皆利用之、謂之隸書、眞書、由隸書而變、漢王次仲造、至今利用之、謂之楷書、行書、由眞書而變、漢劉德升造、至今利用之、謂之行書、草書由行書而變、張芝造、至今利用之、謂之草書、

第二節　不適用

例如秦博士桂眞所造之炅昚炔三字、又如秦人所造之㓙字、又如孫亮子所造之𩅦𠅩𩃙𩃚壾㒰𡒋㐿八字、又如唐武后所造之埊𢘑𥃭𠡦𤯔𦚢𥠖𤢎𠥱圀囝𡆠等字、皆不適於用者也、

第二章　改字

史籀改古文爲大篆、李斯改大篆爲小篆、累代文字之進化、皆有改良之迹、大抵改繁就簡、改難趨易、至隸變楷後、則所改者、往往不在形體之異同、而在筆畫之增減、於是改良之精意微矣、故亦有適用不適用二義、

第一節　適用

例如罪、舊作辠、始皇以其似皇字、改而爲罪、對、舊作對、漢文以言多非誠、故去口而改爲對、隋、舊作隨、文帝以周齊不遑安處、故去辵而改爲隋、影、舊作景、葛稚川加彡於右、改而爲影、陣、舊作陳、王逸少去東用車、改而爲陣、莫、舊作鄚、唐明皇嫌鄚似鄭、改而爲莫、邠、舊作豳、唐明皇嫌豳字似幽字、改而爲邠、是也、

第二節　不適用

例如疊、舊作疊、新莽以三日太盛、改爲三田、𦘐、舊作騧、宋明以咼類禍、改而爲瓜、𠁣、尼丘、

山名、三倉改之、合爲一字、⿰昏荒、荒昏二義、元次山謚隋煬帝、合而爲⿰昏荒、凡若此者、皆不甚適用也、

第三章　字體

倉頡鳥迹書、是爲古文、孔子壁中書、盡用之、籀書大篆、乃謂籀文、李斯刪籀、始有小篆、程邈作隸、楷書因之、凡此五者、皆爲正文、若鳥書蟲書刻符殳書之類、隨事立制、非文字之常也、五者之外、漢魏以來、有八分、有眞書、有行書、有草書、四者以外、若懸鍼倒䪊偃波垂露之類、皆字體之外飾者、由是觀之、中國文字、篆溯其原、隸通其委、後世楷法、以適用爲主、又不必執古義以繩一概矣、特舉一二以備參考、

古文　頭重尾細者也、　上下左右日月山水

籀文　字體繁複者也、　上下左右日月山水

小篆　刪籀就簡者也、　上下左右日月山水

隸書　字畫曲屈者也、　上下左右日月山水

八分　點畫無勢者也、　上下左右日月山水

楷書　鋒露筋藏者也、　上下左右日月山水

行書　不正不草者也、　上下左右日月山水

草書　一筆書成者也、　上下左右日月山水

第四章　字數

中國文字、若今日重行纂修字典、可得五萬以上、顧自倉頡以來、經唐虞三代、歷秦漢魏晉梁唐宋明清、迄今既已四千餘年、其間時勢代變、人物迭起、文字之制作損益、尚不能達極點、而適用者又占少數、則漢文之無進化也、寧有涯乎、其孳乳之迹、有可得而詳者、著爲表、

漢文字數表

時代	字數	所據之書
周	九千字	籀文 說文序
秦	九千三百五十三字	小篆 重刻說文序
漢	一萬五百十六字	說文
魏	一萬八千一百五十字	廣雅
晉	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	字林

朝代	字數	書名
梁	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	玉篇
唐	三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	廣韻
宋	三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	通志六書略
明	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	字彙
清	四萬二千一百七十四字	康熙字典

漢文典文字典卷二

字統

倉頡制字、字有六義、故周官教國子、先以六書、姬周一代、八百餘年、未嘗或改、自秦火後、唐虞三代之書燬棄、而古義云亡、漢興、稍稍修復、汝南許愼作說文解字以存絕學、古文可得復識、經籍俱見本義、而文大昌、說文不作、幾於不知六書、六書不知、何以通漢文、是以研究國文者、必從事於此、惟自漢來、學者如林、各持一說、言形學者、汨沒說文、言聲學者、跼蹐唐韻、言義學者、拘執爾雅、人自爲書、家各一義、斐然著作、非不成章、然於形聲義不能會通、中國文典之不發達、何莫非以此也、茲特舉六書而通解之、復舉形聲義三者以統攝之、作字統第二、隸篇二、

根本篇

文化不開、由文字不昌、文字不昌、由小學不明、小學不明、由六書不解、不知文字之本、悉在六書、六書不分、字何由識、六書以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屬諸事、事不可指屬諸意、意不可會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故叚借興焉、叚借不可通、而轉注生焉、故漢文妙旨、悉在六書、

第一章　六書分釋

六書之說繁矣、自史籀作大篆、小篆與隸書、相繼而興、凡將元尙等篇、悉皆古法、而後世不傳、所傳史游急就章揚雄方言等書、亦非盡古人之舊、惟許愼說文解字、釐然各當、雖自一至亥、未嘗區別六書類例、而六書之類例、自條貫於其中、惜鄭樵作六書略、僅從隸法以求六書、若元戴侗之六書故、止及其五、不及叚借、楊桓之六書統、不及其五、止及諧聲、其他如張有復古編、不區分六者、而義已可以兼通、周伯琦趙古則諸書、分晰六者、而義轉待於互見、蓋字取孳乳、世愈文明、字愈複雜、此公例也、爰舉六書詳說之、以求其義蘊、

第一節　象形

地球各國文字之始、無不由於象形、古代未開化之土地、人類智識未進、經驗亦狹隘、故言語不完全、往往動作身體摹擬容態以表意、而文字遂取則於此、故未有文字、先有言與意、有思想而後有言語、有言語而後有文字、當其初始、無異繪畫、惟畫圖其形、書取其象、畫至窮、不能變、書雖窮、可以通、故畫窮於象形、書則由象形而發生指事會意諧聲叚借轉注者也、故就物類而想像其形狀、以致其效用、實漢土文字之源泉也、例如囟（古齒字）

□（古箕字）□（古目字）□（古耳字）□（古鳥字）□（古龜字）□（古魚字）□（古雲字）□（古雷字）□（古雨字）□（古電字）○（古星字）等字、此皆古代象形文字、準諸今日、其遷流若何、其變化又若何、但象形爲六書之祖、而於字占多數、宋之鄭樵、分象形爲十種、（天地、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至明趙撝謙、分象形爲八、（數位、天文、人物、草木、蟲獸、服飾、宮室、器用、）蓋效鄭而定者也、然是等分類、就象形之狀體上判之、非就象形之性質上別之、故非盡爲象形之正體、玆特釐爲五種、表例如下、

屬天之形字	屬地之形字	屬人之形字	屬物之形字	屬器之形字
天 天無實形地外空气是也	山 古文作□亦作□篆作山皆象形也	人 □象人立也	草 艸象並出之形	門 門从二戶
日 古文作☉篆作□皆象形也	水 古文作□篆作□皆象形也	身 人身縱禽身横	木 □象其根	戶 半門曰戶
月 古文作□篆作夕皆象形也	川 巛横水得形減之爲巜く字	自 古鼻字	瓜 □瓜實也外爪蔓也	糸 □象束絲之形
云 古文作□象雲之上升也	井 井象構韓形・罋之象也	爪 手足甲也	果 象○在木中○中・實也	斗 □象柄
回 古雷字象雷之回旋也	穴 象穿土爲室之形	呂 □象脊骨也	鳥 □足似匕故从□	壺 上大象□器之蓋也
雨 古作□象雨之下注	田 田象畫疆界之形	母 从女象褱子之形	禽 从公象蹄	刀 □象柄與利鋒也
气 雲气之正字	土 二象地中丨象物出形也	子 □象生子之形倒生卽爲□	蟲 有足也从三□	巾 象系也

風 風動蟲生故虫八日而化	石 有物在厂之中	夫 丈夫也	魚 中从仌象鱗下从火象尾	弓 象弦角也

第二節　指事

獨體爲文、合體爲字、形可象曰象形、形不可象曰指事、指事者、象形之基礎、增删點畫而見其性質者也、太古始作文字、其形之象、必有指事之法以表其意思、蓋指事者、象形之變也、象形之目的、在形體、指事之目的、在事旨、例如上下本末、物在一之上爲上、物在一之下爲下、加一於木下爲本、加一於木上爲末、今約擧之、可分四類、表例如下、

獨體指事	變體指事	加體指事	省體指事
一	七 變人爲七	叉 加・於手中也	肎 今作肯骨間肉也
二	𠄔 今作幻从倒予	史 从手持中	厃 从人在厂上
三	弜 今作弗兩己相背	乑 从三人	𢇍 斷絲也
亖	𨛜 回邑成文卽花苑之苑	兀 从一在人上	𤔔 今作亂
十 指東西南北		公 从八从厶所以别厶也	与 賜予也

第三節　會意

象形指事、文也、會意、字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會意是也、例如武信二字、武者、謂武有止戈之義、信者、謂信取人言之義、是意義之已成文者也、蓋形可象者曰象形、象不可象者曰指事、無形可象、無事可指、合文成字、取義垂訓者、曰會意、茲約舉之、得類凡三、表例如下、

同體會意 會合同體之文成一意義	異體會意 會合異體之文成一意義	省體會意 兩體省其筆畫成一意義
炎 重火爲炎	僞 人爲爲僞	勞 从營从力省爲勞
比 兩人相比	仄 人在厂下安處也	廛 从广从里从垄省爲廛
姦 三合取意	男 力田爲男	儿 古人字
茻 音莽四合取意	使 吏於人爲使	㐰 古信字
鬱 从臼持缶冖几上中有鬯酒飾之以彡此合五體也	命 从口令	启 古啓字
爨 从同象所持甑臼奉之冖象竈門林象柴此合六體也	孕 人裹妊似之	買 古嚚字
𨺅 音遂相向取意	竄 匿也从鼠在穴中	埜 古作壄
北 相背取意	戒 从廾持戈以戒不虞	孝 从老从子省爲孝

第四節　諧聲

諧聲者、合兩文爲一字、半見形質、半出聲音、於字之位置、占其多數、故鄭樵六書略、於諧聲之字、得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字、雖鄭氏此說、爲一家言、然亦可見諧聲妙用之一斑矣、溯自叔重以从某某聲釋諧聲、而唐賈公彥遂於許氏左右之說、演爲上下內外、（賈疏周禮云、江河、左形右聲、鳩鴿、右形左聲、草藻、上形下聲、婆娑、上聲下形、圃國、外形內聲、闤闠衡銜、外聲內形、）然闤闠衡銜爲會意字、而賈氏羼之、殊爲不檢、至鄭樵乃分六類、（子母同聲、母主聲、主聲不主義、子母互爲聲、聲兼意、三體諧聲、）而象形指事之字、往往羼入、亦未可據爲典要、至於說文原注、从某某聲、舉江河以見例、雖準以祜从示古聲、禧从示喜聲、璠从玉番聲、璵从玉與聲、似不必別起類例、然从某某聲之說、或不能盡諧聲之妙、茲定爲四類以區分之、表例如下、

同聲	轉聲	旁聲	變聲
倥 諧空	椌 諧空	叨 諧刀	簫 諧肅
銅 諧同	洞 諧同	江 諧工	昵 諧尼
妖 諧夭	笑 諧夭	醻 諧壽	億 諧意

雖 諧隹	惟 諧隹	懿 諧壹	悟 諧吾
濱 諧賓	擯 諧賓	臂 諧賓	密 諧必

第五節　叚借

文字之用、惟叚借不窮、經典之中、亦叚借最夥、說文敘云、本無其字、依聲託字、令長是也、然亦有本有其字、臨文取用、或借他字者、釋文敘引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叚借爲之、趨於近之而已、至於同言異字、同字異言、先儒槪以古通用釋之、於是字之源委不分矣、茲約舉之、有八類焉、表例如下、

同音借義	借義不借音	借義協音	借音不借義	因義借音	因借而借	語辭叚借	省文叚借
初 裁衣之始而爲凡物之始	汝 水也而爲爾汝之汝	旁旁	荷荷	內內	難 鳥也借爲艱難之難又爲險難之難	於 烏也	化 化貨也書懋遷有無化居
基 築土之本而爲凡物之本	牢 牛圈也而爲牢固之牢	中中	鮮鮮	伯伯	來 麥也借爲往來之來又爲勞來之來	云 雲也	爲 爲卽譌詩人之爲言
永 水之長也凡長者皆言永	它 虵屬也而爲它人之它	上上	鄉鄉	惡惡	治 水也借爲治理之治又爲平治之治	而 面毛也	會 會卽襘詩其會如林
落 木曰落而爲墮落之落	爲 母猴也而爲作爲之爲	下下	屛屛	齊齊	亨 通也借爲烹飪之烹又爲享饗之享	須 髭也	亨 借爲烹
英 華也而爲飾物之英	題 額也而爲題命之題	行行	予予	王王	罷 獸也借爲罷困之罷又爲罷辜之罷	蓋 覆也	女 借爲汝

約（絲之束也而爲儉約之約）　革（皮也而爲更革之革）　奇奇　風風　迎迎　適（如也借爲適貴之適又爲適匹之適）　爾（華也）　從（借爲縱）

第六節　轉注

六書中惟轉注之義、古來說者不相合、許愼之說、爲千古論轉注之祖、自漢以來、如衞恆徐鍇諸人、皆能言其義、宋以後多昧焉、或混入會意、或混入諧聲、或混入叚借、各自成書、反詆說文之非、以自申其說、誤不待言矣、近世又有執訓詁以論轉注者、謂說文考字下訓老、老字下訓考、互相爲訓、卽爲轉注、自謂能遵說文、不知六書皆有訓詁、徒執許氏之注解、以配六書之一、是亦臆說也、夫唐人之誤、惟左回右轉之說、學者易知其非、後儒異說紛更、且變本而加厲、是由未體玩許氏原文故也、然則欲求轉注本義、仍當於考老二字求之、於考老二字而併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二語求之、今就說文考老論之、考字與老字同義、則論轉注者、自不能離乎意、故轉注近乎會意、若轉注之與叚借、則判然不同、後儒混入之者、蓋惑於轉聲之說也、果能體許氏原文、字字求其相合、則轉注之義自明、轉注明、六書之全義俱明、凡諸家之說、可不辨而息矣、

（備考）約論諸家立說之同異、列原文於前、俾學者參考云、

漢許愼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案許愼之說、最爲精當、

晉衞恆曰、「轉注、考老是也、以老爲耆老也、」案衞恆卽主考老、惟添擧耆字以見意、

唐賈逵曰、「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案賈逵亦主考老之說、特其所稱左右相注者、未會詳擧其義、旣曰文意相受、則是字義之相注、而非字形之相注也、後人專求之字形、故左回右轉之說生、實皆由此而誤也、

裴務齊曰、「考字左回、老字右轉。」案裴務齊左回右轉之說、徐鍇以爲俗說、郭忠恕以爲野言、

南唐徐鍇曰、「人毛匕爲老、耆者耋亦老。故以老字注之、受意於老、轉相傳注、故謂之轉注、」案徐鍇亦主考老之說、

宋張有曰、「轉注者、展轉其聲、注釋他字之用也、」案張有以一字而異聲別義者爲轉注、同聲別義者爲叚借、始與漢唐諸儒異、

毛晃曰、「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案毛晃之說、與張有同、

鄭樵曰、「轉注、別聲與義、故有建類主義、亦有建類主聲、有互體別聲、亦有互體別義。」案鄭樵就說文而以己意推廣之、分爲四類、大率從左右相注立論、此亦從字形而論轉注者也、且後二類雖非沿左回右轉之說、然多混入會意、衡以考老之例、非轉注本義矣、

元楊桓曰、「轉注者、象形會意之文、不足以備其文章、故必須二文三文四文、轉相注

釋、以成一字、」案楊桓之說、乃會意中之一類、未可以論轉注、

劉泰曰、「轉注者、指事之外、意有不能盡者、則取文字、轉相附注、以足其意、」案劉泰之說、誤與楊桓略同、

戴侗曰、「何謂轉注、因文而轉注之、側山爲𠂤、反人爲七、反欠爲旡、倒子爲𠫓之類、是也、」案戴侗以字形之反正倒側爲言、亦會意之屬、以之當轉注、誤矣、

周伯琦曰、「轉注者、聲有不可窮、則因形體而轉注焉、帀乏是也、」案周伯琦亦以字之變體爲轉注、其誤與戴侗同、

明趙古則曰、「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也、」案趙古則從張有轉聲之說、原文稱引、條目極繁、立言辨矣、然所言終屬叚借之義、非轉注之本旨、

楊愼曰、「六書當分六體、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叚借者、借此四者也、轉注者、注此四者也、」案楊愼主轉聲之說、所著古音略一書、仍用張有之說、無當轉注本旨也、

陸深曰、「轉注者、轉其音以注爲別字、」案陸深亦主轉音、其誤與張有同、

王應電曰、「轉注者、以一字而轉爲數聲、」案王應電亦主轉聲、故其誤亦與張有同、

朱謀瑋曰、「轉注因諧以廣音、南北殊聲、平仄異讀、」案朱謀瑋之說、近於四聲等韻之學、與轉聲之說相似、而又小

異爲、亦非轉注也、

張位曰、「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可通用也、」案張位全用趙古則之說、

吳元滿曰、「轉注者、叚借不足、故轉聲以演義、因形事意聲四體、展轉聲音、注釋爲他義之用、故曰轉注、」案吳元滿亦宗趙古則之說、而復參以己見、總不離乎叚借也、其誤亦與趙古則同、

焦竑曰、「轉注爲六書之變、而雙音並義、旁音協音、又轉注之變也、」案焦竑亦主轉聲之說、誤於趙古則者也、

甘雨曰、「轉注、非本音也、古韻某字轉音某字本音而翻得之、卽轉注之義、」案甘雨以轉音爲轉注、亦卽趙古則之說、

趙宧光曰、「轉注者、聲意共用也、又曰、同聲者爲轉注、如耇句聲、耆占聲、又曰、轉注之體、大類形聲、」案趙宧光之說、以諧聲中之同聲者爲轉注、而轉注者爲諧聲、又與諸儒異、其所論考老之爲轉注、是也、其所論耆耇之爲諧聲、則非、

顧炎武曰、「凡上去入之字、各有二聲或三聲四聲、可遞轉而上同以至於平、古人謂之轉注、」案顧氏音論、所列六書轉注之解、原爲推論古音、故有取乎轉聲之義、其實轉注爲字書之學、轉聲爲音韻之學、原不能強同也、

潘耒曰、「一字而具數音、或有異義、或無異義、此卽轉注叚借之法、」案潘耒亦主轉聲之說也、

由是觀之、則轉注之不屬於聲、明矣、故茲編所定轉注、以義統之、蓋卽許愼之本旨而未

嘗羼以臆斷、惟不爲宋以後轉聲之說所惑耳、

第二章　六書通論

欲治國文、先明六書、然其說繁賾、學者苦之、推厥理由、其故有四、一由於不解六書之原理、一由於不解六書之性質、一由於不解六書之效用、一由於不解六書之歸宿、故雖以爾雅之精、僅言義、許愼之通、偏重形、孫炎之專、徒辨音、終局於一部分之學、不能使婦孺鄉愚咸利於用、諒非羲頡初意也、茲故別設簡易之法、釐爲形聲義三部以統六書、仍不背先儒之說、蓋原最初而定之也、

第一節　六書之原理

字之成也、生於形而出於聲、通於義者也、何謂生於形、未有文字、先有形質、形可指示、文斯著也、何謂出於聲、未有文字、先有語言、聲出音韻、意方達也、何謂通於義、有其形聲、方生意義、義以解說、理始明也、合三善而成章矣、

第二節　六書之性質

象形者、形也、諧聲者、聲也、會意者、義也、以性質上言之、則指事可隸諸象形、叚借可隸諸諧聲、轉注可隸諸會意、要之六書可分爲二解、象形諧聲會意者、於文字未造時、已具有

此三種性質者也、指事叚借轉注者、於文字已成後、始具有此三種性質者也、

第三節　六書之效用

以原理言、六書出於形聲義三者、以性質言、由形聲義三者發爲六書、而就其效用言之、則形聲義之統六書、有直接間接之理焉、

部分	直接	間接
形	象形	指事
聲	諧聲	叚借
義	會意	轉注

第四節　六書之歸宿

象形諧聲會意之屬於形聲義、固易明矣、至指事叚借轉注之屬於形聲義、其理試言之、

指事之屬於形

指事之說曰、眂而可識、察而見意、則指事者、指其形也、蓋依形而製字爲象形、因字而生

形爲指事、如日月之字、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故從日、象其帀也、月、太陰之精、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故外郭不匊、象其缺也、是之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也、故曰、依形而製字爲象形、若上下之字、本無定形、置一以爲準、恒於其上、則爲上、綴於其下、則爲下、斯上下之形見矣、是之謂眡而可識、察而見意也、故曰因字而生形爲指事、此指事屬於形之說也、

叚借之屬於聲

叚借之說曰、依聲託事、則叚借者、循聲而借也、蓋諸聲者、定厥所從而後配以聲、聲在字後者也、叚借則取彼成文、而卽仍其聲、聲在字先者也、如江河皆水名、故皆從水、從水、非聲也、配以工可、乃得聲耳、故曰聲在字後、若言叚借之令長、令者、縣令也、叚諸號令、長者、官長也、借取修長、是卽仍所借字之聲、所謂依聲託事也、故曰聲在字先、此叚借屬於聲之說也、

轉注之屬於義

轉注之說曰、同意相受、則轉注者、轉其意也、蓋合兩字以成一誼者爲會意、取一意以概數字者爲轉注、左氏傳曰、止戈爲武、穀梁子曰、人言爲信、故武信爲會意、轉注者、則由是而轉焉、如挹彼注玆之注、卽如考老之字、老屬會意也、人老則須髮變白、故老從人毛七、

以三字爲誼、立老字以爲部首、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從老省老字之外、如耆耋壽耇之類、凡與老同意者、皆從老省而屬老、是取一字之意以概數字、所謂同意相受、此轉注屬於義之說也、

綱要篇

中國文字、合三類而成、一曰形、二曰聲、三曰義、此三類文字、恰如吾人之精神血肉骨骸、不可缺也、字形何、日月水火之各以其形是也、字聲何、吾人以口呼以耳聽是也、字義何、以訓詁表事物之意是也、形則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三倉辨字、說文言形、及古文篆隸之異體、於是有體制之學、聲則音韻有清濁高下之別、孫炎作字音、周顒沈約作四聲切韻、四聲譜、於是有音韻之學、義則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爾雅方言之屬起、釋名廣雅繼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所謂體制者、於六書爲象形而指事隸之、所謂音韻者、於六書爲諧聲、而叚借隸之、所謂訓詁者、於六書爲會意、而轉注隸之、總括之則體制爲形學、音韻爲聲學、訓詁爲義學、故以形聲義三者馭六書、無施而不可、亦無適而不從也、

(備考) 案體制之學、音韻之學、訓詁之學、累千萬言不能罄、今將古書之可備參考者、表略如左、

體制學	音韻學	訓詁學

小學	文字	音韻	音釋	古文	訓詁
急就章 漢史游	說文解字 漢許愼	字音 晉孫炎	經典釋文 唐陸德明	集古文 魏張揖	爾雅 周公
凡將篇 漢司馬相如	字林 晉呂忱	四聲切韻 齊周顒	經典集音 劉鎔	古今官書 晉衛宏	方言 漢揚雄
太甲篇 漢班固	文字集略 晉阮孝緒	四聲譜 梁沈約	音訣 郭逸	古文奇字 郭顯卿	說文解字 漢許愼
勸學 漢蔡邕	玉篇 梁顧野王	切韻 隋陸法言	羣經音辨 宋賈昌朝	尙書古字 唐李商隱	小爾雅 漢孔鮒
埤倉 魏張揖	正名 宋何承天	唐韻 唐孫愐	周秦刻石音釋 元吾邱衍	古文略 唐李商隱	釋名 漢劉熙
三倉 晉郭璞	干祿字書 唐顏元孫	韻海鑑源 唐顏眞卿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 元劉鑑	古文雜字 宋郭忠恕	逸雅 漢劉熙
小學篇 晉王羲之	五經文字 唐張參	廣切韻 李邕	書文音義便考私編 明李登	汗簡 宋郭忠恕	廣雅 魏張揖
字指 晉李彤	九經字樣 唐唐元度	切韻指元論 僧鑑言	難字直音 明李登	古文字訓 宋夏竦	爾雅注 晉郭璞
漢隸字源 宋婁機	說文繫傳 南唐徐鍇	三十六字母圖 僧守溫	毛詩古音考 陳第	古文四聲 宋夏竦	匡謬正俗 唐顏師古
鐘鼎款識 宋薛尙功	佩觿 宋郭忠恕	唐廣韻 張參	屈宋古音義 陳第	金石遺文 明豐道生	爾雅注 宋鄭樵
俗書刊誤 明焦竑	類篇 宋司馬光	切韻指掌圖 宋司馬光	石鼓文音釋 明楊愼	擴古遺文 明李登	爾雅疏 宋邢昺
	六書故 戴侗	韻補 宋吳棫	讀易韻攷 明張獻翼	奇字韻 明楊愼	埤雅 宋陸佃

	六書正譌 元周伯琦	集韻 宋丁度	詩音辨略 明楊貞一	古文字攷 都俞	爾雅翼 宋羅願
	六書統 元楊桓	九經韻補 宋楊伯嵒		石鼓文正誤 陶滋	名苑 宋司馬光
	六書本義 明趙撝謙	五音集韻 金韓道昭			駢雅 明朱謀瑋
	說文長箋 明趙宧光	古今韻會 元熊忠			字詁 黃生
	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	洪武正韻 明樂韶鳳			續方言 杭世駿
	說文句讀 王筠	古音四書 明楊愼			別雅 吳玉搢
	通訓定聲 朱駿聲	音學五書 顧炎武			倉頡篇 孫星衍
		廣雅 顧氏校本			

第一章　形部……體制之學

太古無文字、伏羲作八卦、立文字之體、倉頡別六書、神文字之用、其時點畫、形如蝌蚪、謂之古文、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或同古、或異古、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其後七國殊軌、文字遂乖舛、暨秦兼天下、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而省改之、謂之小篆、後官獄多事、文書繁劇、苦篆文之難寫、苟趨省易、始皇使程邈作隸書、以施於徒隸爲名、卽今之楷書、蓋四變而字不易識

矣、四變者、
(一)古文　倉頡所作、
(二)大篆　史籀所作、
(三)小篆　李斯所作、
(四)隸書　程邈所作、
秦世既廢古文、因用八體以行世、八體者、
(一)大篆　用於簡冊、
(二)小篆　用於簡冊、
(三)刻符　用於符傳、
(四)摹印　用於印璽、
(五)蟲書　用於幡信、
(六)署書　用於門題、
(七)殳書　用於銘戟、
(八)隸書　用於行府、

漢興、毛弘創行八分、蔡邕又作飛白、然當時所用、皆以楷書、楷書者、卽秦之隸書也、始於漢之王次仲、梁鵠邯鄲淳繼之、後劉德升作行書、張芝作草書、皆創體者也、至王莽時司馬甄豐校文字、改定古文、書有六種、六種者、

(一)古文　孔子壁中書、

(二)奇字　稍異於古文者、

(三)篆書　李斯所作之小篆也、

(四)隸書　程邈所作之隸書也、

(五)繆篆　其文屈曲纏繞、用以摹印章也、

(六)蟲書　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魏初、鍾繇胡昭、學劉德升之行書、大行於世、至晉王羲之書絕古今、其子獻之亦工書、後世稱爲二王、然當時所習尙者、惟楷行草最爲發達、至唐而有五體之名、五體者、

(一)古文　廢而不用、

(二)大篆　惟石經載之、

(三)小篆　印璽幡旐用之、

(四)八分　石經碑碣用之、

(五)隸書　典籍表奏公私文疏用之、

自唐以來、盛行楷法、他體惟士夫自由練習之、由是觀之、周以前爲蝌蚪文時代、周至秦爲篆文時代、漢至今爲楷書時代、秦者、楷書之開幕也、漢又由楷書而創行八分、猶未以書法爲一種學問也、以書法爲一種學問、始於晉衞恆之四體書勢、茲舉歷代書法家表之、斷自漢始、以古籀篆隸、皆創造以利用、非如後世較計字形之工不工也、故不以書法之範圍局之、

歷代書法家表

時代	人名
漢	蔡邕、王次仲、梁鵠、邯鄲淳、毛弘、劉德升、張芝、
魏	鍾繇、胡昭、
晉	衞夫人、王羲之、王獻之、
六朝	智永、蕭子雲、

隋	智果、
唐	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李邕、顏眞卿、柳公權、李陽冰、張懷素、
宋	蘇軾、黃庭堅、蔡襄、米芾、
元	趙孟頫
明	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

然此僅言書法、而書法不過字學中體制部之一小部分、非卽可以該形學也、形學之淵源、尤足述焉、列表如下、

字學形部體制學表 後世不傳者不載無甚關係者不載

時代	人名	著作	說明
上古	伏羲	八卦	八卦之☰☱☲☳☴☵☶☷卽伏羲初制之字
上古	倉頡	鳥迹書	倉頡見鳥獸之迹作鳥迹書體類象形其書頭分鹿尾細團圓如水中之蝌蚪子故又名蝌蚪書
夏	禹	鐘鼎形爲篆	禹作鐘鼎形爲篆今所傳之岣嶁碑文可攷也蓋略變蝌蚪而爲籀文所取法也
周	武王	鳥書	後用以題旛取其飛騰輕疾也

周	大史籀	大篆	損益古文爲之今之石鼓文是也
秦	李斯	小篆	增損倉史二家文字爲之謂之秦篆
秦	程邈	隸書	增減大篆而爲之秦之權量所刻是也
漢	史游	急就章	元帝時史游爲急就章解散隸體簡略書之後人以別於張芝之草書謂之章草
漢	毛弘	八分	章帝時毛弘作八分書蓋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無點畫俯仰之勢
漢	許愼	說文解字	和帝時許愼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作說文解字
漢	蔡邕	石經	靈帝熹平四年立石經於太學令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於碑
漢	蔡邕	飛白	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爲飛白蓋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者也
漢	劉德升	行書	潁川劉德升作行書卽正書之小訛蓋眞幾乎拘草幾乎放介乎其間不眞不草行書是也
漢	張芝	草書	張芝變章爲草書字之體勢一筆而成
漢	王次仲	楷書	
晉	衛巨山	散隸體	巨山得其父瓘書法創散隸體又著四體書勢古今法之
晉	王羲之	小學篇	

梁	顧野王	玉篇	玉篇與說文並重說文討篆籀之源玉篇疏隸變之流
魏	江式	古今文字	魏世宗時江式撰集古來文字名曰古今文字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
南唐	徐鍇	說文繫傳	是書在徐鉉校刊說文以前多所論述自爲一書
宋	郭忠恕	佩觿	上卷備論六書形聲訛變之由中下二卷則取字畫異同疑似者反覆相較

李唐至宋、悉用楷書、其他異體新字、祇有一種仙篆鬼篆、鄭樵謂之神書、

仙篆、鄭志藝文略、載羅漢寺仙篆一卷、

鬼篆、宋世元嘉中、京口有人震死、臂上傷痕、有似篆與八分者、好事者摩之、謂之鬼篆、有合山鬼篆一卷、

鄭志又有蕃書、載婆羅門書外國書目錄各四卷、按婆羅門書、卽天竺書、乃梵王所作、涅槃所謂二十四章經是也、外國書乃阿馬鬼魅王之所授、其形似小篆、總之無關於漢土文字者也、然以夾漈蕃書之例推之、則宋以後又有三者文字焉、

契丹大字、遼太祖神册五年、製契丹大字、

女眞小字、金無字、太祖命谷神依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製女眞字行之、熙宗製女眞小字、謂谷神所製爲大字、

蒙古新字、元太祖八思巴創蒙古新字、其字凡千餘、

及至明代、一以說文爲宗、書學正譌有云、「六書自變隸以後、流俗寖失本眞、惟許愼說文爲文字之宗、當依其義、而以楷法書之、不可從俗、」故爲文字之學者、則有趙撝謙(撰六書本義、)焦竑(撰俗書刊誤、)李登(撰六書指南、)吳元滿(撰六書正義、六書總要、)趙宧光(撰說文長箋、六書長箋、)諸人、延至今世、爲斯學者、無慮數十家、至段(玉裁)錢(坫)王(筠)桂(馥)諸儒出、而形學無遺憾矣、

第二章　聲學……音韻之學

音韻者、天籟之自然也、吹噓呼吸、自成經緯、皇頡造字、深達此機、當時無所謂音韻也、不過以文字傳語言之聲音而已、故中國文字、在太古卽有淸濁長短四者之區別、但四聲雖已含其精蘊、猶無所謂子母也、許愼作說文解字、部分五百四十、其部首所列之字、亦非字母也、自梵文發音之法、傳入中國、於是知子母相生之理、周顒沈約、本孫炎之字音、釐訂四聲、於是有音韻之學、蓋古人發悟之本、取剖分其聲音之原素音、配以義字、故其學止表聲音而無意義、大約有二種、一原音字、一成音字、原音字者、一綴之內、必分子音母音、各合符節而爲一語、羅馬綴音是也、成音字者、以一綴記一字、子音中母音排列、如日本之假名是也、若吾中國之字、素無字母、故得之於聲者、不外諧聲、諧聲窮其用、以叚借濟之、然諧聲叚借、乃造字初始之屬類、而非卽可以盡聲學之用也、且諧聲叚借無統

宗、隨聲而諧、隨字可借、非有子音母音之統攝、非有雙聲疊韻之方法、非有音和類隔之通變、欲知其學者、非心融天籟、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閫奧、自梵學流入中國、取彼之所長、補我之所不足、於是反切之學、可以統馭中國文字矣、反切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其學肇自婆羅門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其後酌以七音、該以三十六聲母、總以十六攝、而切韻之道備矣、總之反切之學、以雙聲疊韻爲門徑、語言之有變遷、而聲音之有異同也、於是有音和類隔二者以通其變、原夫聲之所出、有輕重清濁之殊、故有宮商角徵羽之辨、而音之學起、三代以來之著作、皆有韻之文爲多、後人習焉不察、漸失其眞、於是文不可誦、而文字之道壞矣、自許愼作說文、而後文字之學通、自孫炎作字音、而後音韻之學著、然而周顒沈約之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致令陸法言二百六韻、劉淵百七韻、韓道昭百六十韻、洪武正韻七十六韻、衆說紛紛、莫衷一是、自學者以廣韻爲宗仰、於是韻學定矣、蓋韻學本乎音聲、有舌頭舌上輕脣重脣邪齒正齒半舌半齒牙音喉音之不同、故播諸音也、有宮商角徵羽及半商半徵之異、昔人精於審音、條分縷晰、如冬鍾必分爲二、支脂必分爲三、剛山先仙必分爲四、非好爲繁瑣也、亦本乎自然之音耳、

第一節　音韻之肇興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聲始有音、比音而成文、然後被之樂、此皆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詩三百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與帝舜之歌、臯陶之賡、箕子之陳範、文王周公之繫易、未嘗有異、故修音學者、必就三百篇而討求之、然自三代及漢、未嘗有致力於此者、蓋自詩與樂分、而樂亡、而詩亦亡矣、（古人以樂從詩、國風雅頌、領乎樂官、其佳處在聲不在辭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言韻不言音矣、周顒沈約王斌之徒作、於是四聲之說起、而當時之學者、作爲詩文、雖一字一句、務須聲調諧和、謂之永明體、所謂四聲者、

平聲　平聲平道莫低昂、

上聲　上聲高呼猛烈強、

去聲　去聲分明哀遠道、

入聲　入聲短促急收藏、

若是乎四聲之說、起於六代、然古書如淮南呂覽、有急氣緩氣之文、公羊春秋、有長言短言之讀、開口籠口、徵諸漢注、合脣開脣、見於釋名、古昔早有言之者、特不嚴聲律耳、

第二節　音韻之變遷

顧炎武曰、「休文作譜、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又曰、「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顧氏之言如此、茲特臚舉諸家之爲斯學者、表而著之、

歷代研究音韻學者表

時代	人名	著作
齊	周顒	四聲切韻
梁	沈約	四聲譜
梁	王斌	四聲論
隋	陸法言	切韻
唐	孫愐	廣韻

朝代	著者	書名
宋	丁度	集韻
宋	吳棫	韻補
宋	劉淵	禮部韻略
宋	司馬光	切韻指掌圖
宋	鄭樵	七音略
金	韓道昭	五音集韻
金	韓孝彥	四聲篇海
元	黃公紹	古今韻會
元	劉鑑	切韻指南
明	宋濂	洪武正韻
明	章黼	韻學集成
明	濮陽淶	韻學大成
清	李光地	音韻闡微

清	顧炎武	音學五書
清	邵長蘅	古今韻略
清	潘咸	音韻源流

第三節　音韻之準則

自周顒沈約以來、代有作者、隋陸法言撰切韻、唐韻準據之、至宋鄭庠分古韻爲六部、南宋劉淵爲百七韻、金韓道昭爲百六十韻、明洪武正韻爲七十六韻、近世顧炎武定爲十部、江永定爲十三部、段玉裁定爲十七部、皆代有變更、然論音韻之學、則必以廣韻爲宗、廣韻源於陸法言切韻、其後諸家、皆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韻二百有六部、未之紊焉、自平水劉淵、始併爲一百七韻、於是合殷於文、合隱於吻、合焮於問、盡乖唐人之官韻、逮洪武正韻出、脣齒不分、清濁莫辨、而韻學益壞矣、崑山顧氏校廣韻、力欲復古、海內之言韻者、必以是書爲準、蓋古音之條理、猶可考見者、獨賴此書之存、此書之作、不專爲韻也、取說文字林玉篇所有之字而畢載之、且增益其未備、釐正其字體、欲使學者一覽。而聲音之字、包舉無遺、故說文字林玉篇之書、不可以該音學、而廣韻一書、可以該六書之學、

廣韻者、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今以正沈氏唐人之失、以蘄合於古音者也、是可以爲研究韻學者之準則也、

第四節　音韻之適用

各國文字、皆有字母、獨中國無之、許愼自一至亥、弁首之字、非字母也、鄭樵詆漢儒不識子母、然樵之所謂子母者、特從形聲相益言耳、非如歐文之言字母也、自西域三十六聲母、攝一切字、而音韻之道始備、然其所謂自然者、亦由於習慣耳、爰作三十六聲母屬七音圖、以明梵學之與中國七音合也、

聲母	音	屬
見溪郡疑……	牙	角
端透定泥……	舌頭	徵
知徹澄娘……	舌上	徵
幫滂並明……	重脣	羽
非敷奉微……	輕脣	羽
精清從心……	邪齒	商
照穿狀審禪……	正齒	商

音屬

影曉喻匣……喉 ┐ 宮
來日……半齒 ┘ 半 商徵

第三章　義部……訓詁之學

義者、以一字副一語、表明事物者也、如埃及文字、以忿表猴貌、以年數定椰樹之葉、所謂義字也、若中國於義字之例、則於數字一義者、用歸納法、以標義之有所涵、於一物一名者、用綴系法、以示義之有所別、故於六書爲會意而轉注隸之、爾雅一書、爲斯學之遠祖、訓詁三篇、不外轉注、自茲以下、皆用會意、孔鮒小爾雅繼之、其學益昌、揚雄作訓纂篇、五千三百四十字、以識字稱、馬融鄭元服虔賈逵之徒、貫絕學以注經、中國字學由此大明、魏晉以後、王肅王弼輩、覃思竭慮、古訓是式、及唐代賈公彥孔穎達之疏出、而義學更盛、至近世考證學、則雖古訓是式、而或失之煩瑣矣、然自古以來、方言俗語、隨地而異、觀十五國風、卽知當時語言文字、已不相合一、故春秋之世、國有國語、左氏楚產、傳多楚言、公羊齊人、傳多齊語、戰國諸子百家之書、多有句讀難通之處、在當時解說、必無若是之難、易世移時、古音漸失、古義漸亡、而不得通其解矣、故學者不得不從事於訓詁之學、況經㬥秦一炬、漢世之求經籍者、或得於博士之口誦、或得於野老之傳說、或得於孔壁、或得

於汲冢、或得於大航頭、殘篇斷簡、字跡滅沒、不可識者有之、不能讀者有之、是以鄭康成之倫、發憤而爲此學也、今觀十三經、或注或疏、或傳或解、或箋或注、使無此數子者、爲此卓絕之詣、後雖有好學深思之士、亦烏從而解之、又烏從而傳之、要之由周而來、漢唐之注疏、近世之考證、三者極矣、原此一家之學、可以佐後人之參考者、稽諸往籍、有足徵焉、

書名	時代	著作者
爾雅	周	周公
方言	漢	揚雄
說文解字	漢	許慎
小爾雅	漢	孔鮒
釋名	漢	劉熙
廣雅	魏	張揖
玉篇	梁	顧野王
埤雅	宋	陸佃

書名	朝代	著者
爾雅翼	宋	羅願
駢雅	明	朱謀㙔
彙雅	明	張萱
方言據	明	魏濬
方言類聚	明	陳與郊
續方言	清	杭世駿
別雅	清	吳玉搢
經籍纂詁	清	阮元
助字辨略	清	劉洪
經傳釋詞	清	王引之
爾雅正義	清	邵晉涵
爾雅義疏	清	郝懿行
爾雅廣疏	清	周春



漢文典文字典卷三

字品

東文講明詞性、屬於文典之第二部、西國文典亦如之、大致分字法句法兩種、中國講明詞句之法、久已失傳、秦漢以上、多以國語入文、故有釋詞之法、至駢文興、以積句積章爲重、而釋詞之法廢矣、厥後韓柳作古文、亦祇講積章之法、而詞法鮮有究及者、中國於字之品性、大率分虛實兩種、凡遇兩實字、則必變其聲讀以異其義解、故有實字虛用虛字實用之曲說、蓋中國素不知品詞之道、故焉爲鳥名、爲爲猴屬、猶爲犬類、豫爲象種、往往釋之以叚借、於文章用字之法、純然茫昧、試思何必未無是非諸字、爲有義字、雖矣焉哉乎也諸字、爲無義字、所攸其斯凡孰諸字爲有解字、蓋則以而諸夫諸字、爲無解字、豈可同科而語乎、試舉一爲字以例之、卽可恍然於我國講字之不明顯也、按爲字本訓母猴、名字也、而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則上爲字、爲作爲之爲、乃他動字也、下兩爲字、作是字解、同動字也、爲人謀而不忠乎之爲字、則介字矣、爲不用力焉之爲字、則聯字矣、卽一爲字、分別有此數者、焉得執成說以解字乎、作字品第三、隷篇九、

名字篇

名字者、卽中國所謂實字、蓋言凡爲天地人物之有形可指有象可示有質可驗者、卽無形可指、無象可示、無質可驗、而其字苟公於物類、或私於一人一物、實有其性質者、皆得謂之名字、

第一章　有形名字

天地間一切有形之字、凡目可見者、謂之有形名字、如天地日月人畜草木山川水火家室田園等字是、此等字、皆同類之通稱、亦可謂之質名字、

第二章　無形名字

天地間之物、有目不可得而見者、謂之無形名字、如春夏秋冬仁義禮智信温良恭儉讓等字是、又可稱爲靜名字、

第三章　普通名字

普通名字者、是總呼其名字之字、如舟類總名爲舟、車類總名爲車、官爵姓氏地址男女禽獸蟲魚父母兄弟姊妹等字、爲人世所公有、卽公名字也、

第四章　特別名字

特別名字者、一事一物一人所專有之字、移易他處、卽不可通者也、如堯舜乃一人之專

名、漢唐乃一代之專名、秦楚乃一國之專名、泰華乃一山之專名、淮泗乃一水之專名、雞犬牛羊乃一物之專名之類是也、

第五章　指示名字

指示名字者、指示所顯名字之義也、其類有四、

第一節　示時名字

示時名字又分爲六類、

(一)遠過去指示詞、如上古、古者。往昔。昔者。在昔。昔歲。昔。等是、

(二)近過去指示詞、如向者。曩者。昔年。往歲。往者。近年。近者。比者。等是、

(三)最近過去指示詞、如頃年。頃者。近者。近歲。先時。昨日。等是、

(四)泛然過去指示詞、如當時。當昔。當年。當日。等是、

(五)現在指示詞、如今。今者。今時。今世。當今。方今。間者。日者。等是、

(六)未來指示詞、如後。後日。後世。後來。他年。屆時。異時。千載。千秋。等是、

第二節　示處名字

示處名字者、表內。外。前。後。左。右。東。西。南。北。旁。邊。間。際。上。中。下。等之一部分者也、

第三節　示計名字

示計名字者、如長。短。闊。狹。高。深。厚。重。廣。袤。縱。橫。淺。近。方。圓。經。緯。圍。徑。距。離。大。小。等、字是、

第四節　示數名字

示數名字者、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兆。等字是也、又當分爲三類、

(一)總數名字、如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三人爲衆。飛鳥成羣。此里字軍字衆字羣字、卽總數名字也、

(二)分數名字、顯言物數之分也、如升。斗。斛。石。權。衡。尺。丈。寸。分。步。畝。之類是也、

(三)不數定名字、如里許。大半。過半。居多。幾何。若干。多少。無數。無量。之類是也、

第六章　複雜名字

複雜名字者、不止一名字、而有數字成一名字之謂、或二字、或三字、四五字、不等、其類二、

第一節　複雜公名字

複雜公名字者、如楊柳。梧桐。蟋蟀。螳螂。駱駝。蝴蝶。汽車。汽船。等字是也、

第二節　複雜私名字

複雜私名字者。如中國。上海。製造局。等字、皆一處之專名詞、不得移易、故謂之複雜私名

字、

名字表舉例

有形名字	無形名字	普通名字	特別名字	指示名字				複雜名字	
				示時名字	示處名字	示計名字	示數名字	複雜公名	複雜私名
天	軍	舟	堯	年	內	長	一	楊柳	中國
日	刑	車	舜	歲	外	短	二	梧桐	直隸
月	賦	男	禹	時	前	闊	三	火車	山東
星	稅	女	湯	候	後	狹	四	輪船	山西
辰	朝	禽	周	日	左	厚	五	鐵路	河南
彗	聘	鳥	秦	月	右	薄	六	電線	陝西
孛	會	獸	漢	朝	東	粗	七	礦山	甘肅
風	盟	蟲	魏	夕	西	細	八	秋千	江蘇
雲	冠	豸	晉	晨	南	輕	九	闌干	安徽
雨	昏	魚	隋	曉	北	重	十	牡丹	江西

露	喪	介	唐	昏	隅	多	百	海棠	浙江
霧	祭	姓	宋	暮	邊	寡	千	玫瑰	福建
霖	道	氏	明	晝	間	大	萬	蝴蝶	湖北
雷	德	名	齊	朔	際	小	億	風帽	湖南
電	孝	字	楚	望	旁	高	兆	眼鏡	四川
霆	悌	輩	燕	晦	上	深	京	小子	廣東
霓	恕	諱	吳	臘	下	袤	秭	黎明	雲南
虹	忠	號	趙	閏	中	廣	垓	閣下	廣西
霜	仁	謚	越	期	濱	縱	箇	昧爽	貴州
雪	義	病	泰	春	涯	橫	半	昨昔	滿洲
霰	禮	死	華	夏	汭	淺	單	今古	蒙古
雹	智	族	嵩	秋	畔	近	雙	曩日	新疆
地	信	黨	恆	冬	界	方	兩	鳳凰	青海
土	光	帝	衡	寒	巔	圓	斤	鴛鴦	西藏

沙	景	后	氏	暑	滸	經	錢	鶺鴒	伊犂
漠	影	嬪	羌	子	表	緯	分	鴛鴦	上海
泥	形	妃	苗	丑	裏	圍	釐		天津
域	狀	王	回	寅	側	徑	毫		廈門
境	氣	侯	倭	卯	陰		絲		牛莊
壤	容	君	黎	辰	陽		忽		漢口
郡	貌	公	猺	巳	角		微		汕頭
國	姿	相	獞	午	底		纖		黃河
邦	采	卿	夔	未	央		噸		揚子江
畿	態	將	淮	申	末		鎊		開平礦
甸	聲	帥	泗	酉	尖		零		伊尹
京	音	保	汝	戌	梢		隻		諸葛亮
省	韻	傅	漢	亥			件		拿破侖
府	質	師	河	刻			个		華盛頓

縣	材	儒	江	分			段		南洋公學
都	魂	官	冠	秒					製造局
鄙	魄	吏	冕	今					英吉利
田	趣	臣	帽	昨					德意志
邑	意	民	弁	昔					美利堅
郊	魔	士	盔	旦					九節蒲
野	餤	農	纓	早					臘八粥
城	汽	工	袍	晚					秋海棠
郭	機	商	衫	季					白薔薇
堞	香	賈	襖	世					後漢
堠	才	匠	裙	節					南宋
鎮	性	射	袴	序					北狄
關	情	御	衽	紀					李將軍
局	知	醫	襟	代					文丞相

卡	識	卜	袂	載
市	味	漁	袪	宵
街	誠	樵	袖	夜
衢	剛	牧	帶	昕
里	毅	屠	紳	晡
村	直	夥	囊	曙
鄉	清	祖	橐	暝
埠	和	宗	巾	
巷	廉	父	履	
陸	恥	母	屐	
路	羞	兄	烏	
岸	節	弟	鈕	
道	操	姊	釵	
塗	行	妹	鐶	

途　烈　夫　簪
橋　讓　婦　笄
梁　寬　妻　鐲
壩　柔　妾　揥
山　慈　姪　幗
石　愛　孫　帕
嶽　簡　伯　棹
礦　狂　叔　槳
壟　貞　姆　櫓
岡　淑　嬸　柁
峯　善　嫂　篙
島　惠　姑　桅
巖　公　娣　帆
阜　愿　媳　錨

麓	謹	舅	蓬
岫	纛	甥	纜
嶂	愚	翁	輿
巒	魯	壻	輪
陵	鈍	姨	柴
洞	訥	妗	煤
水	急	婆	炭
泉	暴	客	油
淵	強	賓	燭
波	殘	朋	馨
濤	忍	友	爐
浪	耐	主	竈
潮	兇	僕	釜
汐	悍	奴	鍋

冰惡婢甑
江忤媒箸
海逆僮鋼
河猛妓鉢
池躁役甕
溝懦差碗
洫弱兵盤
井喜盜盂
洋怒賊鼎
湖哀寇樽
港惡匪鍾
浦欲縲籠
洲樂寡箕
潭好孤升

瀆	淫	獨	斗
溪	言	啞	斛
澤	行	盲	秤
澗	敬	聾	尺
灣	愼	瞽	剪
灘	儉	聖	杖
濠	朴	賢	鏡
漕	功	孌	鐘
谷	動	倖	耒
壑	勞	佞	犂
汀	績	技	蓑
汊	業	藝	笠
渚	罪		紙
沚	過		筆

津	愆		墨
渠	尤		硯
潦	驕		弓
溜	傲		矢
沼	奢		甲
塹	侈		戈
眈	矜		刀
澮	誇		劍
川	吝		槍
蕩	嗇		礮
火	諂		旗
人	諛		鼓
畜	欺		琴
草	侮		瑟

木	慢	簫
家	虐	管
室	厥	繭
衣	力	絲
服	勇	金
身	災	銀
體	妖	銅
躬	怪	鐵
軀	鬼	錫
跡	神	珠
蹤	制	玉
頭	度	磁
首	約	殿
面	誓	廷

顙	志	衙
額	思	祠
顴	權	寺
目	勢	塔
眼	命	倉
睛	運	庫
眸	笑	驛
瞳	嬉	牢
涕	嘲	營
淚	價	牆
鼻	誑	瓦
眉	僞	飯
睫	詐	羹
頰	姦	漿

耳	邪	蜜
口	訓	麵
嘴	誡	酒
喙	箴	茶
吻	規	蛋
脣	痛	葉
舌	悼	藤
齒	惻	桑
牙	弔	柳
喉	生	蘭
輔	活	荷
腮	存	桃
頤	死	李
角	亡	杏

鬚	愈		瓜
髯	痊		芥
鬢	餉		薑
髮	饋		黍
毛			稻
毫			麥
髻			稷
鬟			禾
頸			菽
項			米
領			粟
肩			蔬
背			菜
腰			竹

上	下
脅	篠
脊	箭
胸	篁
膛	蘚
腹	苔
臍	茅
腔	艾
膈	鵬
手	鶚
指	鶯
腕	鷲
肘	鷹
掌	隼
臂	梟

肱	股	拳	爪	足	脚	趾	腿	腋	肋	膝	踵	臀	脛
雁	雉	鵲	鳩	鶴	虎	豹	獅	象	狼	鹿	麒	駟	驢

上	下
臟	騾
腑	麞
心	騶
肝	麂
脾	犀
胃	兕
骸	羔
骨	羱
腸	狗
肺	獒
腎	獹
膽	豕
胰	豚
膀	龍

胱	蛟
膂	鼈
皮	鯨
膚	鯊
肌	魴
肉	鯖
腠	鯡
膜	鯿
脂	鱸
膏	鯶
筋	鯽
脈	鱭
血	鮎
汗	鯵

乳　腦　髓　精　涎　液　唾　胞　胎　卵　痣　瘤　翅　羽

螺　蟹　蝦　蚶　蟶　蜆　蠃　蛤　蜃　珧　龜　鼈　蛇　蠍

翎	蟒
翼	蠹
尾	蟬
翮	蚓
革	蛄
蹄	蟻
膠	蜂
髻	蛾
鬣	蠶
瘢	蟢
痕	蚤
	螽

動字篇

凡事物之或隱或顯、無不有運動之機、故事物無一時不行、卽無一時不動、凡物之所遇、

與心之所感、事之所接、與意之所之、皆有動象、故其字爲動字、

第一章　自動字

自動字者、其動詞固有作用以自活動、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雞鳴、狗吠、相聞、此飛躍鳴吠四字、卽自動字也、若寒暑往來日月運行、則又用複雜字、要之皆含有自動之性、

第二章　他動字

他動字者、如宋人揠苗、牛山伐木、此揠字伐字、卽他動字、其性質蓋強爲作用也、分二類、

第一節　使動字

使動字者、如乘馬、御車、擊磬、取瑟、此乘字御字擊字取字、爲使動字、言不能自動、必藉他人使動也、

第二節　被動字

被動字者、如牛耕田、鳥爲巢、人讀書、耕此田者牛、爲此巢者鳥、讀此書者人、此耕字爲字讀字、卽被動字也、

第三章　同動字

同動字者、論其形狀、無動之象、論其作用、有動之義、如有鳥高飛、魚在于沼、白露爲霜、貌

似。陽貨、此有字在字爲字似字、雖無動之象、而有動之用也、故謂之同動字、言同於動字也、

第四章　助動字

助動字者、其字不能自立、必依附於動字、而助動字之用者也、如可字能字當字敢字等是、譬若我能。往、人可。殺、此能字可字、使不附麗於往字殺字之兩動字、即不能自立爲動字矣、又如當在宋也、敢。問何也、此當字敢字、必附於在字問字之兩動字而成其用者也、否則僅曰能曰可曰當曰敢、即不能表明其所言之爲何語矣、

動字表　例舉

按被動字與使動字、其性質亦相循環、若以一字獨立言之、無甚分別、文章中集合多數字、乃有使動被動二性、茲故總隸於他動字、

自動字	他動字	同動字	助動字
進	烹	在 大學在明明德三句之在字同乎動字	敢 孟子敢問何也敢字助問字之動
退	煎	有 孟子庖有肥肉四句之有字同乎動字	肯 詩莫肯念亂肯字助念字之動
出	煮	無 孟子無一朝之患此無字同乎動字	能 孟子我能爲君能字助爲字之動

入	炙	如 史記如漢王居之如字有動義	可 孟子不可勝用之可字助用字之動
起	殺	似 左傳徵舒似女亦似君似字有動象	當 左傳以長則當立之當字助立字之動
坐	割	若 孟子若有不豫色之若字有動義	足 孟子何足與言仁義之足字助言字之動
來	剝	非 論語非其罪也之非字有動象	得 左傳又焉得立之得字助立字之動
去	切	類 似也	姑 孟子姑舍是之姑字助舍字之動
動	送		願 孟子前日願見之願字助見字之動
作	迎		相 左傳兩軍相見之相字助見字之動
往	鬬		
返	禦		
屈	爭		
伸	戰		
呼	抵		
吸	抗		
俯	當		

仰	膺		
憑	承		
眺	懸		
跋	乘		
涉	騎		
行	捲		
走	飲去聲		
臥	食去聲		
語	焚		
說	開		
話	啓		
見	闢		
觀	閉		
看	牽		

窺	採		
覬	洒		
瞯	掃		
覘	舉		
落	廢		
墜	棄		
隕	革		
顧	藏		
逃	蓋		
避	覆		
遁	拘		
陷	執		
溺	建		
謂	尚		

談	交		
步	接		
趨	拔		
立	加		
笑	披		
飛	點		
翺	逐		
翔	放		
旋	聚		
跑	散		
蹎	解		
跳	授		
之	受		
如	取		

適	舍		
至	買		
到	沽		
達	賣		
造	售		
屆	負		
祈	戴		
求	改		
禱	更		
蹲	變		
踞	易		
拜	集		
跪	聚		
居	會		

處	彙		
宿	斂		
忙	收		
休	搴		
息	揭		
憩	揚		
據	賜		
探	頒		
偵	與		
歌	給		
吟	戮		
誦	誅		
讀	搖		
赴	撼		

顫	震		
踊	蕩		
躍	移		
舞	遷		
傾	徙		
發	選		
覺	擇		
知	挑		
游	簡		
臻	推		
睹	排		
遭	擠		
逢	押		
遇	壓		

會	修		
唔	補		
寫	轉		
描	運		
摹	穿		
還	雕		
回	刻		
旋	鍊		
反	磨		
復	紡		
化	離		
搔	毆		
咬	搗		
熄	塡		

囓	掠		
消	挹		
研	滅		
究	攝		
按	較		
稽	試		
仆	救		

靜字篇

靜字對動字而言、動字狀不定之象、靜字狀已定之象。如色之青黃赤白黑、味之鹹酸苦辣甜、氣之香臭腥羶臊、人之智愚巧拙貧富勤惰、物之靈蠢貴賤善惡良窳、事之成敗得失難易緩急、皆有已然之情景焉、

第一章　品名靜字

品名靜字者、凡以品評事物之形像也、設言山高、城小、水落、石出、此高字所以品評山之形像、小字所以品評城之形像、落字所以品評水之形像、出字所以品評石之形像、餘可

類推、

第二章　切指靜字

切指靜字者、凡指明事物之數也、如彼。此。（彼此等字、獨用者、屬代字、與名字連用者、屬靜字、）數目。方位。等字、皆是、設言迎春於東。郊、居北。海之濱、此東字北字、乃切指郊字海字之爲東爲北也、又有切指數目者、如第一。三卷。五千。是、又如彼。岸此。地等、則彼乃切指岸字、此乃切指地字也、

第三章　泛指靜字

泛指靜字者、乃泛泛指之、不一定也、如每。數。等字是、（每數等字、獨用者、屬代字、與名字連用者、屬靜字、如每人數口之類是也、）又如衆多。若干。數萬。公同。等字、亦爲泛指靜字、惟複雜耳、

靜字表　舉例

品名靜字	初指靜字（獨用則爲名字代字）	泛指靜字（獨用則爲名字代字）
智	半	每
愚	一	數
巧	二	某
拙	三	諸

貧	四	衆
富	五	各
勤	六	他
惰	七	幾
靈	八	
蠢	九	
貴	十	
賤	百	
善	千	
惡	萬	
良	億	
窳	兆	
成	鎊	
敗	單	

得	獨	
失	全	
難	雙	
易	兩	
緩	個	
急	彼	
高	此	
低	東	
深	西	
淺	南	
大	北	
小	上	
清	下	
濁	左	

長	右	
短	前	
濃	後	
淡	內	
温	外	
涼	表	
明	裏	
暗		
遠		
近		
輕		
重		
多		
寡		

盛	衰	安	危	詳	略	榮	辱	繁	簡	通	塞	利	弊

尊	卑	雅	俗	賞	罰	休	咎	吉	凶	禍	福	青	紅

綠	藍	紫	丹	朱	絳	緇	縞	黃	黎	白	黑	鹹	酸

苦			
辣			
甜			
香			
臭			
腥			
臊			
羶			

狀字篇

凡形容動字與靜字之狀態者、謂之狀字、如上下交、征利、交字狀征字、是何濡滯也、何字狀濡滯字、今將行王政、將字狀行字、等是也、

第一章　狀時狀字

狀時狀字者、乃形容動字之施於時者、如旦旦而伐之、此旦旦二字、乃形容伐之時也、道不可須臾離也、此須臾二字、乃形容離之時也、君子有終身之憂、此終身二字乃形容憂

之時也、

第二章　狀地狀字

狀地狀字者、乃形容動字之因乎地者、如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上字下字、乃形容所食所飲之地也、又如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此東字西字、乃形容所敗所喪之地也、

第三章　狀象狀字

狀象狀字者、乃形容動字之繫乎色象者、如悠。然之悠、形容逝之狀也、儃。矣之儃、形容困之狀也、勃。然之勃、形容怒之狀也、欣。然之欣、形容喜之狀也、

第四章　狀量狀字

狀量狀字者、乃形容動字之繫乎分量者、如多。取之而不爲虐、多字狀取之分量、無乃太。簡乎、太字狀簡之分量、吾甚。恐、甚字狀恐之分量也、

第五章　較別狀字

較別狀字者、乃動字有分別比較之意者也、如惟。士爲能之惟字、乃別士之能也、我獨。無之獨字、乃別我之無也、

第六章　和同狀字

和同狀字者、乃動字有公共之義者、如古之人與民偕。樂、此無他與民同。樂、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父母俱。存、此偕字同字皆字俱字、有和合公共之意、

第七章　斷制狀字

斷制狀字者、乃動字有斷制之權者、如戰必。勝矣、必字爲斷辭、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不字亦爲斷辭、有爲者亦。若是、此亦字亦爲斷辭、

第八章　約度狀字

約度狀字者、乃動字有約略揣度之想者、如殆。不可復之殆字、回也其庶。乎之庶字是、

第九章　詰難狀字

詰難狀字者、乃動字有詰問之用者也、如豈。能獨樂哉之豈字、爲反詰辭、焉。有仁人在位之焉字、爲直斥辭、

狀字表 舉例

狀時狀字	狀地狀字	狀象狀字	狀量狀字	較別狀字	和同狀字	斷制狀字	約度狀字	詰難狀字
俄 俄爲 俄而	上 去聲	儵	多	惟	偕	必	殆	豈
頃 少頃 有頃	下 去聲	勃	寡	獨	同	不	庶	焉

間有間間者	左去聲	欣	太	只	和	亦	將	安
晏晚也	右去聲	怡	甚	僅	共	可	或	何
預先時也	處	蹙	孔	徒	齊	非非敢後也之非是	蓋	詎
終終身終歲終日	方	油	極	祇	與	未	似檀弓一似重有應者	盍
纔		恍	過	更	俱	然	宜孟子宜與夫禮	曷
久		頹	饒	最	及	否	若孟子若有不豫色然	
忽		儼	頗	尤	合	果	應	
將		猝	適	猶	皆	無王曰無之之無是	洵	
常		莞	恰	又	都	是	幾平聲	
暫		遽	至	但	總	爲	當	
既		似	彌	益	具	卽		
已		若	微	愈	偏	乃		
乍		如		滋孟子滋甚	咸	弗		
方		率		漸	悉	誠孟子誠有百姓者		

適		悠		殊	盡	已		
後				稍	一（史記一遵蕭何約束）	遂		
先					混			
前					暨			

代字篇

凡不言事物之本名、而別用一字、以簡代繁、以此代彼者、謂之代字、如爾我彼此等字、代事物之在當前者、如此其之是諸字、代名稱之已見於前者、以免重複、凡代字、必與所代之字、同一性質、故代字之用、與名字同、

第一章　指名代字

指名代字者、如吾汝爾其之等字、是吾日三省吾身、吾字代曾子之名、汝弗能救與、汝字代冉有之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爾字代原思之名、父詔其子、其字代父字、學而時習之、之字代學字、

第二章　聯接代字

聯接代字者、如所者等字、設言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下好惡二字、我之好、我之

惡也、而所好所惡之好惡二字、乃人之好、人之惡也、我、一人也、人、又一人也、故以所字聯接之、我未見好仁者。、未見者、一人也、好仁者、又一人也、從者見之。從、一事也、見之、又一事也、故以者字聯接之、

第三章　切指代字

切指代字者、如此。是。等字、如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此字卽指上孟子語。是可忍也、是字卽指上舞八佾事、

第四章　字指代字

泛指代字者、如或。孰。莫。等字、或。謂孔子曰、或字、不指定一人、孰。謂子產智、孰字、不指定一人、莫。之或欺、莫字、泛指衆人也、

第五章　疑問代字

疑問代字者、如誰。何。等字、夫執輿者爲誰。、此誰字、乃指執輿者、不知其爲何人、故問之也、子夏云何。、此何字、乃指子夏之言交、不知所之言爲何、故問之也、

代字表　舉例

指名代字	聯接代字	切指代字	泛指代字	疑問代字

我	所	此	或	何
乃書乃祖乃父	者	是	孰	誰
若史記吾爲若楚歌		玆	莫	奚論語奚自
爾		斯	某	
汝		夫孟子夫有所受之也之夫字代彼字	衆	
彼		之	每	
他			所無所何所是	
其			相孟子出入相友之相字所指不一也	

介字篇

凡語中以一字爲介、而達其彼此維繫之情者、曰介字、如爲政以德。、政與德兩辭、不相及者也、介以以字、則此爲政之所用在德矣、蓋文中實字、孰先孰後、原有一定之理、以識其互相維繫之情、而維繫之情、有非先後之序所能畢達者、因假介字以明之、介字也者、介於其間以聯綴之耳、

第一章　著所屬之介字

如城門之軌、之字、明軌之屬於城內也、兩馬之力、之字、明力之屬於兩馬也、天之高也、之字、明高之屬於天、星辰之遠也、之字、明遠之屬於星辰也、此著所屬介字之例也、

第二章　著所在之介字

如王立於沼上、於字、明所立之處也、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於字、所以明敗與喪地也、此著所在介字之例也、

第三章　著所用之介字

如以羊易牛、以字、明用以易牛者、羊也、以梃與刃、梃刃之於殺、不相涉也、介以以字、明其殺之所以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明博約之所以也、此著所用介字之例也、

第四章　著所由之介字

如許行自楚之滕、自字明許行由楚而至滕也、此字與聯字相類、其語意未全者、屬聯字、如耕稼陶漁以至於帝之自字、直趨下文、故此自字、屬聯字、若自楚之滕、語意已全、故屬介字、又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此由字、明所至之自也、故亦屬介字、此著所由介字之例也、

第五章　著所舍之介字

如民非。水火不生活。非字、明舍水火而外、民不能生活也、非。帛不暖、非。肉不飽、非字、明舍衣食而人不能煖飽也、此字與同動字狀字相類、而實有別、作除字舍字解、而又直接名字代字者、屬介字、若非其罪也之非字、作不爲解、屬同動字、非敢後也之非字、直接敢字、則屬狀字、此著所舍介字之例也、

第六章　著所共之介字

如古之人與。民偕樂、與字、明古之人共民而樂也、此字亦與聯字相類、其語中兩辭不分賓主者、屬聯字、如殺人以梃與刃、梃刃不分賓主者也、故與字爲聯字、若古之人與民偕樂、古之人三字爲主、民字爲賓、故此與字爲介字、此著所共介字之例也、

介字表 舉例

著所屬之介字	著所在之介字	著所用之介字	著所由之介字	著所舍之介字	著所共之介字
之	於	以 用也作因字解屬聯字	自	非	與 用於介名字之處若單字屬狀字矣
		用 以也	從	否	
			由	毋	
			無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明不足之由	微 非也	

爲　爲淵爲叢爲湯武明敺之故也

聯字篇

字句相接、不外提承展轉四者、而四者之妙用、則全賴虛字以明其義、故語中用字貫串、以盡其提承展轉之致者、聯字之謂也、

第一章　類辭聯字

連類之辭、如且。與。等字是、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富貴同類、不分賓主、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仁智同類、不分彼此、然雖同類、不相聯屬、故以與字且字聯之、

第二章　析辭聯字

分析之辭、如或。抑。等字是、求之與。抑與之與、或求或與、意在分析、或。生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生知困知、意亦在分析、

第三章　轉辭聯字

逆轉之辭、如雖。然。等字是、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此雖字、轉出非惟意義、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此然字、轉出莫非意義、蓋雖字然字、皆反前文而另發正意之辭、

第四章　原辭聯字

原故之辭、如爲以等字是、爲不用力焉、明不舉一羽之故也、豈以仁義爲不美也、明不因仁義爲不美之故也、

第五章　竟辭聯字

竟委之辭、如則故等字是、君子不重則不威、不重者其原、不威者其委也、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操心慮患其原、達者其委也、

第六章　譬辭聯字

設譬之辭、如苟如等字是、苟有用我者、設言用我也、如有復我者、設言復我也、皆藉苟字如字、以傳其辭之精神、

第七章　例辭聯字

比例之辭、如猶況等字是、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以猶字比較今樂古樂、況乎以不招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況字比較不招賢人之招招賢人、

第八章　繫辭聯字

關係之辭、如當及等字是、當在宋也、以明在宋有關繫、及是時、以明是時有關繫、

聯字表舉例

類	舉例					
類辭聯字	且	與（不介名字則屬狀字）	亦	又		
析辭聯字	或	抑	爲（如爲天爲金之爲是）			
轉辭聯字	雖	然	乃	但	而	顧
原辭聯字	爲（去聲）	以（作用字解則屬介字）	既	因		
竟辭聯字	則	故				
譬辭聯字	苟	如	設	倘	若	而（如富而可求之而字餘否）
例辭聯字	猶	況	尚			
繫辭聯字	當（作論斷用屬動字）	及（有公共義則屬狀字）	比（孟子比其反也）	方	會	

助字篇

助字者、所以助句語之起訖、其字無實義、惟用於句首、以爲發起之辭、用於句尾、以爲歇止之辭、而達其語氣之輕重緩急疑決婉切者也、

第一章　起語助字

起語助字者、一句之起語助字也。豈不曰以位。且不得免焉。夫仁者。蓋有之矣。此起語助字之例也、

第二章　歇語助字

歇語助字者、一句之歇語助字也、不亦樂乎。其爲仁之本與。孰不可忍也。此歇語助字之例也、其別有二、

第一節　頓語助字

何謂頓語、文之語氣、略爲停頓、其語尾之助字、仍用歇語助字是、如甚矣吾衰也之矣字、郁郁乎文哉之乎字、孝哉閔子騫之哉字是也、

第二節　止語助字

何謂止語、文之意義、已無餘蘊、其語尾之助字、謂之止語助字、如天下之達道也。吾必謂之學矣。不敬何以別乎。人焉廋哉。也矣乎哉等字、仍視文氣之若何、以定其爲何字也、

助字表　舉例

起語助字	歇語助字
夫猶凡也確有所指而必爲提明也	夫已辭也
蓋	歟
凡	乎

且	焉
今	爾 絕語文辭也
	耳 語已詞也
	已 語終詞
	矣
	耶
	哉
	也

歎字篇

凡字無實義、惟用以達驚慕憤怨之聲情者、曰歎字、

第一章　慨歎字

慨歎字者、感慨之辭也、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是也、

第二章　怨歎字

怨歎字者、怨恨之辭也、噫天喪予是也、

第三章　贊歎字

贊歎字者、贊美之辭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是也、

第四章　驚歎字

驚歎字者、驚異之辭也、惡、是何言也、是也、

歎字表 舉例

慨歎字	怨歎字	贊歎字	驚歎字
嗚	噫	於讀若烏	惡讀若烏
呼	嘻	都	
嗟	唉	咨	
已	咈	譆	
吁	咄		



漢文典文章典序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治、萬民察、蓋古者政教不分、朝野議論、悉官司職守、故結繩而下、歷三皇五帝三代、文質合一、周道衰、文勝、孔子懼、正六經、述而不作、及沒、門弟子各稱師說、誘掖後進、斯文大昌、戰國以來、諸子原本六藝、著書立說、文章之學、遂極專家能事、漢興、斯學不替、然至東京、衰端兆矣、魏晉卑弱、已導齊梁、迄乎六朝、文益頹靡、唐賢起而革之、駸駸及於古、宋尋其緒、明嗣其響、燦乎炳炳、聲施至今、然末流也、學趨記誦、文日以荒、綴文之士、於是苦之、斯亦缺憾也、爰作文章典、



漢文典文章典目錄

文論第四

漢文典文章典卷一

文法

易曰有序、詩曰有章、序與章者、所以明言之有法也、中國自上古至三代、語言文字、不甚相離、故能以詞見法、魏晉以來、駢文盛行、於是尙造句配章之法、逮唐宋古文家、又專重篇章格調、而文法益密、故漢以前之文、因文生法、唐以後之文、由法成文、因文生法者、文成而法立、由法成文者、法立而文成、是以巧若公輸、必以規矩、射如由基、必以彀率、文亦若是、舍法以求之、不得也、作文法第一、隸篇四、

字法篇

構文之道、不外積字、用字一乖、判若秦越、蓋文以代言、取肖神理、抗墜之際、軒輊異常、一字之失、一句爲之模糊、一句之誤、通篇爲之梗塞、研求討論、可闕如乎、

第一章　語助法

字於文有密切之關係者、莫要於語助字、蓋文之神情、悉藉此以傳也、法有起語接語轉語輔語束語歎語歇語之各殊、

第一節　起語字

前此無文、或前文已畢、須以虛字助起者、謂之起語助字、舉例如下、

夫 夫下用虛字者、上夫字無所指、孟子、夫豈不義、若夫下用實字者、則爲有所指、孟子、夫貉、夫天、

蓋 無所指、祇用以起語也、漢武詔、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且 漸次說來之意、論語、且爾言過矣、

今 論近事多用此、孟子、今天下之君、

且夫 有提論推闡之義、孟子、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

今夫 用以提論事理、孟子、今夫天下之人牧、

第二節　接語字

凡承上句及上章、順勢遞下、不用轉折者、所用虛字、謂之接語助字、舉例如下、

此 指上文而言之辭、孟子、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是 指上文而順斷之辭、孟子、是不爲也、是誠不能也、

茲 較此字畧婉、孟子、士則茲不悅、

故 推原之辭、孟子、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則 順上文而分析之辭、其勢甚急、孟子、之則以爲愛無差等、

蓋 推原之辭、與起語異、起處無所指、接處有所指也、論語、蓋有之矣、

乃 實上文轉出正意之辭、孟子、乃所謂善也、

何 詰難之辭、孟子、何許子之不憚

安 懸擬之辭、韓文、安能空其羣耶、

由 自也、溯原之辭、孟子、由周而來、

豈 反詰之辭、論語、其然、豈其然乎、又反跌之辭、孟子、陽貨先、豈得不見、又斷斷不然之辭、孟子、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詎 較豈字畧婉、詩、詎曰予聖、

孰 泛指之辭、論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何必 反折之辭、孟子、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焉得 折抑之辭、孟子、是焉得爲大丈夫乎、

焉有 反斷之辭、孟子、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由是 就上文引申之辭、孟子、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爲也、

由此 預期之辭、孟子、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是故 指上文而得其究竟之辭、孟子、是故所欲有甚於生

至於　承上文而更進之辭、孟子、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及至　轉遞之意、孟子、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何者　順上文而有所問之辭、蘇洵管仲論、何者、其君雖不賢、而尙有老成人焉

是以　順上推斷之辭、左傳、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一似　雖直言而爲模擬之辭、與一若義同、禮檀弓、一似重有憂者、

所謂　原其故而進論之辭、大學、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如此　直指上文將有後說之辭、孟子、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

於此　猶云在此、但略虛耳、孟子、於此人有焉、

豈不　折辨之辭、孟子、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豈非　反決其是也、歐文、雖曰人事、豈非天哉、

豈以　設論而非之之辭、孟子、豈以仁義爲不美也、

豈能　反言不能也、孟子、豈能獨樂哉、

孰謂　猶云誰說也、孟子、孰謂子產智、

焉能　反言也、論語、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此非 申明所以之辭、孟子、此非距心之罪也、

無乃 疑而審度之辭、論語、求、無乃爾是過與、

可以 實指其可也、孟子、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

何也 順上文作問之辭、孟子、夫子之不援、何也、

何哉 驚訝問辭、論語、何哉、爾所謂達者、

誠有 確然推斷之辭、孟子、誠有百姓者、

於是 徵實上文所言之事理、孟子、於是始興發、

及其 有次第推廣之意、中庸、及其不測、

何爲 詰究原因之辭、論語、何爲其然也、

奚爲 較何爲略婉、孟子、君奚爲不見孟軻也、

是爲 指其如此之辭、孟子、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若是 與如此同、孟子、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若此 承上文而有所指之辭、孟子、若此其甚也、若此其未遠也、

夫既 已然之辭、孟子、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不幾乎 猶言將至於此也、論語、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亦可以 不盡而差勝之意、論語、亦可以弗畔矣夫、

則可以 緊接上文而實徵之辭、中庸、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第三節　轉語字

文必有轉、或反或正、或翻或折、皆須以一二虛字爲機軸、舉例如下、

然 反前文而另發之辭、左傳、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或 設問之辭、疑義未決、則爲無定之語以商之、孟子、或謂寡人取之、或謂寡人勿取、

苟 未然而作或然之想也、孟子、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設 假設之辭、柳宗元桐葉封弟辨、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成之乎、

雖 不足於上文之辭、論語、雖違衆、吾從下、

抑 添一層語、論語、求之與、抑與之與、

況 正意已足、更進言之也、孟子、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矧 況也、書、矧予惟喪茲德、

如 未有其事、設言以轉之也、論語、如或知爾、

獨 另舉一說以開曉之辭、孟子、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惟 猶獨也、論語、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彼 指出他人他事以轉之、孟子、彼奪其民時、

且猶 深一層語、孟子、管仲且猶不可召、

雖然 婉轉之辭、孟子、予雖然、豈舍王哉、

乃若 前已說明、將發後意也、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況乎 進一層折明上文之意、孟子、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而況 轉明正意、孟子、而況得而臣之乎、

然而 反上意而正轉之辭、孟子、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然則 承上文而直轉之、所以決斷上文、孟子、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

不然 反掉前文、將爲論斷之辭、韓愈原毀、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

若夫 微轉而有別設之辭、孟子、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必也 反上決斷之辭、論語、必也使無訟乎、

有如 擬度徵信之辭、左傳、有如此水、

又有　進一步語、孟子、又有微子微仲、

猶有　較又有更歎更深、孟子、流風餘韻、猶有存者、

或者　意度之辭、孟子、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第四節　輔語字

文章每句、必用虛字輔佐、或用於句首、或用於句中、謂之輔語字、舉例如下、

之　明有所屬也、孟子、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以　用也、論語、爲政以德、

於　用之於有所指、孟子、南辱於楚、

所　抉事理之眞際、使之畢見也、論語、己所不欲、

攸　與所同訓、性較婉、易、利有攸往、

其　有所指也、孟子、以其小者、信其大者、

猶　作如字及字用者、論語、聽訟吾猶人也、又文莫吾猶人也、作尙字用者、論語、爲之猶賢乎已、孟子、王猶足用爲善、

乎　與於字同義而略虛、孟子、及陷乎罪、

諸　略同於字而較虛、孟子、將反諸其人與、

不 絕無也、孟子、君子不怨天、

弗 義同不、稍柔、中庸、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未 與不字異、有且然不然意、論語、子未可以去乎、孟子、未可以言與、

亦 明言其故之辭、孟子、子亦曰在位故也、

必 決定之辭、孟子、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

莫 與弗略似而稍婉、大學、人莫知其子之惡、

者 有所指也、大學、食之者寡、指人也、周禮、膏者旨者、指物、

殆 約度評論之辭、孟子、殆有甚焉、

皆 盡也、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

凡 指大概而總括之辭、中庸、凡有血氣者、

將 未然而將然之辭、孟子、魯平公將出、

當 追溯而實指之辭、孟子、當在宋也、

宜 應當之意、孟子、宜若可爲也、

與 及也、繫辭、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庶　冀幸之意、韓愈原道、其亦庶乎其可也、

盍　何不也、孟子、子盍爲我言之、

也　用在句中者、有停頓之義、論語、其爲人也孝弟、

所以　抉其理由之辭、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而不　決定不然之辭、孟子、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非不　反言而實指之辭、孟子、城非不高也、

不以　舍此而意有他指也、孟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必以　舍此無他之辭、孟子、行者必以贐、

莫不　概括其皆然之辭、中庸、人莫不飲食也、

第五節　束語字

束語者、收合多數之義、有隱括之意味、凡文字收束處、及章段總括處用之、舉例如下、

凡　詩、凡今之人、

大要　後漢書王莽傳、大要教成同也、

大率　概括之辭、史記平準書、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

總之 總上文而斷之也、史記五帝本紀贊、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大抵 約度辭也、史記太史公自敍、詩三百篇、大抵賢人君子發憤之所爲作也、

大凡 推論之辭、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一切 包括之辭、史記荊燕世家、皆高祖一切功臣、

故曰 實其所以然之辭、孟子、故曰求則得之、

第六節　歎語字

歎語字者、借感歎以傳文字之聲情者也、凡文章有詠歎者、恆用之、舉例如下、

吁 憂而歎之也、左傳、吁、民生之不易、

惡 恨而歎之也、孟子、惡、是何言也、

噫 傷而歎之也、論語、噫、天喪予、

於 美而歎之也、詩、於、鑠王師、

嗚呼 痛切歎之也、詩、嗚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於戲 歎美辭、詩、於戲前王不忘、

嗟乎 長歎也、王安石讀孟嘗君傳、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

嗟嗟 歎而又歎也、詩嗟嗟保介、

悲夫 感傷之意、蘇洵辨姦論、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已矣乎 歎其無所希望也、論語、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第七節　歇語字

歇語字者、文字之歇收處也、其用法有虛實順逆之不同、宜順文勢以用之、舉例如下、

也 凡文勢高不太揚、低不太卑者、用之、孟子、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

矣 凡文義說煞處用之、論語、吾必謂之學矣、又抑而復起處亦用之、論語、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焉 較也字略輕、大學、而辟焉、

耳 意遠韻長也、孟子、堯與舜人同耳、

已 有極止之義、孟子、皜皜乎不可尙已、

諸 與之略同、較虛、論語、韞匵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

夫 無所指、左傳、才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者 每有所指、陶淵明桃花源記、後遂無問津者、

乎 疑而未定之辭、孟子、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歟 疑辭、輙乎則實、論語、求之與、抑與之與、

耶 微有婉轉詰問之意、較乎哉字、更覺趣味悠長、易繫辭、乾坤其易之門耶、

哉 哉字有四義、孟子、異哉、何哉、有驚訝意、禮、哀哉、傷哉、有嗟歎意、孟子、水哉水哉、有贊揚意、詩、優哉游哉、有自得意、

者也 順落煞住之辭、孟子、不失其赤之子心者也、

者焉 直落而輕住之辭、論語、必有可觀者焉、

也已 順落而止此之義、論語、其終也已、

也夫 順落而帶詠歎之辭、論語、莫我知也夫、

矣夫 緊煞而帶詠歎之辭、孟子、吾死矣夫、

已矣 緊煞、止此無他也、論語、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者乎 虛歇、微含疑問、論語、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也歟 詞意蘊藉、論語、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也耶 音長意婉、韓愈祭十二郞文、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也哉 其音甚長、論語、吾豈匏瓜也哉、

矣乎 語盡而意不盡、論語、斯謂之君子矣乎、

乎哉 明其說之非也、論語、玉帛云乎哉、鐘鼓云乎哉、

焉耳矣 止此無餘之意、孟子、盡心焉耳矣、

而已矣 竭盡無餘之辭也、孟子、亦終必亡而已矣、

焉爾乎 輕提虛用、其意甚婉、論語、女得人焉爾乎、

而已乎 言不止於此也、論語、如斯而已乎、

也歟哉 極詠歎搖曳之致、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第二章　形容法

文章之聲情神韻、全賴描寫摹擬以傳之、故其功用、悉在形容、其法有四、

第一節　單獨形容字

文章之妙、有以一字描摹其實字之眞相而見姿態者、此等字法、詩經最多、舉例如下、

惔 燔也、憂心如惔、形容憂心如火之燔也、

揚 盛也、燎之方揚、形容燎之盛也、

菀 茂也、有菀者柳、形容柳之茂也、

墳 大也、牂羊墳首、形容羊首之大也、

卷 曲也、有卷者阿、形容阿之曲也、

馨 香也、有椒其馨、形容椒之香也、

畧 利也、有畧其耜、形容耜之利也、

捄 曲貌、有捄其角、形容角之曲也、

侐 清靜也、閟宮有侐、形容宮之清靜也、

碩 大也、路寢孔碩、形容路寢之大也、

截 齊也、有截其所、形容抱旅之齊一也、

第二節 複雜形容字

有一種形容字、必須附以助字、而後見象體、去其附者、則被形容之物不顯、而文義晦矣、此等字法、考工記鄕黨爲多、擧例如下、

頎爾 頎、委也、頎爾如委、形容筍簴之委也、

撥爾 撥、拔起貌、撥爾而怒、形容筍簴之張也、

掔爾 掔、殺小貌、掔爾而纖、形容輪人之削小輻也、

幎爾 幎、均致貌、幎爾下迆、形容輪週遭之度皆同也、

勃如　勃、變色貌、色勃如也、形容孔子之敬君命也、

襜如　襜、整貌、衣前後襜如也、形容孔子衣之整也、

翼如　翼、鳥舒翼也、趨進、翼如也、形容孔子行禮時、兩手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也、

躩如　躩、盤旋不進貌、足躩如也、形容孔子過君之虛位而有所敬也、

第三節　雙聲疊韻形容字

又有一種形容字、不能單舉、而按其聲音、每多雙聲疊韻、大抵厥初生民、發語遲緩、以長言之故、而有雙聲疊韻自然之音義、寓乎其中、此等字法、始於詩、楚辭亦多用之、舉例如下、

窈窕　幽閑之意、窈窕淑女、形容淑女之窈窕也、

猗儺　柔順也、猗儺其枝、形容萇楚之柔順也、

倭遲　回遠之意、周道倭遲、形容道之回遠也、

倉兄　俗作愴怳、悲惆之意、倉兄塡兮、形容心之憂也、

殿屎　呻吟也、民之方殿屎、形容民之愁苦也、

相羊　徜徉同、聊逍遙以相羊、形容逍遙之態度也、

逍遙　自得之貌、聊浮游以逍遙、形容浮游之狀象也、

嬋媛　牽引也、心嬋媛而傷懷兮、形容心之牽引也、

髣髴　依稀不辨也、存髣髴而不見兮、形容置國家於不辨也、

夷猶　遲留之意、低徊夷猶、形容不忍去之意也、

侘傺　惆悵貌、懷信侘傺、形容思慕之情也、

第四節　駢字形容字

駢字者、字必重疊也、單舉一字、不足以見其意味、必須駢舉之、而後形容若繪焉、此等字法、詩爲多、禮次之、舉例如下、

陽陽　明也、龍旂陽陽、形容旂之明也、

噦噦　和也、鸞聲噦噦、形容聲之和也、

淵淵　幽遠也、伐鼓淵淵、形容鼓聲之幽遠也、

芒芒　大也、殷土芒芒、形容土之大也、

優優　寬也、敷政優優、形容政之寬也、

仡仡　堅也、崇墉仡仡、形容城之堅也、

穆穆　深遠也、穆穆文王、形容文王之度也、
蕩蕩　廣大也、蕩蕩上帝、形容天之廣太也、
騷騷　疾貌、騷騷爾則野、形容太疾也、
鼎鼎　舒貌、鼎鼎爾則小人、形容太舒也、
濟濟　出入之齊也、濟濟翔翔、形容朝廷之美也、
雝雝　和也、肅肅雝雝、形容鸞和之美也、
洞洞　敬之表裏無間也、洞洞乎其敬也、形容敬之至也、
屬屬　誠實無僞也、屬屬乎其忠也、形容祭者之誠也、

第三章　分析法

禹域文字、同字異用、不勝枚舉、同字異用者、同其體而異其性也、不知辨性而漠視之、則善善惡惡親親長長之類、皆窒礙矣、奚可哉、略舉六義以爲例、

第一節　死活之別

有同此一字、原其本義、有純然獨立之性、若借用之、訓雖同而解則異焉、由於死用活用故也、舉例如下、

死　滄浪之水淸。兮

活　淸聖之淸。者也

第二節　精粗之別

有同此一字、就眞理而位置之、則此字之意味、既具有粹美之性質、復含有凝重之態狀、若從表面泛言淺說、則其字之品性、少有差別、而形容亦覺有殊異、是在精粗之不同、舉例如下、

精　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粗　靜　夫乾其靜。也專夫坤其靜。也翕

第三節　眞假之別

有同此一字、正用之、則確有其物、而字之本義、不言而著、借用之、則純全之本義、必引申而後見、是蓋有眞假之分、舉例如下、

眞　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

假　鏡　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

第四節　動靜之別

有同此一字、所用之位置、無助字以傳其神情、而形體雖同、品性異焉者、由名字動字之性、動靜不同故也、舉例如下、

	風	雨	衣	食	朝	夕
靜	春風。	夏雨。	解衣。	推食。	春朝。	秋夕。
動	風。人	雨。人	衣。我	食。我	朝。日	夕。月

第五節　輕重之別

有同此一字、而辭氣之間、抑揚異節、緣被所指者、先後之間、言語情態、輕重殊異故也、舉例如下、

	之	
重	俎豆之。事	軍旅之。事
輕	則嘗聞之。矣	未之。學也

第六節　虛實之別

有同此一字、而有可解不可解之別者、中國舊說、因謂之虛字實用實字虛用、然如焉也之類、將又何說、而王懷祖段懋堂諸書、虛實諸字、又多錯用、遂令學者、無所適從、善哉、馬氏文通之解虛實也、曰、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實字、無解而惟以助實字之情態者、曰虛字、舉例如下、

實　黃鳳謂之焉。　女陰謂之也。
虛　焉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也　君臣也。父子也。

第四章　增改法

昔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呂不韋成呂覽、懸之國門、不能改易一字、故其文可貴、然文章有以無可增改爲佳者、亦有必須增改而後佳者、

第一節　增字

文之病不暢也、由於用字過少、如韓魏公作晝錦堂、歐陽修爲之記、起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魏公得之、頗愛賞、後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魏公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大暢、此增字之妙也、

第二節　改字

文之不善、由於字之不當、其法在改、昔范文正作嚴先生祠堂記、李太伯在坐間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之、蓋太伯因上有貪夫廉懦夫立、故悟到孟子伯夷之風、又歐陽修作醉翁亭記、原本釀泉爲酒、泉洌而酒香、東坡書此文、改爲泉香而酒洌、蓋本月令水泉必香也、此改字之妙也、

第五章　鍛錬法

凡爲佳文、必先錬字、或錬一字、或錬數字、務使錬實字能攝虛神、錬一字能振全句、斯方完善、

第一節　宜確

左思蜀都賦、「蔚。若相如、嚼。若君平、」以蔚字該相如之文、以嚼字括君平之道、何等確當、

第二節　宜堅

詩緜篇、「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兮、行道兌。兮、混夷駾。兮、維其喙。兮、」如此等類、用字之堅緻極矣、

第三節　宜響

揚雄甘泉賦、「東爥。滄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聲音節奏、如或聞之、

第四節　宜精

賈誼鵩鳥賦、「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絕無鍛錬形迹、而下字之工、不可移易、

第五節　宜奇

考工記、「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以爲鍾虡、」「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以爲磬虡、」「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如此類者、無字不奇、

第六節　宜麗

司馬相如上林賦、「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揚子雲曰、辭莫麗於相如、信哉、

第六章　類用法

文中用一類之字、則文勢壯、文義廣、有有形無形之別、有形者、所用之字、重出疊見也、無形者、融化書語、以用其字者也、

第一節　有形類用

文有本字常出、不嫌數見、且因此而愈見其妙者、是爲有形類用、其用法復有單獨複雜之別、

單獨字

有以一字翻覆簸弄於數句之中、或一章之內、甚至掉弄全篇者、如莊子對東郭子、「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南伯子綦篇、「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又孫子軍形篇、「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善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又韓愈送孟東野序、用鳴字四十、馮用之機論、用機字三十餘、如此類者、皆以一字疊用、不見其繁、而祇覺其警者也、

複雜字

又有合多數字而連用者、不善學之、卽餖飣無味、而古人反故意重疊以轉掉之、如檀弓、「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沐浴佩玉四字、凡

四見、孟子、「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梓匠輪輿四字、凡三見、又韓愈諱辨「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周公孔子曾參六字、凡六見、凡若此者、所用之字、皆不於倫、乃絕不覺煩數、且愈複愈妙焉、字之瑣屑繁宂者、其用法可以悟矣、

第二節　無形類用

字若無本、是謂杜撰、韓文用字、故皆有來歷、然苟不一類、則字古而文不古者有之、故必含咀古書、庶幾退之所謂吐辭爲經者歟、其用法復有性質精神之別、

用字類之性質

就古人之文、體察所用之字之性質、硏摩咀嚼、比其類而用之、如國語里革斷罟匡君、「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

於是乎禁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是段用字、乃鎔月令之義、而以精鍊出之者也、

用字類之精神

有文焉、觀其形迹、純乎古矣、而字不盡爲古書所已用、然蒼蒼其光、淵淵其聲、又不可謂非出於古者、是蓋吸取字之精神、以施於筆端也、如韓愈畫記、「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

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旆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是段用字全法考工記、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由此觀之、可以知文家用字之道矣、

句法篇

句者、積多數字以神其用者也、格調莫高於詩書、詩書善變、一字至九、句每殊異、而聲調音韻、又能傳幽深元遠之神情、書之句法盤誥尤爲簡雅、而渾雄勁拔、更非後人所能幾及、故詩書者、文家造句之母也、大抵句法、務宜堅響、經緯以動靜名助諸品詞、貫以聯絡異同之法、莽莽古直、羅羅清疏、斯爲得之、苟一句窒礙、勢必齟齬全章、句法可忽乎哉、

第一章　關係格調

格律聲調、乃文之要、原其所以氣象雄渾、情韻悠揚者、悉在句法之變換、

第一節　短句

短句主勁拔、有僅一二三字、而見其聲調之工、音節之妙者、如詩「敝予又改爲兮、還予授子之粲兮、」左傳、「子都自下射之顚、」論語、「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檀弓、「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此以一字爲句也、左傳、「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又「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麑退、」又「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國策、「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此以二字爲句也、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曰、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韓愈原道、「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陸傪長城賦、「干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杜牧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此以三字爲句也、

第二節　長句

長句以氣勝、善用長句者、莫如史記及韓文、有多至數十字者、史記如項羽本紀、「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是以三十一字爲一句、韓文如圬者王承福傳、「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是以三十六字爲一句、然必須有堅勁之

質、雄直之氣、運乎其中、最忌字句薄弱、無聲光以輔之、

第三節　錯句

錯者、長短相錯也、句法錯出、語氣極雄健、如戰國策、「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如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史記衞青傳、「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韓愈原道、「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等句法、誠錯落有致矣、

第四節　整句

文非整句、不足以鎭壓之、蓋文貴疎曠、尤貴嚴重、惟用整句、如鼎之正位凝命而不可襲矣、如易文言、「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老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莊子、「自其異者視之、肝膽吳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孟子、「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荀子、「生則天下歌、

死則天下哭、」一范仲淹岳陽樓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如此類者何等嚴整。

第五節　複句

文有反反覆覆、愈複愈妙者、如公羊傳、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

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君子大其平乎己也、」通篇純用複句、愈複愈變、愈複愈韻、學者謂公羊好複、遂一味糾纏以爲古文妙境、不知公羊非好複、有當複者、不複不醒、故覺是篇愈複愈妙也、

第六節　疊句

疊句者重疊其句以取勢也、如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連疊三句也、考工記「粤無鎛、燕無函、秦無盧、胡無弓車」連疊四句也、書君奭「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連疊五句也、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以一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連疊六句也、李華中書政事堂記「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閒、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連疊七句也、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連疊八句也、若說卦傳「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則連疊十四句、韓愈畫記「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嘘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則連疊二十句、如此類者、層巒疊

障、不嫌傷氣、反覺增力、此疊句之妙也、

第七節　排句

排與疊異、疊以簡單勝、排以複雜勝、文用排句、則有震盪之氣勢、跌宕之丰神、其句法各異、如檀弓、「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此單排也、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此偶排也、國策鄒忌諷齊王、「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此短排也、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此長排也、諸葛亮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此整排也、魏相諫伐匈奴書、「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錯排也、

第八節　扭句

扭句者、扭結上句、增損其字、以成一種句法也、如莊子齊物論、「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列子、「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此等句法最易剔抉精理、表達微指、

第九節　遞句

遞句者、蟬聯而下、銜尾相續、而見筆妙者、如論語「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

第十節　環句

環句者、就上句而顚倒之、交互聯絡者也、如書「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詩、「侯于周服、侯服于周」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論語、「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第十一節　倒句

句法有須倒而後佳者、如書「告爾於朕志」若順言告朕志於爾、則無味矣、韓文「衣食於奔走」若順言奔走於衣食、則無味矣、

第十二節　逆句

句法每以逆取勝、蓋逆則得勢也、與倒句異、倒句者、倒裝上下之字、以見語氣之雄健、逆句則以意與詞爲之、如莊子對東郭子、「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是意逆也、周子通書、「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是詞逆也、

第二章　關係節次

有一種文句、能振起一章之精神、棣通全篇之消息者、其妙在乎筋節腠理之間、

第一節　鎖句

鎖者、關鎖也、文無關鎖、則門闥洞開、氣不凝聚而無餘蘊矣、如韓愈原道、「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是爲雙鎖法、蘇洵管仲論、「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

是爲單鎖法、

第二節　撇句

文欲置此事而論他事、則用撇句、如孟子、「敢問所安、曰、姑舍是、」范仲淹岳陽樓記、「此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蘇軾留侯論、「且其意不在書、」李覯袁州學記、「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

第三節　插句

插句者、於正文中、忽插一他句、如孟子、「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史記項羽紀、「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又有一例、不同乎注釋、比附他事、脩飾成文、使生波瀾者、如韓非子、「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焉、」李斯諫逐客書、「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凡此二例、皆於文文外插入者也、

第四節　刺句

刺句者、如刺客之刺人、出其不意而擊刺之、韓愈諱辨、「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直刺嫌名之說而破之、柳宗元駁復讎議、「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二句直刺元慶本無死理、庸手至此、於「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句下、直接「議者反以爲戮」一矣、安有此一刺、蘇軾鼂錯論、「且夫發天下之難者誰乎」直刺鼂錯一筆、使錯無可逃隱、凡用刺句、最能醒題、最能動目、

第五節　頓句

文至順流而下之時、宜用頓句、如史記項羽紀、「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下頓以「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一句、然後接以「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眞如椽之筆也、韓愈原道、「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段文勢至急、末以則誅二字頓之、凝鍊矣、若不云則誅、而云則失其所以爲民、不惟句無氣力、而全段氣力至此句而失矣、

第六節　挫句

挫者、折也、文章雖貴一氣呵成、勇往直達、然有縱橫飛動之態、乏綢繆纏綿之致、則將陷於徑直之弊、故文家往往於氣盛處、下一挫語、以摧殘其氣而收斂之、下文再用開闔之法、如韓愈送高閑上人序、「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柳宗元桐葉封辨、「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蘇轍上韓太尉書、「而轍也未之見焉」皆挫折法也、

第七節　振句

句不振、不能悚其神、振句多反、翻駁上文之言、一振其勢、如韓愈原毀、「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蘇軾王者不治夷狄論、「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范增論、「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如此類者、反筆一振、何等得力、

第八節　提句

文至精神弛懈處、利用提句、如揚雄解難、「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蘇洵管仲論、「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

天不容僞」劉基賣柑者言「今夫佩虎符坐皐比者、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拕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皐之業耶、」

第九節　宕句

文章須跌宕而後有姿勢、如史記貨殖傳、「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蓋三百年於玆矣、」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

第三章　關係性質

句有性質、篇各不同、順文之意味而爲之、而抑揚頓挫、皆隨其文之自然而見、欲知梗槪、體會語氣、

第一節　緩句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門上有踵字、辭緩也、以呂氏春秋、「戎狄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較之、則彼急矣、

第二節　急句

左傳、「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辭急也、以論語「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較之則彼緩矣、

第三節　輕句

左傳、「狼瞫於是乎君子」句輕也、若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卽重矣、

第四節　重句

孟子、「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句重也、若左傳韓宣子云「吾淺之爲丈夫也、」卽輕矣、

第五節　正句

正句者、句法順落也、如書「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六鷁退飛、過宋都、」皆順其事而正語之也、

第六節　反句

反句最有意味、如書「衆非元后何戴、」若謂衆非元后不戴、硬矣、論語、「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如曰管氏不知禮、滯矣、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倘云是不可忍、鈍矣、

第四章　關係聲情

人之聲情、有藉句以宣者、雖各種口吻、千差萬別、而文筆無不能達之、

第一節　問句

句有詰問意者、如論語「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緩問也、史項羽紀、「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急問也、孟子、「何哉君所謂踰者、」驚問也、屈原漁父辭、「子非三閭大夫與、」疑問也、

第二節　訝句

句有驚訝意者、如左傳「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蘇軾方山子傳、「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歐陽脩秋聲賦、「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

第三節　誡句

句有儆誡意者、如書「爾尙輔予一人、」論語「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孟子、「王請大之、」左傳、「子毋謂秦無人、」馬援誡兄子書、「不願汝曹效之也、」

第四節　歎句

句有嗟歎意者、如論語「逝者如斯夫、」有悟而歎也、「噫、天喪予、」有悲而歎也、韓愈師說、「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有慨而歎也、蘇洵辨姦論、「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

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有感而歎也、

第五節　斷句

句有判斷意者、如蘇軾賈誼論、「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此明斷也、駱賓王討武曌檄、「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此暗斷也、

第六節　駭句

句有驚駭意者、如國策顏斶說齊王、「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也、」又莊辛論幸臣、「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又趙威后問齊使、「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第七節　憤句

句有恨憤意者、如史公報任少卿書、「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胡銓高宗封事、「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此憤之匿於中者也、史記留侯世家、「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又項羽紀、「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此憤之著於外者也、

第五章　關係優劣

句法有必待比較而後見優劣者、蓋句之優劣、不比較不見、並陳而參觀之、孰得孰失、不辨自明矣、

第一節　句之繁簡

劉向新序、「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用三十一字、其意始盡、若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則用十六字、其意已明、若書「爾惟風、下民惟草、」祇七字而意即顯、又如檀弓、敍驪姬譖申生事、「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祇二十五字、左氏敍此事、「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寢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則三十六字矣、又穀梁敍此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君不安、」則五十九字矣、文之繁簡殊而工拙亦見、

第二節　句之疎密

論語、「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字句嚴密、意亦明顯、史記易之以「在邦在家必達、」辭

雖約而意甚疎矣、又如論語「三復白圭」句亦嚴密、而史記易爲「三復白圭之玷、」則又失之疎矣、

第三節　句之純疵

說卦傳曰、「雨以潤之」純辭也、繫辭傳曰、「潤之以風雨、」潤字兼攝風字、語有疵矣、孟子滕文、「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純辭也、離婁「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羼入稷字、語有疵矣、

第四節　句之潔滯

書大禹謨、「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論語引之、「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祇二十九字、而堯命舜、舜命禹、兩代之事、纖悉無遺、以書較之、則此潔矣、又泰誓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管子法禁篇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滯矣、

章法篇

積句成章、斷章取義、條理必秩、文采必斐、若網在綱、如繭出緒、或失則雜、謂之無章、章之不成、文曷以達、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大略、起承轉結、凡此四者、可詳說之、

第一章　起法

昔東坡作韓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遭、忽得匹夫二句、以下即一揮而就、歐陽修作醉翁亭記、初稿起語云、環滁四面有山、後改爲環滁皆山也、通篇共用二十四個也字、皆起句也字領起、由此觀之、起法要矣哉、

第一節　順起

順起者、排次事實以發端也、歐陽修朋黨論、「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此順起也、

第二節　逆起

逆起者、故作兀突之勢、用逆筆挺然起也、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韓愈雜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此逆起也、

第三節　直起

直起者、不用虛冒、直捷以起也、賈誼過秦論、「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諸葛亮出師表、「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此直起也、

第四節　渾起

渾起者、渾提大意而起也、歐陽修伶官傳序、「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蘇洵辨姦論、「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此渾起也、

第五節　翻起

翻起者、翻騰題意而起也、莊子胠篋篇、「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爲知也、」柳子厚得之、以作永州韋使君新堂記、「將爲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陵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此翻起也、

第六節　問起

問起者、設問以發端也、公羊傳發端、全用此體、後世有以問起者、其體有四、

設問

此體詞賦家多用之、子虛上林兩都兩京三都諸賦是也、

詰問

此體多用於辭令、國策、趙威后問使者、「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是也、

自問

此體於深文疑義用之、柳宗元封建論、「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蘇軾三槐堂銘、「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是也、

疑問

此體始於屈原之天問、惟天問全篇如是、卜居一篇、僅用之於起處耳、

第七節　原起

原起者、起處原其所以然也、其體有三、

原理

子思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

原事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王安石趙君墓誌銘、「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是也、

原古

蘇子瞻始皇論、「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是也、

第八節　冒起

冒起者、就題立說、先作總冒而後申論之也、蘇軾鼂錯論、「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冒起也、

第九節　喩起

喩起者、託他物以發端也、韓愈送温處士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羣馬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此喩起也、

第十節　排起

排起者、以兩事爲雙排而起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張耳陳餘列傳、皆用此法、

第二章　承法

承接之處、當如山盡逢山、水窮逢水、但見改觀、不覺過接、或者風正帆懸、於驚濤駭浪中、截流而渡、又若天孫雲錦、泯組織之迹、公輸斲木、滅斧鑿之痕、斯爲美善、不然、前後文雖工、亦因之減色矣、

第一節　正承

正承者、從文之正面承明之也、如司馬遷魏其武安列傳贊、「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擧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下承以「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是、

第二節　反承

反承者、反上段之意以承之也、如柳宗元箕子碑陰、「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此亦人事之或然者也、」是、

第三節　順承

順承者、順上文之意而承之也、如蘇軾鼂錯論、「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下承以「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是、

第四節　逆承

逆承者、承處用逆筆也、如韓愈雜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下承以「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是、

第五節　急承

急承者、有緩脈急受之意、如韓愈與孟簡尙書書、「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下承以「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阬殺學士、天下遂大亂、」是、

第六節　緩承

緩承者、有舒脈緩受之意、如蘇軾留侯論、「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下承以「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是、

第七節　斷承

斷承者、承處卽斷之也、如王安石讀孟嘗君傳、「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下承以「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烏足以言得士、」是、

第八節　闡承

闡承者、上文未明、承處闡發之也、如蘇洵上田樞密書、「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下承以「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是、

第九節　分承

分承者、分析上文意義以承明之也、如歐陽修朋黨論、「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下承以「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是、

第十節　總承

總承者、總結上文之意以承之也、如鼂錯貴粟疏、「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下承以「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此段以民總承之、應首段民字、開下兩段、亦皆以民字起、文法一線、極爲嚴覈

第十一節　引承

引承者、承處引他事以申明之也、如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

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下承以「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是、

第十二節　原承

原承者、承處原其理由也、如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下承以「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是、

第三章　轉法

文之於轉、如車之有軸、軸所以轉轂、利乎行輪、貴圓滑、貴銳利、或翻空以展局、或窮辨以達理、或盤曲以作勢、或提振以鼓氣、有千轉萬變之奇、有一波三折之妙、斯爲得之、

第一節　正轉

正轉者、從正面轉也、如歐陽修集古錄序、「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下轉云「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厓墟莽之間、未嘗收拾、由好之者少也、」是也、

第二節　反轉

反轉者、反上文之意而轉之也、如王安石讀孟嘗君傳、「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烏足以言得士」下轉云「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是也、

第三節　橫轉

橫轉者、轉筆之意橫空而來也、如蘇軾留侯論、「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下轉云然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是也、

第四節　進轉

進轉者、轉處更進一層也、如賈誼陳政事疏、「臣知陛下之不能也」下進一層轉云「然猶有可諉者曰疎臣請試言其親者」是也、

第五節　緊轉

緊轉者、文以轉而緊也、如蘇軾伊尹論、「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下轉云「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是也、

第六節　喩轉

喩轉者、不卽轉正意、取他物以喩之、使其愈轉愈醒、如國策莊辛論幸臣、「王獨不見夫蜻蛉乎、……」下轉云「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下轉云「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下又轉云「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下又轉云「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是也、

第七節　蓄轉

蓄轉者、轉語含蓄、有無限之意味也、如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後數世民咸歸鄕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秏矣、罔亦少密焉、」下轉云「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是也、

第八節　翻轉

翻轉者、以翻爲轉、隨轉卽翻也、如韓愈與孟簡尙書書、「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是也、

第九節　急轉

急轉者、轉處文勢甚急也、如韓愈雜說、「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下轉云「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元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入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是也、

第十節　層轉

層轉者、一層轉一層、如游龍、如活虎、委婉曲折、變化不窮、如韓愈獲麟解、「麟之爲靈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下轉云「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下轉云「惟麟也不可知、」又轉云、「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又轉云「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轉云「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又轉云「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是也、

第四章　結法

收束之處、文義雖短、筆法最要緊嚴、意思尤宜周匝、少不經營、則強弩之末矣、

第一節　總結

總結者、要事之終以結之也、歐陽修朋黨論、「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擧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第二節　分結

分結者、結處分承上數段也、蘇軾石鐘山記、「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唐順之信陵君救趙論、「故信陵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

第三節　翻結

翻結者、翻騰其意而結之、辛稼軒跋紹興親征詔草、「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仇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第四節　離結

離結者、離題而結、以足題義、有分外之趣味者也、柳宗元桐葉封弟辨、「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第五節　論結

論結者、發大議論以結之也、范仲淹岳陽樓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第六節　歎結

歎結者、結處以詠歎出之也、歐陽修朋黨論、「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臣者、可以鑒矣、」

第七節　贊結

贊結者、以贊語結之也、蘇軾范增論、「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矣哉、」

第八節　感結

感結者、結語有無窮感慨也、蘇洵辨姦論、「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第九節　責結

責結者、結處寓責備賢者之意也、蘇洵管仲論、「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第十節　問結

問結者、含問意以結之也、蘇洵春秋論、「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第十一節　答結

起章或以問答發端、末章須折伏以結之、班固兩都賦、「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第十二節　喩結

喩結者、譬喩以結之也、韓愈進學解、「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以豨苓也、」

第十三節　敍結

敍結者、敍事以結也、韓愈師說、「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第十四節　轉結

轉結者、結處一轉也、韓愈送高閑上人序、「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第十五節　繳結

繳結者、於篇末繳回上數章文意、實爲結尾關鎖之地、貴精密順快、不可使才力有所缺乏、韓愈諱辨、前篇引周公孔子曾參發論、結云、「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曾參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曾參、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第十六節　應結

應結者、應起處以歸一線也、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論、「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結處應之云、「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篇法篇

篇法者、組織一篇之文者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謀於始也、東湖西浦、南山北原、淵潭相接、巒陵相望、謀於中也、平泉花木、綠野亭臺、雖淵明之荒徑、而松菊猶存、雖顏子之陋巷、而環堵自若、謀於終也、故首尾照應、中間段落、務使條理秩序、脈絡貫通、則謀篇之法得矣、

第一章　完全之篇法

完全者、乃純乎爲全篇之法則、首尾腹背、全體貫通、無所隔閡、若是者、約有數端、

第一節　提綱法

提綱法者、提舉一篇大意、置於篇首、以下總此一義也、孟子之文、善用此法、如動心章、先提出動心、次以養勇申之、復以知言養氣、詳盡曲折、發揮不動心、又如論性、喩以杞柳、喩以湍水、喩以食色、縱横反覆、總不出此、

第二節　敍事法

依事直敍、不須曲折、如造宮室、門階戸牖、平鋪直豎是也、若班固諸侯王表序、是謂直敍、略載事蹟、經之以意、如空中樓閣、莫知意匠之所經營、若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是謂意敍、又有併敍法者、或將往日零散之事、或卽現在零散之事、或舉同類之理、或集同類之

言、敍於一處、如左傳晉殺其大夫三郤、楚公子比自楚歸宋、魏獻子爲政等篇、倂敍於篇首也、吳使子札來聘韓宣子如楚、晉楚戰於邲、等篇、倂敍於篇中也、呂相絕秦、中行獻子伐齊等篇、倂敍於篇末也、又有正敍法者、平正敍之、文之語意、竭盡無餘者也、如孟子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是也、

第三節　照應法

照應者、立言於前、必有以應之、如蘇軾赤壁賦、風月二字、通篇照應、國策魯共王擇言、酒亡其國、味亡其國、色亡其國、高臺陂池亡其國、下應以主君之酒、主君之味、左白台而右閭須、前夾林而後蘭臺、文法何等緊醒、

第四節　抑揚法

凡文欲發揚、先以數語收束抑壓、令其文氣收斂、筆情屈曲、後隨以數語振發、使文章有氣有勢、光燄逼人、此法於文中用之極多、有先抑後揚者、如蘇軾范增論、荀卿論是也、有先揚後抑者、如司馬遷項羽本紀是也、若韓愈送文暢浮屠序、止取其文詞、揚中之抑也、又與孟簡尙書書、論孟子功、意與而詞不與、抑中之揚也、

第五節　問難法

凡作辨論文字、須設爲問難、以己意分解之、如此義方明、理方透、文亦精蘊宣昭、神采煥發、若漢罷鹽鐵議歐陽修春秋論蘇洵春秋論是也、

第六節　渾含法

有文焉、全篇不直說盡、設爲疑擬之詞、駁詰辨論、待閱者自悟其是非、是謂渾含法、如韓愈諱辨是也、

第七節　暗論法

此法於行文、以多數之意相抵觸、互發其議論、而精神所注、則在意中所專主者、如蘇洵辨姦論、意中蓋指王安石而文中却不說安石、引王衍盧杞、舉其事迹心術論之、下暗斷云、「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痛詆安石下云「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仍切論安石「雖有願治之主、」指神宗「好賢之相、」指司馬光「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通篇皆用暗論法也、

第八節　推原法

推原法者、推本題之原理、而發議論也、如蘇軾荀卿論推出李斯之禍、韓非論推本老莊之禍、荀卿論將聖人之道透出一段於中、韓非論將孔子之言發一段於前、皆於題上根據一層大議論、爲破題之的者也、韓非李斯與老莊荀卿、俱極相反、却俱有極相原本之處、

第九節　比興法

比興法者、寓言是也、有全以比興不說正意而發揮者、韓愈雜說上下篇是也、有前章專以彼物發揮、末章含一句正意者、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是也、有前章專以彼物發揮、末章綴數句正意者、柳宗元捕蛇說是也、有一章以彼物與正意相半發揮者、韓愈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蘇軾稼說是也、有首章末章發揮正意、中段以彼物形容者、蘇洵明論是也、

第十節　分總法

文章有總有分、則神氣清而力量勝、故前總發者、後必分敍、前分敍者、後必總發、有總提分應者、如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下分三段應之、首段解天時不如地

利、次段詮地利不如人和、三段專言人和、而斷以得道多助、一節緊一節、又有總提總收者、如賈誼先醒篇、前總提大意、中分三段分應、末又一總收是也、

第十一節　反覆法

反覆者、全篇只是一意、表裏縱橫、言之無不曲達、如賈誼陳政事疏、命意祇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而通篇反覆言之、却成如許大文、

第十二節　翻案法

翻案者、力翻成說、自出新義、言之確有是理者、如郭子章管蔡論是也、

第十三節　針棒法

細小之事、張大言之、是謂針棒法、如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是也、

第十四節　牽合法

牽合法者、本論此事、而以他事牽合成篇也、如史記酷吏傳、郅都寧成義縱趙禹張湯事、皆牽合而成、藺相如廉頗列傳、相如廉頗趙奢事、亦多插敍、

第十五節　排比法

散體寓對偶者、如韓愈原毀篇、是文公此作、原本孟子熊掌章、爲後代排比之祖、於集中

爲降格、然賓主開合、荊川得之、雄視一代、

第十六節　擊蛇法

語稱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首尾皆應、於文亦有此境、如韓愈爭臣論、通篇四問四答、而首與腹尾、關應一線、

第十七節　點睛法

文章有全篇不說出所以然、至篇末方說明者、謂之畫龍點睛、此等文法、極飛動活潑、如莊子庖丁篇、至末始發明全篇本旨、又國策鄒忌說齊王篇末云「此之謂戰勝於朝廷」正意始明、又賈誼過秦論、每段可以說出正意、却段段蓄住、至結處方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點睛飛去、有是神妙、

第十八節　脫胎法

文章有就古人一句、而演出絕大一篇文字者、如韓愈原道本禮運「先王以承天之道」句發揮、而結之以「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又柳宗元捕蛇者說、本曲禮「苛政猛於虎」句發揮、而結之以「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是爲脫胎其意、若揚雄解嘲之本東方朔答賓戲、脫胎其體裁也、蘇軾表忠觀碑之本史記楚漢諸侯王年表、脫胎其氣骨

也、韓愈送孟東野序之本考工記梓人、脫胎其字也、杜牧阿房宮賦收處之本莊子南伯子綦篇、脫胎其句也、大凡文之迴不猶人者、其必有所本乎、

第二章　偏闕之篇法

有一種篇法、多關係乎章段之節腠、而又不得目之爲章法者、其於篇法、蓋具體而微、故有偏而不全、闕而不完之處焉、若是者、亦約有數端、

第一節　相形法

凡文必相形而見、如孟子今王鼓樂於此、必借田獵相形、言放心以放雞犬相形、言伐夜氣以牛山之木相形、是也、

第二節　層疊法

層疊法者、一層重一層、如韓愈伯夷頌、最爲著明、其起二句、已含下四層矣、餘若臧哀伯諫魯桓郜鼎、李遐叔政事堂記、夏子喬廣農頌、文勢皆如峯巒層出、波濤疊湧、讀之快心暢意、不覺其繁、

第三節　賓主法

賓主法者、譬說甲事、援引乙事以指甲之事理、如韓愈送高閑上人序、「堯舜禹湯治天

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下接以往時張旭善草書一段以爲上人之賓而愈見上人之草書之善、是謂借賓形主、

第四節　緩急法

緩急者、急脈緩脈之謂、韓愈諱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若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是急脈也、下云、「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是緩受也、又「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是緩脈也、下云、「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是急受也、

第五節　論斷法

孔子論舜、先斷曰、「舜其大知也與、」下方申論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孟子論梁惠王、先斷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下方申論云、「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先斷後論法也、若左傳晉文公教民而用、末章結斷曰、「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又記晉悼公賜魏絳和戎之樂、末斷曰、「魏絳於是乎始

有金石之樂」是先論後斷法也、

第六節　預伏法

文何以貴有伏筆、以文中所載、不止一事與一意、或此一事一意、不能於篇首卽見、而見於中幅、或見於後幅、若突然出之、嫌於無根、故於篇首預伏一二句以爲張本、則中後文章、皆有脈絡、如左傳鄢陵之戰篇、預伏姚句耳與往、公出奔次於陽州篇、預伏叔孫昭子如闞、是也、

第七節　借論法

借論者、如韓愈後廿九日上宰相書、借周公以形之、而成一篇大文者也、

第八節　推廣法

文至後幅、正義已盡、難以發揮、可於題外推廣一層、苟說得有關係、有根據、則前半文情、得此愈振動也、如蘇軾留侯論、末段云、「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是推廣言之也、

漢文典文章典卷二

文訣

文字、卽語言也、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爲理、動之口舌則爲辭、著之簡策則爲文、古人尙質、故於文也、惟論辭、易繫修辭、語詳辭達、是也、後世質亡文勝、故陸機論文心、韓愈論文氣、劉勰蘇轍、復大暢陸機韓愈之說、逮宋陳騤、則論文則、明王文祿、則論文脈、至近世章實齋、又推論文德、未有論及文訣者、有之、則宋樓昉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元倪士毅作文要訣一卷、然樓書乃總集之例、倪書爲論箸之類、隨感而發、不專事於訣也、訣者、巧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言可心悟不可口授也、然是說也、以之例文、則義不全、文章之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何不可示之以機括、試體驗之、有爲文章所必有事者、得數義焉、作文訣第二、隸篇五、

文品篇

文品猶人品、大抵不外陰陽二性、屬於陽者、光明正大、恢廓豁達、皎似靑天、朗若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雨露、有威鳳祥麟之槪、有生龍活虎之勢、磊磊落落、英姿颯爽、是也、屬於陰者、依阿洟涊、回伏隱匿、糾結若蛇蚓、瑣屑若蟣蝨、狡猾若鬼蜮、陰鷙若盜賊、詛咒若

巫祝、閃爍狡變、不可方物、又一態狀也、昔鍾嶸品詩、各得其當、唐司空圖作詩品、亦復盡致、文章之中、豈無斯義、爰舉文之優勝者論之、

第一章　莊重類

莊重之文、必運以渾厚之意、出以謹嚴之筆、其氣魄則閎而大、其丰神則瑩而澈、淵然之光、蒼然之色、時發見於外、此類是也、

第一節　典雅

典者、法也、必熟於前史事迹、并當代掌故、乃可言之、雅者、有精理、有名言、有微情、有妙旨、典則左國、雅則詩禮、兼其長者、厥惟尙書、

第二節　雄渾

雄渾者、氣力有餘於文之外者也、此等文品、推揚子雲、韓昌黎、子雲精於選字、昌黎工於造句、字新奇、句倔強、更得瑰瑋之氣、勁健之筆以行之、此文之所以雄渾也、

第三節　崇大

有靈臺明堂之氣象、山嶽湖海之局度、而後可爲崇大之文章、韓退之原道、舉黃老佛而皆非之、方遜志釋統、舉秦晉隋而並黜之、凡若此者、議論何等正大、孟子所謂居廣居立

正位行大道者、有此品概矣、

第四節　閎肆

閎中肆外、韓文有焉、不善學者、閎失於寬、肆失於放矣、

第五節　謹嚴

尙書之謹嚴在詞、春秋之謹嚴在意、惟此二者、史家之祖、子長得尙書春秋之嚴、故史記之文明、孟堅得尙書春秋之謹、故漢書之文愼、明則文之妙在疎、愼則文之妙在密、

第六節　高遠

文高則氣雋、文遠則味永、高必能超脫、遠必有含蓄、窮理以擴識、立意以養神、居九天而俯視、羌落落而寡羣、昔人謂子長文字峻、高遠之謂也、

第二章　優美類

優美之文、如散錦明珠、如絳霞靑靄、如遠山近水、如芳草奇花、明媚動人、情文並至、此類是也、

第一節　豐潤

豐者、隆也、潤者、澤也、豐潤之文、西漢鄒陽枚乘司馬相如杜欽谷永之文是也、若六朝之

顏謝江鮑任沈徐庾崔魏薛温諸人之文、得鄒枚司馬杜谷之潤、而無其豐、故限於駢儷區域也、

第二節　殊麗

古今稱殊麗之文、必推司馬長卿、揚雄謂辭莫麗於相如、故雄酷摹之而求其似、退之所謂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者、亦此也、惟不善學者、易流於淫、此子雲所以致意於則也、

第三節　委婉

秦漢以下、去聖漸遠、詞氣不無迫切之病、惟左氏所載諸國往來之辭、與君臣相告語、辭不迫切、而意味獨至、

第四節　和易

語淺意深、言近旨遠、微而顯、婉而多風、約而成章、其國風乎、

第五節　秀美

羣巒列岫、非不壯觀、而怡情惟秀峯、萬派千流、非不助興、而生趣惟秀波、文之秀者、易以感人、茂矣美矣、其惟柳文、

第六節　蘊藉

蘊藉之文、氣味和厚、丰采温潤、理有餘趣、神有餘閒、詞盡而意不窮、音絕而韻未已、微情妙旨、恆在言外、淵明之文有焉、

第三章　輕快類

輕圓快利之文、貴施以美倩流轉之筆、文無論大小、而能動人興會、沁人肺腑、發人神采者、此類是也、

第一節　神妙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其來無端、其去無迹、其蘊藏也不可測度、其發見也、不可形容、由變化之極而無所不通、其莊子之文乎、

第二節　飄逸

飄飄乎有淩雲氣者、相如之文、在世出世、淵明有焉、逸少東坡、並具此致、

第三節　平淡

文以意勝者、詞樸而文高、意不勝者、詞華而文鄙、平淡之文、以意勝者也、雖太羹元酒、苾芬不足、而至味存焉、然必如東坡所謂出於絢爛之極、方能以此勝人、否則土鼓瓦缶之音、亦奚貴哉、六經皆大文、實平淡也、

第四節　瀟灑

瀟灑之文、以晉爲最、晉尙淸談、故人物風流、悠然世外、淵明心境俱閒、與道大適、柳子厚得之而爲遊記、蘇東坡得之而賦赤壁、俱極品也、

第五節　新奇

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易義之新奇也、觸蠻立國、蕉鹿聽訟、莊列之新奇也、帝閽叩天、鬼情察地、離騷之新奇也、假象寓言、語意新奇、千古大文、不可多覯、

第六節　圓適

圓於古文不甚宜、然曾滌笙有言、「子長相如子雲、可謂力趨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相如子雲、戛戛獨造、而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若是、可知機調圓熟、詞意圓足者、乃世俗之所謂圓也、使子長之疎曠而無圓、則散失矣、使相如之跌宕而無圓、則浮滑矣、使子雲之奇麗而無圓、則淫靡矣、使昌黎之倔強而無圓、則艱澀矣、

第七節　滑稽

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者、在戰代爲滑稽、在六朝爲俳諧、蓋始於齊髡穰田飲酒之對、優孟

山居耕田之歌、而濫於南朝驢九錫雞九錫之文、然此等文章、雖近於戲、實以諷切當世、故退之毛穎傳、亦致意於中書君老不更事、餘若柳子厚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亦衞武所謂善謔不虐者也、

第四章　遒勁類

遒勁之文、以雄健之筆豪爽之意行之、句能屈鐵、筆能扛鼎、拔劍斫地、懸崖勒馬、此類是也、

第一節　清剛

清者、有純一之質、剛者、有果敢之氣、不分陰陽二性、皆含此氣質者也、子長史記、臻此境耳、

第二節　強直

堅強不屈、正直不阿、此文之切實言之者、孫吳之文是也、

第三節　豪放

豪放之文、其勢如萬馬之衝、河流之決、東坡爲文、放言高論、辯難攻擊、雖厲聲色、露鋒鋩、而氣力雄健、光焰長遠、自若也、

第四節　傾險

文之險者、莫如易春秋、至戰國策、極矣、易稱龍戰於野、其血元黃、春秋言六鷁退飛、星隕如雨、是猶於字句間求之也、若不矜奇字與句、而有若履危石者、則惟國策、

第五節　峭刻

峭與峻異、較卓亦殊、刻與精異、較深亦殊、言峭則介甫、言刻則韓非、習刑法家言者、文每如此、

第六節　英銳

識力超卓、才情煥發、崢嶸卓犖、精采眩目、氣象逼人、賈誼鼂錯之文可誦也、老泉權書、庶幾匹之、

第七節　勁拔

勁拔之文、由詞氣之凝鍊、甘誓湯誓牧誓之文、其標準也、後世惟蘇明允爲有得焉、

第五章　明晰類

文之爲道也、不可以繁蕪、不可以袤邪、不可以晦塞、明辨以晰、方可言達、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此類是也、

第一節　簡潔

簡非較量字句之多寡、篇章之長短也、庸弱怠緩、雖一句亦嫌其煩、切到精深、雖連篇亦謂之簡、檀弓之文、多則數句書一事、少則一二句書一事、語簡味長、精妙無匹、至若不潔之病、不獨字句繁冗、卽義理叢蕃、篇章複雜、皆爲蕪穢、子長以潔許離騷、子厚以潔許史記、千古文字之可稱潔者此而已、然文章之道、欲簡必求諸潔、欲潔必求諸簡、二者功有獨至、無偏勝也、

第二節　平正

平正者、不頗不偏之謂、大凡爲文、必道理公平而純正、詞意尤平而嚴正、局度寬平而方正、議論和平而雅正、若此之類、論語是也、

第三節　明暢

縱橫議論、發揮盡致、雄談快辨、茂美條達、是謂明暢、古文中工言權術而極明暢者、無過於國策、善言義理而極明暢者、無過於孟子、

第六章　精緻類

文無麤雜之累、疎略之疵、偏駁之病、瘠弱之嫌者、方爲精緻、易稱吉人之辭、此類是也、

第一節　精約

論理萬殊、論道一貫、精約之謂也、孔子老子之文、其闡道說理、有此功用、

第二節　縝密

縝密者、功力兼到無懈可擊之謂、文之能以縝密稱者、周禮之記載、漢書之敍述而已、

第三節　純粹

純粹者、不雜之謂、諸子百家、大純而小疵、惟六經、則純粹以精耳、

第四節　温厚

温厚者詩教、感發懲創、極排惻纏綿之致、詩三百篇、非元音歟、嗣其響者、劉向匡衡、其文不矜才、不使氣、而温厚之度、自在言外、

文要篇

爲文之道、當知所要、耳目所注、心思所貫、誠中形外、睟然盎然、古來作者、胥於此研究焉、

第一章　內容

人之一身、萬象俱備、積之既厚、內蘊畢宣、反而求之、有得於心、其斯爲文之本歟、

第一節　性

性者、天所賦、人所養、由過與不及、底於中行、故當裁抑狂狷、蓋立言不愼、發於政、害於事、可不謹歟、世之人著書立說、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揆厥宗旨、失其本性者、何哉、又有矜心作意、以民物爲事功、以仁義爲口說、而求之行事、則所言異趨、又有悲歌慷慨以託諷、弔古傷今以寓言、就而審之、則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抑又何也、微言絕、大義乖、巵言日出、道隱而弗彰、有毗陰毗陽之病、而乏剛克柔克之功、則文之所失者大矣、

第二節　情

文何以有溫厲華樸之殊、以喜怒哀樂之情異也、情不可以顯言者也、故卽事以寓之、卽物以寄之、登山則情滿於山、臨水則情生於水、觀人物則情係乎人物、惟以情勝者、多感人之言、其蔽也、不失於悽愴、則失於豐縟、此溫柔敦厚、所以必推詩三百篇、

第三節　質

文屬虛、質屬實、虎豹無文、犬羊同鞟、文不麗質、烏能成文、雲霞虹霓、文矣、不附天不見、花草竹木、文矣、不載地不見、冠冕服裳、文矣、不施身不見、刺繡黼黻、不標於錦帛、不文、雕琢刻鏤、不登於器皿、不文、毛羽鱗角、不麗於物類、不文、文章之道亦然、體之辨、意之經、氣之貫、辭之遺、格局之佈置、聲調之抑揚、篇章之鋪敘、字句之琢磨、縱橫馳騁、務盡其才者、皆

文也、而其所敍之事、所言之物、所議之人、所論之世、所闡之理、所明之道、所彰之義、所述之情、乃質也、視其質之如何而施文焉、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第四節　理

理有演繹歸納二法、歸納法者、由各事實而定一公理、演繹法者、由一公理而證之各事實、文章之道、千變萬化、不可以一端盡、故法者、僅以示不學之人、而理者、雖通人不能外也、

第五節　意

張文潛曰、文以意爲車、故欲求雄奇矯變之文、須有超羣離俗之意、自漢以後、記誦之學起、於是得言忘意之弊興、而拘文牽義之徒衆矣、故或立論過盛、則與事相違、出言過辨、則與義相失、措辭過美、則與情相悖、原其所失、由於旣昧載道之誼、復憒述志之旨、東坡不云乎、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言盡而意不盡者、尤爲極至、

第六節　思

文貴搆思、搆思者、非必如子虛百日、三都十年也、卽鸚鵡一揮、煑豆七步、亦能美善、語稱潘緯十年吟古鏡、蘇涓一夕賦瀟湘、才有遲速、而工拙不計焉、是以疾若枚皋、何傷於速、

工如司馬、奚病於遲、

第七節　度

如大海迴環、涵之靡盡者、度之宏也、如萬丈絕壑、探之罔極者、度之深也、如平原萬里、望之無際者、度之遠也、如秋波千頃、撓之不濁者、度之淸也、如鶯簧百囀、揚之彌高者、度之和也、蓋必有卓絕之學識、而後有恢宏之襟抱焉、

第八節　氣

天地有剛大挺特之氣、隨物而賦、磅礴鬱積、沖迴曼衍、爲日星、爲雲霞、爲山川、爲人物、是皆以太氣所鼓鑄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故淸淑純粹、淵沈深樸殊焉、有剛大挺特之氣、而輔以中正粹美之學、於是或樸或勁、或鬱或蒼、而文章美備矣、否則息奄奄、光沈沈、文氣不揚、安望士氣之昌、民氣之振也、

第九節　骨

騏驥居櫪、而羣馬皆空者、峻峭之骨陵之也、鳳凰翔雲霄、而衆鳥皆伏者、柔和之骨勝之也、是二物也、放之不知其幾千里、息焉則止於皐、集於林、而秀勁無匹者、何也、文章亦然、立意周、持論精、修辭潔、用字勁、則骨立矣、彼意無倫緒、論不通博、辭有枝葉、字失繁簡

者、病在骨也、

第十節　趣

文趣有二種、一詼詭之趣、一閒淡之趣、詼詭之趣推莊子、東坡稍似之、閒淡之趣、惟陶淵明、柳州遊記、亦能髣髴、稽諸在昔、作者如林、然相如曼倩之文、詼矣而詭不足、蘇秦張儀之文、詭矣而詼不足、逸少太白之文、閒矣而淡不足、永叔子翚之文、淡矣而閒不足、此莊周淵明、所以曠代無聞、而東坡柳州、亦易世不可多覯者也、

第二章　外象

寓於目者形色、接於耳者聲音、變態之呈、隨地而易、充積發見、斯文乃昌、

第一節　機

機者、無心遇之、偶然相觸而發見者也、有虛元之機、有灑落之機、有渾灝之機、有流利之機、有輕倩之機、機者、動之微、思想之所出、意識之先見者也、莊子三十一篇、總是以得機勝人、邵芝南云、「機存於手腕之中、行於意想之表、有耆宿不能得、而初學得之者、有終日搆思不成、而倉卒立就者、機一得、則諸妙悉來於筆下、虛靈變化、無所不備、」知文之言也、

第二節　勢

文勢有如峯巒之層出、有如波浪之疊起、有如破竹、有如擊蛇、有如珠之走玉盤、有如鳥之翔太空、有如駿馬下坡而銜勒不能馭、有如怒濤衝舟而篙纜不能止、蓋有筆未到而氣已吞之象焉、

第三節　采

雲霞虹霓光何爲而閃爍、花草竹木、色何爲而姸麗、鸞鳳翬雉、羽何爲而斕斑、虎豹獅熊、毛何爲而彪炳、鱗介有錦鬣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昆蟲有蒼虬靑龜粉蝶碧螢之豔爛、是皆所謂采也、文亦有不可磨滅之精采、如石韞玉、山爲之輝、如川懷珠、水爲之麗、然要非判白妃紅之謂也、

第四節　調

夫聲有淸濁、音有緩急、此天籟也、淸濁相和、緩急相錯、而調生焉、感人動物、即在乎此、土缶瓦鼓之不足動人心志者、非雅樂也、桑間濮上之徒悅人耳目者、非正音也、二弊不蹈、斯文遂高、一簡之內、音韻盡殊、一句之中、輕重悉異、欲知此妙、注意聲響、

第五節　筆

文章之佳、皆由筆妙、橫空而來、有飛將軍自天而下之勢、秉筆直書、有振衣千仞岡之概、敍論明晰、有開門見山之象、雍容揄揚、有嘉賓裼襲而來之度、或引申、或直敍、或推論、或寓言、察主義之奚若、審伏脈之如何、凡筆機筆勢筆陣筆力筆意筆致筆情筆華、種種筆妙、層出不窮、用之不盡、令人莫測其端倪、此用筆之妙也、

第六節　境

高處立、平處坐、闊處行、幽處玩、此天地之所以與我、而人情之所同欲也、太空冥冥、不著浮煙、青雲靉靆、温風來前、斯何象耶、置身太華、俯瞰東海、山高水長、千巖萬派、斯何景耶、萬里沙漠、茫茫紫塞、立馬而馳、須臾千里、斯何況耶、兩岸桃花、一溪芳草、鳥語禽言、笙簧解惱、斯何趣耶、楊柳風來、梧桐露滴、唧唧蛩吟、助予歎息、斯何情耶、縋幽鑿險、西蜀陰平、一鼓奏捷、三軍告成、斯何概耶、天地吾廬、風雨櫛沐、物與民胞、悠然心目、斯何度耶、土膏沃厚、蓓蕾勾萌、春雷一震、萬物俱生、斯何狀耶、文章之境、有一於此、未或不豪、

文基篇

干霄之木、始於勾萌、九層之臺、肇於甴石、宇宙萬事、皆有基本、倘樹基之不固、必勤苦而難成、文家於此、故當審其所宜、度其所貴、戒其所忌云爾、

第一章　文宜

錦以組織而成、玉以雕琢而見、翦綵可以爲花、搆木可以成室、一切美術奇技、悉在意匠之經營、文亦若是而已、

第一節　宜是正名稱

名者、包含政與學二義、屬於政者、因言事之不順成、極而至於刑罰不中、故孔子必正名、屬於學者、由命物之初始、推而至於心體之感、故荀子必正名、名之理至精、而其用至大、原斯學之肇祖、則始於解字析詞、大戴禮曰、發志爲言、發言爲名、故名起於言者也、爾雅說文、皆述名以指實、故因名而知物、因名而悟音、因名而辨體、因名而生義、因名而成字、名之於文、非其要歟、

第二節　宜研求用字

文字肇作、訓詁聿興、爾雅諸釋、字義晰矣、廣雅釋名繼作、務在博洽、而精義蓋寡、夫古人未嘗製無用之字、周誥殷盤、豈好爲佶屈聱牙哉、揚雄爲漢代文家、而致力全在字法、訓纂一書、世稱雄獨識字、文選載班張馬揚左郭諸賦、務使搜括古字以誇淵博、其梳櫛名物、古訓是式、何爲其然也、蓋文章之妙、工者字實而文眞、拙者字浮而義窒、曾滌笙曰、「

唐宋文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不誤、」由是觀之、用字可忽哉、

第三節　宜揣摩情勢

揣摩情勢者、如蘇秦說六國、撮其大旨、不過曰割地事秦、如抱薪救火、自盡之術、而彼平日、能悉各國之形勢、審各國之人心、搜各國之往事、探各國之所重所輕、測各國之所畏所忌、天下機局、如在目前、故周流六國、而議論不窮、

第四節　宜布置格局

文章全在布格、格者、布置之體段也、雖正變高下不同、而作文之時、必先定一格以爲布置之準則、文章乃成篇段、不知運用、則機神不應矣、

第五節　宜警策取勝

警策者、於文氣弛緩時、忽生一二奇語、引起題意、如長途疲馬、一加鞭策、馳走如飛、故謂之警策、

第六節　宜關鎖得勢

文勢至極流動極快利時、須用關鎖、如山繞水走、不得關鎖、則氣不結聚、文何足觀、

第七節　宜頓挫中節

頓挫與抑揚、同類而稍異、文之抑揚、就一人一事上言之、若頓挫、則於一語一句中見之、有頓、則文不逸軌、蓋文至勢急時、宜用頓以凝之、有挫則文不橫決、蓋文至氣盛時、宜用挫以斂之、

第八節　宜跌宕生姿

樂之感人、非以聲、乃音也、節也、文之有跌、合乎樂之有節、文之有宕、合乎樂之於音、馬在峽下、失蹄顯躓、而忽然躍起、是跌之姿勢也、舟在水中、遇風蕩漾、而逸趣橫生、是宕之妙用也、

第九節　宜離合有情

離合者、謂將與題近、忽然颺開、將與題遠、又復掉轉、迴環往復、如舞者之轉盼、歌者之發音、若迎若距、誰能遺此、

第十節　宜虛實互用

文章非實不足以闡發義理、非虛不足以搖曳神情、故虛實宜相濟也、

第十一節　宜點綴成姸

點綴者、如金玉之用雕刻、綾綺之裝花錦、雖無益於實用、而光怪陸離、亦屬美觀、否則匡

廓枯寂、無華贍之致矣、

第十二節　宜聯絡無痕

聯絡之處、爲文章筋節所在、已發之意、賴此收拾、未發之意、藉此開放、或轉折而下、或直捷以渡、反正長短、皆所不拘、要當委曲矯健、不使稍有痕迹、

第十三節　宜波瀾饒趣

或插他說於本文之間、或別立一說、異樣變化、現種種之情趣態狀、而發其淵淵之聲、作作之光、如風吹水面、而生淪漪、此等文章、分外生趣、

第十四節　宜鋪排各當

行文之妙、全在鋪排、或游衍以取神、或含蓄以作勢、或停頓以舒氣、或從容以養度、或排奡以厚力、或瀟灑以移情、苟鋪排之法疎虞、則先後失宜、進退失序、而雜亂無章矣、

第十五節　宜反正相參

如表面用正筆、裏面須用反筆、裏面用正筆、表面須用反筆、一反一正、參互錯出、此法純熟、文章十分透澈矣、

第十六節　宜隱伏不突

文章最忌唐突、是謂無因至前、故伏筆最要、或前章顯起、後章隱伏、或前段隱伏、後段表出之、如是、則前後之氣脈相通、雖長篇大論、決無支離之病矣、

第十七節　宜擒縱有方

擒縱者、如猫之捕鼠、欲縱先擒、欲擒先縱、文章有擒縱、則不平矣、

第十八節　宜敍事舉要

文貴舉要、如太史公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故不著、此可見史公爲文、必在舉要矣、方靈皐謂史公此言示後世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信哉、

第十九節　宜遙接養氣

文章有意雖發揮未盡、而有不得不暫住之勢、若復加闡發、氣必弛懈、神必散漫、惟將他意插發一段、則神氣始振動華贍、插發之後、復接前意立論、謂之遙接、

第二十節　宜描寫逼眞

描寫者、猶畫者之寫眞也、容貌毫髮不類、不得謂之工、類矣而神氣稍有不類、亦不得謂之工、如出師表、諸葛描寫忠誠、如陳情表、李密描寫至孝、離騷、屈原描寫憂愁、歸去來辭、淵明描寫雅潔、又柳子厚永州八記、范文正岳陽樓記、蘇子瞻赤壁賦、描寫山水樹石之

景致、是殆有美術之技能者矣、

第二十一節　宜摹仿得神

文貴獨造、不貴摹仿、然文雖不貴摹仿、而欲使古今文體、胸無不備、不爲鉅題所壓倒、不爲窄題所束縛者、必以摹仿爲門徑、自古迄今、善摹仿者二家、一揚雄、一韓愈、雄擬易擬論語、可謂工於學古矣、然其迹可得而尋、不能掩也、求效法古人而盡變古人之形貌者、惟退之、退之集中、諸體俱備、原所自出、則由摹仿、故韓文者、可爲初學之津梁、子雲退之以來、摹仿之術無傳焉、李空同以字句摹秦漢、而秦漢爲窠臼、茅鹿門以機調仿唐宋、而唐宋爲俗套、洵乎斯道亦非易易也、

第二十二節　宜竄改無瑕

禰正平賦鸚鵡、援筆立就、文不加點、當世稱道之、若是乎點竄不宜於能文者也、然子建好人譏彈、隨時改定、廬陵爲文、先貼於壁、時加竄改、有終篇不留一字者、蓋文章之竄改、雖名家不諱也、

第二十三節　宜長短合度

文章長短、不拘一律、如左傳郯之戰一篇、長二千八百七十字、韓之戰一篇、長二千一百

六十三字、若鄭人侵衞篇、僅八十字、考仲子之宮篇、僅六十二字、此左氏之文長短不拘一律也、又如司馬遷項羽本紀長八千八百一十九字、趙世家長一萬一千一百十三字、若顏淵列傳、僅二百四十字、仲弓列傳止六十三字、此司馬遷文章長短之不拘一律也、故知文章當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

第二十四節　宜引用有法

凡文章引用經傳、或諸子百家、及名人文集、乃文家之常事、然必引用精當、否則贅矣、有全引者、如歐陽修送王陶序、全用易象是也、有牽引者、如韓愈重答張籍書云、「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夫子何嘗與衆人辨也、又送孟東野序、「夔弗能以文詞鳴、又自假於韶以鳴」此所謂牽引也、又有論引者、引古人之事而論之、如獨孤及季札論、援泰伯讓國之得、以證季札讓國之失也、又有化用者、引用經傳、添減字數也、有但取書意者、有合兩句爲一句者、有改其字者、如詩碩人篇、「衣錦褧衣」、中庸引作「衣錦尙絅」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左傳引太誓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韓愈爭臣論、引孟子語、全出增減、變化成句、

第二十五節　宜譬喩顯旨

莊子之文、寓言十九、孟子當辨論窮極處、恆以譬喩解脫之、後世文家、亦多用此、其法有十、一直喩、顯而易見、如孟子「猶緣木而求魚也」、論語「譬如北辰」、書「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是、二類喩、取其一類而比次之、如書「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是、三詰喩、喩中有詰難之辭、如論語「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是、四博喩、喩之以多爲貴也、如書「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是、五簡喩、文雖略而意甚明也、如左傳「名、德之輿也」、孟子「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是、六詳喩、必假多辭而後義顯也、如荀子「夫燿蟬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是、七引喩、援引陳言以證其事、如左傳「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是、八虛喩、事理兩無所指、而以空言爲喩也、如論語「其言似不足者」是、九渾喩、與正意渾融也、此法惟莊子之文有之、後世如昌黎者、尚著有類於此、何以異此等語、十隱喩、其文雖晦、其義可尋、如禮記「諸侯不下漁色」、國語「軍無秕政」是、

第二章　文貴

作文之道、貴有原料、化合離質、以集衆妙、衆妙既集、乃有體要、不是之求、而欲文章之工、烏可得哉、

第一節　貴公

議論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褒貶不明、但臧否不可以遠實、褒貶不可以失中、末學私心自用、不知人而論世、不畧迹而原心、隨己之見、臧否之褒貶之、故恆有沒往事之眞情者、古昔諸子百家之所言、劉向校書敍錄、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人於著述皆無私門也、何後世承學之士、如柳州論封建、挾私意以窺測聖人、廬陵彈狄青以過激沒其忠義、唐宋大家、不能免此、況其他乎、夫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要也、文章之於世、欲其興教化而啓來者、私意施之、奚可哉、

第二節　貴實

六經皆大文、者實也、易之文、天行之實理、書之文、人治之實事、詩之文、人倫之實情、春秋之文、王者之實政、禮之文、國家之實法、樂之文、世界之實樂、故六經無虛文、亦六經有實用、後世文士、索虛責實、於是夸毗者不務實而文僞矣、徼倖者不知實而文薄矣、穿鑿者不崇實而文虛矣、謬妄者不徵實而文譎矣、誕怪者不求實而文幻矣、朱子曰、「作文字

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一（語類百三十九）斯言也、近之、

第三節　貴曲

直木無文、曲木有文、平水無文、曲水有文、曲之理至矣、是以文家有故意夭矯其筆以爲詼詭者、莊子之文是也、有故意跌宕其詞以作波瀾者、卿雲之文是也、有故意澹逸其句以成淵懿者、劉匡之文是也、有故意盤旋其氣以致倔強者、昌黎之文是也、此皆得力於曲者也、周秦之文多意曲、漢唐宋之文多筆曲、江左六朝之文多辭曲、故無論上而馬揚班張左郭、其雄偉樸茂、無不由曲而來、卽下而潘陸任沈江鮑徐庾、詞氣雖薄、而字句之間、其筆之能達也、亦何莫非以曲勝哉、

第四節　貴斂

文若如輕舟順流、一往不返、則雖詞雅氣盛、而黃河九曲、一決千里、亦無足觀、蓋文章雖至大議論、其極力發揮處、不過數語、便當斂筆藏鋒以取勢、故宜頓挫之、跌宕之、以盡其妙、

第五節　貴強

強者、陽剛之美者也、此惟退之得之、韓文之所以過人者、倔強而已、

第六節　貴肖

朝廷宗廟之題、文貴嚴肅、山海軍旅之題、文貴雄壯、林泉隱居之題、文貴淸逸、游賞宴樂之題、文貴和易、神怪豪俠之題、文貴奇偉、宮殿臺閣苑囿士女之題、文貴殊麗、上古事迹鼎鐘刻石之題、文貴穆雅、登臨眺覽之題、文貴高曠、是皆所謂肖也、否則、譬猶畫師寫眞、衆美畢具、而於所圖之人不類、其能免世俗之譏評也幾希、

第七節　貴要

古詩所云、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者、何謂也哉、刺客之殺人也、必擇要害而中之、兵家之爭地也、必窺要道而據之、行文之道、亦貴擇要、一題有一題之要、舉其要而言之、高踞題巓、獨標眞諦、安有枝葉、故有絕不鋪敍本題、而題之奧妙、抉剔無遺、題之神魂、攝提不散、任筆陣之縱橫、總發揮而盡致、此之謂要言不煩、

第八節　貴變

易曰、通其變以盡天下之文、故文章以萬變而益工、善變化者、言無同聲、章無同格、千形萬狀、橫恣溢出、雖嬉笑怒罵、亦成文章、不知者反是、

第九節　貴當

記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何謂當、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豈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如是而已、

第十節　貴熟

古人文筆、往往有雲屬波委、官止神行之象、由熟故也、歐陽修曰、文章之道在熟、變化之態、皆從熟生、瞿昆湖曰、熟極自能生巧、諒哉、

第十一節　貴博

博也者、周徧廣闊、無所不有無所不包之謂、然不可失之衍、衍則流於泛、亦不可失之寬、寬則流於廓、老於典故者、其庶幾乎、

第十二節　貴鍊

金不鍊、不足以成器、辭不鍊、不足以成文、善鍊者、删其文、不沒其意、節其字、仍達其詞、否則駢拇枝指之病雖除、而戟舌聱牙之疵難免、亦何取焉、

第十三節　貴脩

脩者、翦裁之謂、陸機文賦、病榛楛之勿翦、劉勰雕龍、謂蕪穢之宜裁、易曰脩辭、語曰脩飾、均於此兢兢焉、

第十四節　貴節

柳子厚自述其爲文曰、廉之欲其節、蓋不節、雖金玉珠璣、鋪陳滿紙、譬若五都之市、列肆燦然、非不炫目、然不無市井之氣、

第十五節　貴明

明也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之謂、論事無蔽謂之明、論理無障謂之明、

第十六節　貴新

李德裕曰、文章如日月在天而光景常新、若是乎、新者、非徒新其字句、實當新其意識、故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

第十七節　貴虛

南華諸篇、大率寓言、善於形容道體、極高明、致廣大、出神入妙、變動不居、故曰、莊子善用虛、

第十八節　貴幽

幽者、有深遠之意、大抵出於憂愁悲憤者爲多、俯寂寞而無侶、仰寥闊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淸聲而靡應、蓋離騷之遺音也、

第十九節　貴誠

文章不誠、不足以動衆、至誠之文、出於自然、不假鋪張、而感情則倍烈焉、

第二十節　貴奧

奧者、肅穆邃密之謂、往往於高文典册見之、相如子雲之文、志隱味淡、庶幾近之、

第二十一節　貴俊

文之俊者、沁人肺腑、柳河東之文是也、蓋文不俊、不足以動人也、

第二十二節　貴樸

樸者、質家之言也、雖無采色、然不可磨滅、救浮靡則宜用樸、惟不可失於野耳、

第二十三節　貴壯

高論宏裁、卓識異采、是之謂壯、壯與健異、健由筆妙、壯則辭與氣並至者也、

第二十四節　貴靜

靜由屏慾息慮以養氣、立志凝神以養心、若讀書不富、積理不深、雖有眞情至誼、文不足以鎭之、則矜躁相乘、而脩辭不能立誠矣、

第二十五節　貴超

超者、淩空舉步、有高遠之神者也、陶淵明柳子厚蘇東坡之文、其近之、

第二十六節　貴紆

文之不直致者、其功在紆、歐陽永叔曾南豐得之、雖曾不如歐、然皆平正潔淨、韓文所謂紆徐爲妍者、是也、

第二十七節　貴確

確者、不可移易、不可磨滅之謂、如禮經解篇、以温柔敦厚論詩教、以疏通知遠論書教、以廣博易良論樂教、以絜靜精微論易教、以恭儉莊敬論禮教、以屬辭比事論春秋教、又如韓愈進學解、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如此類者、觀其立論、觀其下字、誠所謂懸之國門、不能改易者也、

第二十八節　貴約

古人立言、引而申之、數句數爲一章、略而言之、一章刪成兩句、何也、蓋不朽之盛業、固當博學詳說、反而至於至約之地耳、

第二十九節　貴精

大凡爲文、精則瓦礫粃糠、亦見至道、不精雖金玉錦繡、盡屬浮詞、孔孟闡道精、老莊說理

精、賈董論事精、馬班立意精、卿雲措辭精、

第三十節　貴渾

多識一貫、道之渾也、盛氣流行、文之渾也、揚子不云乎、虞夏之書渾渾爾、

第三十一節　貴厚

體大思精、筆健詞奧、徵材料於六籍、通消息於三代、於雄渾蒼勁之中、復有春容和雅之度、厚之謂也、

第三十二節　貴曠

曠之氣象、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遠野、如憑岑樓而俯大江、獨坐明窗淨几之下而遠眺、如英雄俠士、裼襲而來、絕無猥鄙之態、蓋有昌明之象焉、

第三十三節　貴奇

思積而滿、乃有異觀、是之謂奇、若太元法言、怪也、陳去非云、子雲好奇、是以不奇、諒哉、必若大易之假象、諸子之寓言、始足當之耳、

第三十四節　貴華

華者、美也、月之放明曰華、草木之吐花曰華、美在其中、英華發外、相如之文有焉、

第三十五節　貴錯

文之錯者、有蛺蝶穿花遊魚戲水之妙、元李塗曰、文字須有數行整齊處、須有數行不整齊處、意對處文不必對、意不對處文却須對、若是則錯尙焉、

第三十六節　貴勁

文之勁者、由於辭氣凝鍊、故初學爲文、不可使有稚筆、不可使有弱句、

第三章　文忌

歸震川論文之弊病、列目十九、章實齋文史通義、謂古文有十弊、隨園尺牘、亦謂古人有十弊、潛邱劄記、論明以後之文章有三失、魏勺庭論作文有五病、又曰爲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雖諸家立論、各不相同、而言弊病則一、惟稍簡單耳、夫文之所以不能發展者、以有疵累也、不知所忌、皆足以害文、而文之義理詞意、全爲所蔽、爰抉文中之病而揭之、俾文家知所戒云、

第一節　忌鄙

出辭遠鄙、曾子戒之、古昔皋陶歌虞、奚斯頌魯、雍容揄揚、何其華也、自俗儒爲之、竹頭木屑、牛溲馬勃、常談瑣事、盡入文欄、如婦姑之勃谿、不足以聞於大雅、如樵夫牧豎之俚語、

不見采於輶軒之太史、蓋爾雅之文、不可得見也久矣、

第二節　忌庸

君而無德、謂之庸君、臣而無勳、謂之庸臣、吏而無能、謂之庸吏、儒而無學、謂之庸儒、醫而無術、謂之庸醫、庸之取憎於人也甚矣、於文亦然、文不可以不雄也、而庸者不雄、文不可以不奇也、而庸者不奇、文不可以不新也、而庸者不新、文不可以不變也、而庸者不變、文家故當戒之、

第三節　忌佻

喜雕繪、矜獨見、其弊也佻、故佻之失也、如俳優之假飾、佻達、見於藻飾之文爲多、

第四節　忌弱

文之弱也、由於卑、由於粗、由於繁、不卑而高、則爽、不粗而精、則悍、不繁而簡、則勁、何至弱哉、

第五節　忌艱

古文之可誦者、非在佶屈聱牙、令人不可句讀也、文之至者、精其理、高其意、簡其詞、斯古矣、若理不精而求深、意不高而求奇、詞不簡而求奧、鮮有不失於艱者矣、

第六節　忌冗

一篇之中、章無條理、必有冗章、一章之內、句無倫次、必有冗句、一句之中、字無愜當、必有冗字、故篇中無冗章、章中無冗句、句中無冗字、而後文簡、而後文潔、

第七節　忌亂

易曰、言有序、有條不紊之謂、譬若用兵、士精而將嚻、或進或止、不按部伍、欲其摧鋒陷敵、得乎、易傳曰、物相雜、謂之文、是故雜可也、亂不可也、苟雜而亂、烏乎成章、

第八節　忌怪

自尙異者好爲奇文、往往流於怪之一途、此後儒所以譏子雲爲怪也、

第九節　忌混

混者、不淸之謂、陸雲稱兄機之文曰、淸新、可知文之品格矣、若混則不淸、又焉能新、此混之所當忌也、

第十節　忌硬

文之病硬、由於直致、直致之文、無意無味、無聲無光、而柔和之氣韻絕矣、

第十一節　忌夸

夸之害文、彥和所謂名實兩乖者也、此病盛於左氏、諸子百家之作、間或有之、然當時以意逆志、不甚泰侈、於義猶無害也、至漢詞賦家、則不顧害辭害志、而以鋪張揚厲爲能事矣、

第十二節　忌盡

文之佳者、語盡而意不盡、其聲情神韻、有餘於文之外者、是謂至文、

第十三節　忌澀

澀者、貌爲簡古、而語氣不暢、詞意不達者也、昌黎之文至矣、然每於碑記、好撰爲澀句以標新異、亦美玉之微瑕也、

第十四節　忌蔓

敷者、鋪也、鋪陳事實、申說浮義、是其所失、則爲蔓、蔓則文家所當忌也、

第十五節　忌穢

字句怪麗、謂之穢、不善學者、仿效漢人辭賦、繁聲僻字、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贅懸疣、此等疵累、高才者恆蹈之、

第十六節　忌躁

雜家尚議論、好張皇、事馳騁、其失也躁、柳子厚自言爲文、未敢以輕心掉之、未敢以矜氣作之、故文章日益高、蓋躁者、由輕心矜氣來也、

第十七節　忌板

板者、句不活動之謂、大凡堆重處、必以瑰奇之氣排奡之句行之、否則病重膇而無靈氣矣、

第十八節　忌促

意不完備是謂意促、詞不圓暢、是謂詞促、樂之爲道也、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聲音之道、與文通焉、

第十九節　忌散

文宜凝聚、若如散沙之鋪地、不可收拾、則文章不周密、而無條理之可觀矣、

第二十節　忌舊

舊者、文之字句、陳腐無光芒也、韓退之云、惟陳言之務去、蓋欲推陳出新也、

第二十一節　忌瑣

文章須大言炎炎、大氣盤旋、若摘拾小事、無關大義、則傷於瑣屑矣、

第二十二節　忌鑿

小言破道、孔子所惡、私智之人、務爲穿鑿、以致支離其說、附會其詞、此以鑿空爲新奇者、未有不失也、

第二十三節　忌平

文章須含偏鷙不平之氣、所謂文似看山不喜平是也、不然、則蹈平弱平庸之弊矣、

第二十四節　忌枯

文宜腴潤、不則枯矣、夫衰柳殘梧、寒楓冷柏、孰與芳草奇花、茂林脩竹、昔人謂文宜得春夏氣者、不枯之謂也、

第二十五節　忌浮

文宜緊切、不緊則寬、不切則泛、寬且泛、謂之浮、立意不眞、意浮、措詞不確、詞浮、文至於浮、則不沈著、如萍之浮於水面、隨風飄蕩、不能自作主張、亦奚取哉、

第二十六節　忌懈

常山之蛇、擊之首尾皆應者、不懈之謂也、不善爲文者、謀篇則寬裼不整、立論則游騎無歸、皆中懈之病者也、

第二十七節　忌晦

晦者、意旨不分也、文宜明顯、無取晦盲、月之末日謂之晦、至三日載生魄則明、故文之暗昧者、亦謂之晦、

第二十八節　忌粗

文須精細、不宜粗略、心粗則氣浮、論粗則詞泛、意緒紊亂、議論尨雜、文之大疵也、

第二十九節　忌蠢

文之佳者、以情韻勝、若無餘情遠韻、卽使丰神搖曳、強生姿態、亦蠢矣、

第三十節　忌突

文之先後位置、照應埋伏、宜有先導、若突然而出、則不自然而有唐突之弊矣、

第三十一節　忌複

複者、文少變化、文章前後之意義、不分兩樣議論、疊牀架屋、令人生厭者也、

第三十二節　忌剽

竊古人文意字句而不變化、是之謂剽、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是當忌之、

第三十三節　忌淺

文意淺而露見底蘊、令人一覽、趣味索然者、文家之所忌也、

第三十四節　忌訐

訐者、攻發人之陰私也、嘗有巧文深刻、以短前賢、推翻成案、以肆攻擊、卽或義理圓足、而叫囂之氣、尖刺之筆、時覺發見、欲求文品之高也不可得矣、

第三十五節　忌肆

肆者、一往奔放、無所顧忌之謂、亦知文之爲道、必須令人沈思、耐人尋味、方爲至善、若乘筆勢之快、任意縱橫、則肆矣、

第三十六節　忌尨

尨者雜也、主史事者、網羅散失、務求詳悉、每失於尨、

第三十七節　忌空

空者、言之無物、敷衍成文、游腔熟調、守八家之舊套、俳詞偶句、學六朝之靡曼、皆所謂空也、

第三十八節　忌靡

靡靡之音、樂官所戒、文之失於靡者、或由於淫、或由於浮、或由於萎、或由於曼、

第三十九節　忌滯

文之佳者、其活潑若流水原泉混混、無一息之停、其機何等流動、若渟瀁瀦蓄、則機滯而無足觀矣、

第四十節　忌迂

主理學者、據五子、摭拾語錄、主考據者、泥訓詁、誇炫淹博、其失也、遠於事情。



漢文典文章典卷三

文體

文章莫先於辨體、體立而經以周密之意、貫以充和之氣、飾以雅健之辭、實以淵博之學、濟以宏通之識、然後其文彬彬、各得其所、中國文家辨體者衆矣、然摯虞流別、久已散佚、今所傳者、惟頌詩七賦箴銘誄文哀辭圖識碑銘十一類、爲不完全之書、厥後劉勰文心雕龍四十九篇、雖於文章利病、窮極微妙、惜論體裁之別、僅二十五篇、類既不分、體又不備、任昉文章緣起、隋志已稱逸失、今所流傳、或疑爲明陳懋仁作、而體既不詳、詞復支蔓、北齊顏之推家訓、論文體出於五經、亦未能統舉各體、詳加討論、自昭明文選分類三十七、宋元以來、總集別集、雖稍更其列目、要以文選爲主、但文選分類、前哲已多有議之者、至明吳訥文章辨體、徑增爲五十類、而徐師曾之文體明辨、又細別爲百一類、徒從形體上觀察、故近人毛西河朱竹垞之徒、痛斥文體明辨、自姚惜抱古文辭類纂分部十三、於是古文之門徑、可於文體求之、然贈序書說之分類、於義究有未安、曾滌笙經史百家雜鈔易爲十一類、文義較密、而體裁則未之及焉、作文體第三、隸篇三、

敍記篇

文最難於敘記、亦最繁於敘記、敘記之文、貴簡而賅、質而不俚、務使其事其人其物之精神、躍然畢見而後工、古今稱敘記之文、左傳國語史記漢書而已、後惟歐陽修五代史、司馬光資治通鑑、可以繼之、

第一章　序跋類

序跋類者、就他人之著作、以敘述其意旨者、前聖作易、孔子推論本原、闡發義理、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又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或自述其意、或弟子作之、如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者、蓋亦足多焉、其文以始末詳明、辭氣直達爲貴、

第一節　序

序者、序其始末以明事物也、其體二、曰論序、曰直序、論序者、如司馬子長游俠傳序、酷吏傳序、劉子政戰國策序、歐陽永叔唐藝文志序、宦者傳序、伶官傳序等是也、直序者、如班孟堅諸侯王表序、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歐陽永叔五代史職方考序、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等是也、又有小序、序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而名之也、古人著書、每自爲序、然後己意瞭然、無有隔閡、此小序之所由作也、又有變體、或系以詩、或系以歌者、如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送張道士序是也、柳子厚紀事小文、如序棋序飲、雖名爲序、實乃記體、此又

序之變體也、唐代盛行贈序、序之本旨遂失、後世生日有壽序、遷居有賀序、贈物有謝序、則更變贈序之體而加厲矣、

第二節　引

引者、推之原之、稍稍節次、大略如序而較爲簡短、唐以前文、未有以引名者、班固典引、實符命也、唐以後始有引、柳宗元霹靂琴贊引、劉禹錫送元暠南遊詩引是也、至蘇明允之作引、以父名序、故諱序曰引、不得以引體目之也、

第三節　跋

跋者、跋於圖籍篇章之末也、易之繫辭、是其例也、其體以簡當發明爲主、有跋語跋尾之異名、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別有心得、則撰詞以跋於後、蓋始於宋代之歐曾、謂之跋語、

第四節　題

題者、簡編之後語也、亦有用之於卷首者、體始於唐、蓋題明其書之本原、與其文辭之作也、又名爲題辭、漢趙岐作孟子題辭、其文稍繁、而宋朱子作小學題辭、更爲韻語、又一體也、然題則書於後、而題辭則列於卷首、此又當知所別也、又有所謂題名者、如韓文公長

安慈恩塔題名是、

第五節　書

書者、說明本書之義、或有感而言、皆撰詞以綴之、體始於宋、又名書後、

第六節　讀

讀者、著作之因於讀書者也、體始於唐、如韓柳之讀某文而書於後是、

第二章　傳紀類

傳紀類者、傳紀錄略行述行狀神道碑墓志銘等是也、諸體與列傳同、惟互爲詳略耳、古代有傳紀而無碑銘、自史學衰而傳紀多雜出、亦自史學衰而文集多傳紀、於是碑銘成爲專體、其材料、則全用錄略行狀行述、與作傳紀同焉也、此類以事迹切實言論簡質爲貴、

第一節　傳

傳者、記載事迹、傳諸後世也、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蓋紀體也、自司馬氏作史記、創爲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後世史家、襲用其體、而傳爲史家所專有、凡載於列代史者、謂之史傳、若王肅家傳王褒世傳、蘇軾方山子傳、曾鞏徐復傳、則謂之家傳、嗣是山林閭巷、或有隱

德弗彰、或有細行可法者、皆爲之作傳、以傳其事、至若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則小說之屬也、劉向列女傳、嵇康高士傳、則專門之紀也、陳留耆舊傳、會稽先賢傳、則郡邑之志也、柳宗元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則假託之文也、韓愈毛穎傳、秦觀淸和先生傳、則設論之類也、又有排麗若碑誌者、如庾信邱乃敦崇傳是、又有自述其生平者、如陸文學自傳是、又有借名存諷刺者、如宋淸傳是、又有投贈類序引者、如強居士傳是、凡若此者、雖具傳體、然厠於列傳中、要不足取法也、

第二節　紀

紀者、卽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之遺義、後儒不察、強分左言右動爲二體、謂記事當法尚書、而編年必法春秋、是知春秋而不知尚書者也、其實尚書春秋、皆紀體也、自司馬遷作本紀、紀之名專矣、然司馬通鑑、朱子綱目、非紀體乎、大抵文人學士、遇有見聞、載筆誌之、或以備史官之採擇、或以補史籍之遺漏、皆所謂紀也、又名紀事、

第三節　錄

錄者、錄取事實、雜用編年紀事之法而直書之、以備史官採擇者也、其體始於金縢顧命、盛於唐代之實錄、若蘇明允族譜後錄、以序體而名錄、李習之來南錄、以記體而名錄、皆

錄之變體也、

第四節　略

略者、擧其大綱、不貴詳說也、名昉於韜略、劉歆取之作七略、鄭樵因之作二十略、然皆志體、非略體也、若文之題序略論略記略說略辨略傳略紀略、雖以略名、仍謂之序論記說傳紀、不得謂之略也、略之正體如簡、故簡略並稱、惟後世鮮有爲略者、故簡略之略、其文不傳、今世所用之略、惟事略行略二者、體同於傳紀、亦稍得簡畧遺意、故爲正體、

第五節　述

述者、述先人之行實、及他事實也、其義取於孔子之述古、後世行述遂因之、行述類乎行狀、惟行述多子孫爲之、行狀多門生故吏親舊爲之、緊維孝子慈孫之思親不置也、特取先人生平之言語行事世系名氏爵里年壽後裔而述之、以志不忘、如王安石先大夫述是也、至若班孟堅述高紀贊、述成紀贊、謝靈運述祖德詩、皆本述體爲之、惟不得謂之述、仍名贊名詩而已、

第六節　狀

狀者、詳敘死者生平言行氏族等、令人閱之、如見死者之狀貌、故謂之狀，或牒考功太常、

使之議謚、或牒史館、請爲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上以狀、詳具事實、以有所請求、故曰狀、體取比事、不取屬辭、文選所載行狀、其辭多儷、後世不用其體、韓柳所爲、世多因之、此行狀也、又有事狀、據事實以上聞者也、又有逸事狀、但傳逸事、乃狀之變體、

第七節　碑

碑者、刻石以紀事、夷攷初制、厥有二端、一爲宮廟中庭之碑、一爲宮室下棺之碑、中庭之碑、以石爲之、止取麗牲、公室之碑、以木爲之、止取下棺、皆不鐫以文辭也、文始於夏之岣嶁碑、周孔子之延陵碑、若七十二家封禪文、言刻石、不言碑也、故史記封禪書、引管子及秦始皇本紀、並云刻石、不云立碑、至漢而刻石之名始罕見、於墓也、以文敍述行事、名之爲碑、於廟也、以文敍述事迹、亦名爲碑、於刻石也、以文稱頌功德、亦有謂之碑者、然漢碑多酬應諛頌之文、已開後世濫用之漸、後漢以來、山川有碑、城池有碑、宮室有碑、壇井有碑、橋道有碑、神廟有碑。寺觀有碑、古蹟有碑、土風有碑、而其用遂濫矣、金石家不辨、概入圖籍、抑何謬也、凡碑文、敍次者爲正體、如韓愈柳州羅池廟碑平淮西碑是也、議論者爲變體、如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是也、敍事兼議論者又爲一體、如蘇軾上清儲祥宮碑是也、若王禹偁壽域碑、託物寓意、是爲別體、又有書碑陽書碑陰者、亦碑文種類之一也、又

有名爲記而實乃碑者、如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嶽記、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若墓碑、則自成一體、言神道碑者、因堪輿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故以名焉、墓碑樹於墓之前、刻死者功業於其上、唐碑制、龜趺圓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低廣狹、各有等差、則制之密也、蓋葬者、既爲誌以藏諸幽、又爲碑碣與表以揭於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其先德之心也、其爲體、有文有銘、又或有序、其題名各有不同、有曰碑者、如韓退之曹成王碑是、有曰碑文者、如蔡伯喈郭有道碑文陳太邱碑文是、有曰墓碑者、如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是、有曰神道碑者、如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衞尉卿李公神道碑是、有曰神道碑銘者、如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是、近世又有去思碑之體、如朱梅崖松溪令潘公去思碑是、又有壽藏碑、預營兆域而刻之、又謂之壽藏記、諸體雜出、而文與誌銘大略相似、惟銘或謂之詞、或謂之系、或謂之頌、總之碑文體裁、其序則傳、其文則銘耳、

第八節　碣

碣者、楬櫫也、有所表識也、碣較碑狹小而圓、其制始於周代、周官蜡氏、有死於道路者、令埋而置楬、後人以石爲之、其字爲碣、古文如禹碣、見於述異記、周宣王獵碣、見於石鼓文、至若墓碣、後世以唐制爲斷、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尺寸之限、

則其制益密、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君墓碣銘、柳子厚唐故御史周君碣、王介甫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姚姬傳蔣君墓碣、皆其例也、其文與碑相類、而無銘、有銘、惟人所爲、有云碣者、有云碣銘者、有云碣頌并序者、其文亦兼敘事議論二體、又有書碣陽書碣陰之異名、

第九節　誌

誌者、記其人世系名字里居行年生卒月日、與其子孫之大略、勒諸石、藏於墓、以防異時陵谷變遷也、始於漢杜子夏勒文埋於墓側、然當時無所謂誌也、至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石誌、於是有石誌之典禮、後世因之、其用不一、有埋於壙中者、謂之壙誌、有立於墓上者、謂之墓誌、自誌之體立、於是後世葬亦有誌、如河東集馬室女雷五葬誌、是、權厝亦有誌、如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是、誌之爲體、或序或銘、甚爲紛雜、題爲墓誌銘者、有誌有銘者也、如韓愈太原王公墓誌銘、是、題爲墓誌銘並序者、有誌有銘而先有序者也、如元稹杜工部墓誌銘並序、是、題爲銘而不及誌者、如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銘、是、題爲誌而却是銘者、如任昉劉先生夫人墓誌、是、題爲銘而實有誌者、如韓愈李元賓墓銘、是、他若既殯後葬而再誌者、謂之續誌、又曰後誌、柳河東集有連州員外司馬陵君墓後誌、歿於

他所而歸葬者、謂之歸祔誌、河東集有先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葬於他所而後遷者、謂之遷祔誌、河東集有叔妣陸夫人遷祔誌、或以磚爲之、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河東集有下殤女子小姪女墓磚記、墓磚銘、或以版爲之、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唐文粹有舒元輿撰陶母墳版文、有誌無銘者、則江文通集有宋故尚書左丞孫緬墓誌文、有誌有銘者、則河東集有故尚書戶部侍郞王君朱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曰墳記、河東集有韋夫人墳記、曰埋銘、朱子集有女埋銘、於釋氏則有塔記、有塔銘、其種類之繁賾、有如此者、

第十節　銘

銘者、名也、名死者之德行、刻於金石、長垂令名而不朽也、不必有韻之文而後爲銘也、孔悝之銘彰矣、亦有先敍事蹟、後更爲銘詩者、欲使後世歌功頌德、故詩之也、銘詞之爲體、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之異、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其用韻之法、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其更韻之法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不一律也、其全不用韻者、如杜拾遺誌其姑萬年縣君墓誌、銘而不韻是、

第十一節　表

表者、與碑碣同體、謂之墓表、以其樹於神道、故又名神道表、原其最初、始於孔子季札墓表、然古昔乃樹木於墓而題之、後世易之以石、始於東漢安帝元初元年謁者景君立墓表、又有曰靈表者、對始死而表之、如蔡邕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是、有曰殯表者、於未葬而表之、如韓愈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是、有曰阡表者、就墓道而表之。如歐陽修瀧岡阡表是、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總之不離表章之義者近是、

第三章　表志類

表志類者、所以記政典載故事也、貴詳實明簡、蓋譜系之學、表志之體、記注之文、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

第一節　圖

圖者、始於河圖、河圖有九篇、孔安國以爲八卦、自鄭樵作通志、提倡此學、定爲一略、於是圖學日盛、如天文圖輿地圖禮器圖等、漸漸發展、有因圖不足以明者、則爲之論說攷證焉、謂之圖說圖釋圖解圖注圖攷圖志、又有圖讖、雖非正文、然縱橫而頗有義、

第二節　譜

譜者、列具其詳、以明事物也、古者紀事別繫之書謂之譜、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以後稱年、謂之年譜、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是譜變爲表矣、至唐代又名世譜爲玉牒、玉牒者、如帝紀而特詳、是譜又變爲牒矣、今之家乘、猶以譜名、若年譜、則失古義矣、

第三節　表

表者、敍其事迹、使之彰明也、如史記十表、變譜而爲之者也、後世史表因之、有若朱陸棨帝系世表、李燾歷代宰相年表、張紱歷代史年表、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

第四節　志

志者、記載故實也、其體始於禹貢、司馬遷因之以作八書、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左傳載周志軍志、當時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後世志名、起於漢書之十志、餘史因之、

第五節　記

記者、記事之終始、物之本末也、其名始於考工記、有記事記物雜記三體、文以敍事爲主、然歐蘇以下、則雜以議論、有託物以寓意者、如王績醉鄉記是也、始用序文而記以韻語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是也、篇末系以詩者、如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是也、是皆別

體也、敍事之文、惟記最難、何言之、誌傳表狀、則行誼顯然、惟記無質幹可立、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別求義理以寓襟抱、柳子厚記山水、雕琢衆形、能移人情、凡此皆記之妙者也、

第六節 注

注者、詳具事實、發明義理者也、三代以上、記注不分、周官六典之文、卽注之成法、後世起居注儀注等書、尙存注之本眞、經注史注、亦其例也、至何法盛改表曰注、不獨失譜系之義、幷不明注之體者也、

議論篇

議論之文、所以治世經邦、論道、莫重於斯、有諸子之遺風、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

第一章 論說類

論說類者、釋義論理、指事達道、其爲文也、須層出不窮、千轉萬變、飛揚生動、曲折透達、蓋原於名學、而合於論理學者也、

第一節 辨

辨者、判別言行之是非眞僞、執大義以斷之也、其原出於孟子之與楊墨辨、及公孫龍堅白異同之辨、若宋玉九辨、則賦體也、柳子厚辨論語、辨列子、辨文子、辨鬼谷子、辨晏子春秋、辨鶡冠子、則序體也、韓諱辨、桐葉封辨、得其體矣、而未盡辨之能事、於辨體中爲小文、要之貴以至當不易之理、反覆曲折而明辨也、

第二節　原

原者、推論事理之本原、而詳究其委末也、自韓愈作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毀五篇、後人遂因之、其爲文也、曲折抑揚、與論相表裏、

第三節　論

論者、經綸世務、言之有倫理也、名始於論語、其體約有數者、理論似乎經、如王安石禮論是也、政論似乎議、如柳宗元封建論是也、經論似乎傳、如歐陽修春秋論是也、史論似乎贊、如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是也、文論似乎序、如王安石莊周論是也、他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多詭辭、李康運命論、多寓言、又論之或體也、

第四節　說

說者、解釋事理也、名起於說卦、漢許愼因之而作說文、魏晉以來、作者絕尠、獨曹植集載

有二篇、良由文選不錄、故斯體遂闕、說之屬體有五一屬論辨、如韓愈師說雜說是也、一屬奏議、如蘇子說齊閔王中旗說秦昭王是也、一屬書牘、如趙良說商君張儀說魏哀王是也、至後世又有名字之說、其原出於儀禮士冠申以字辭、後人遂有字說名說、如蘇老泉名二子說、歸熙甫二子字說、意主誥誡、而文主質實、是又屬訓體、又有贈人之說、其原出於顏淵子路相違、以言相贈、後人遂有贈說之作、如蘇子瞻贈張琥作稼說、意主忠告、而文主簡明、是又屬序體、

第五節　解

解者、釋疑難也、始於孔子之經解、後揚雄用其名作解難、唐韓愈因之作獲麟解、王介甫復讐解、亦相繼而作、然若揚子雲解嘲、韓退之進學解、則詞賦之流、徒事敷陳、不關辨釋、

第六節　釋

釋者、解之流也、體昉於爾雅、劉熙釋名倣之、然體類經注、至蔡邕作釋誨、其詞旨遞相祖述、及唐韓愈別出新意、以作釋言、

第七節　義

義者、疏通義理也、始於冠義昏義諸篇、然冠義昏義、其體類序、義之正體、惟唐代之經義、

宋儒亦多爲之、張才叔書經義二篇、獨載宋文鑑耳、

第八節　書

書者、別出議論以成書者也、合人臣進御之書、朋友往來之書、爲三體、始於史記之八書、唐李翺有復性平賦二書、此類是也、

第九節　評

評者、品題也、史家褒貶之詞也、始於陳壽三國志之評曰、然司馬遷史記之太史公曰、班固漢書之贊曰、范曄後漢書之論曰、皆評義也、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而評體之準立矣、

第十節　駁

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昔趙武靈王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此爭論交辨、即所謂駁也、漢始立駁議之名、應劭有駁議二十篇、

第十一節　七

七者、設問類也、原於孟子問齊宣王之大欲、蓋周秦諸子著書、及漢人作賦、多設爲問答之辭、而文選爲之別立七體、謬矣、自枚乘作七發、後傅毅七激、崔駰七依、曹植七啟、張協

七命、繼作者、多矣、

第二章　奏議類

唐虞三代、人臣告誡其君、如禹皋伊傅周召之所作、其陳義高遠、其指事曲當、其立論和平、至於春秋內外傳所錄、猶存篤厚純美之文、下逮戰國、士或危言悚論、或廋詞隱語、蓋敷陳之道。刻薄寡義矣、循斯以降、策士則揣摩主意以陳言、迂儒則高談王道以敷奏、故斯類之文、難得其當、必也審利害、明義理、達人情、則奏議之體得矣、

第一節　奏

奏者、進詞言事也、原於唐虞之敷奏、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爲奏、是奏事也漢人兼用以彈劾、謂之奏彈、又名劾事、故曰奏以按劾、然奏事亦用之、惟公府用奏記、郡將用奏牋耳、明制、陳私情曰奏、則非止於按劾矣、厥後流爲章疏之總名，故有奏狀奏議奏牋奏章奏劄奏疏奏本之名、

第二節　議

議者、言事之宜也、貴據理析事、審時度勢、以確切明覈爲工、昔黃帝立明堂之議、後世議禮議謚議事議政議制因之、其有不純者駁之、謂之駁議、按漢制、密奏入議以封事、又朝

臣外補、天子有事下議以書對、然則議又包括封事與上書者也、

第三節　疏

疏者、列疏情事、宣布上告也、漢奏事皆稱上疏、諸王之官屬、上於其君亦用之、唐之表狀、亦稱書疏、至後世則爲章奏之總名矣、

第四節　表

表者、標明其事也、漢表多散文、唐表多駢文、故表體二、一漢體、一唐體、宋表因唐體、明初進書讓官謝恩慶賞諸表、未有定式、嘉隆以後、以富儷爲工、於是起止有定式、鋪次有成轍、而文日陋矣、

第五節　章

章者、表之簡者也、姚姬傳曰、劉越勸進表是章體、而晉時已通謂之表、按表多用以陳情、章每用以謝恩、謂之上章、又有奏章、有諫章、有薦章、有彈章、

第六節　策

策者、謀也、策之體有三、曰制策、天子問而臣下對也、曰試策、有司策試士而令對之也、曰進策、士庶著策進上者也、然試策制策屬詔令類、惟進策乃臣僚士庶、有策而進於上奏

議類也、王通太平十二策、王樸平邊策是也、若對策、可謂之對、不得謂之策、

第七節　對

對者、就所問而對之也、左傳國語國策所載、夥矣、漢文如東方朔化民有道對、賈捐之罷珠崖對、諸葛亮隆中對是、若董仲舒公孫宏鼂錯杜欽之賢良對、蘇軾之制科策對、亦當云對、別立對策一門者、謬也、

第八節　狀

狀者、形容所言之是非也、唐宋皆用之、謂之奏狀、有散文駢文之區別、

第九節　彈

彈者、彈劾也、彈爲奏體、故題曰奏彈、六朝御史中丞劾奏、曰彈事、

第十節　啟

啟者、開道其君於善也、義原於殷高宗之啟乃心、漢景諱啟、故漢無此體、魏之箋記、始用啟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啟、後世多有爲之者、

第十一節　連珠

連珠者、假喩達情、臣下婉轉以告君者也、體始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受詔作之、其

文麗、其言約、其旨遠、欲覽者悟於微也、合於古詩風興之義、欲使纍纍如貫珠、易看而可悅者也、

第十二節　上書

上書者、人臣進君之書也、七國之時、言事於君、皆稱上書、至秦改書曰奏、然如李斯上書秦始皇、猶稱上書、蓋當時奏與上書並稱也、漢沿其名、故鄒陽獄中上書、司馬相如上書諫獵、皆稱上書、亦有單名書者、如鼂錯言兵事書、主父偃論伐匈奴書、路温舒尙德緩刑書、是也、逮至五代、爲此體者蓋寡、若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則詞多偶儷、後世惟宋有上書之體、如蘇子瞻上神宗皇帝書、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皆大文也、

第十三節　封事

封事者、密奏也、其制始於漢、漢令密奏、置陰陽皂囊、封以板、以防宣泄、故謂之封事、然作者希罕、劉向以宗室而進條災異封事、極諫外家封事、餘惟蔡邕上施行七事封事、張子高論霍氏封事、至若後世、惟宋朱晦菴壬午應詔封事、戊申封事而已、

第十四節　箋

箋者、表之尤簡者也、始於東漢、當時上於太子諸王大臣皆稱箋、文選載之、後世專用於

上皇后太子、其他不得用、明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啟、慶賀皇后太子稱箋、

第十五節　劄子

劄子者、宋之創制、與奏疏無別義也、蓋本唐人牓子錄子之類、而更其名、其用最多於宋、

第十六節　本

本者、明之創制、有奏本題本之名、其用之分別、論政事曰題、陳私情曰奏、皆謂之本、

第三章　箴規類

箴規類者、聖賢所以自警警人之義、其辭質而意深、蓋自古有此文體矣、

第一節　箴

箴者、有所諷刺以救過失也、夏商二箴、見於尙書大傳及呂氏春秋、惜全篇已闕、惟左傳載虞箴、辭俱完備、故漢揚雄倣之、箴體有二、一官箴、如揚雄十二州箴、李德裕丹扆六箴、是也、一私箴、如韓退之五箴、程正叔四箴、是也、惟箴之本義、引申古今治亂興衰之迹、反覆警戒、使讀者惕然於心、默知自鑑、斯乃正體、

第二節　規

規者、規其闕失也、古者、箴君之過曰箴、臣下自相規戒曰規、書曰官師相規是也、古之規

文、不可得而見、惟唐元結五規、可攷也、

第三節　戒

戒者、警誡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故戒之體古矣、厥後漢杜篤作女誡、諸葛亮著誡一卷、綦母邃撰誡林三卷、柳宗元作三戒、韓愈作守戒、均載簡册、後世亦有作者、

第四節　訓

訓者、諄諄相告也、始於夏書之皇祖有訓、後世遂祖述之、

第五節　銘

銘者、包含自警警人二義也、夏殷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闕、惟湯盤見於大學、周武王諸銘、載於踐阼記、後人模楷取斯焉、爾惜所用過濫、而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各有銘、又雜以祝頌之語、則更失警戒之微意矣、

第六節　贊

贊者、助也、助以發明本文也、原於益之贊禹、伊陟之贊巫咸、而著於司馬相如之贊荊軻、然史記不載其詞、至唐則用以試士、其體二、一曰雜贊、曰史贊、雜贊者、專意褒美、若諸集所

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史贊者、詞兼褒貶、如史記索隱東漢書晉書諸贊是也、又有哀贊、哀人之歿、而述其德以贊之也、原贊之本義、在於啟善懲惡、後世祇用以稱美、失於諛矣、

第七節　喩

喩者、曉喩也、原於書之誥、司馬相如陸贄優爲之、宋東坡曰喩、是其嗣音、明劉基賣柑者言、亦喩體也、

辭令篇

辭令者、或君命臣、或上令下、或用於會盟聘享征伐、或士大夫面相告語、及爲書相遺贈、或文人學士、言情達志、皆須辭令也、

第一章　詔令類

詔令類者、上告下之辭也、原於周書之命、秦雖無道、而詔令之文則偉、漢文景所爲、辭意俱美、東漢以來、辭氣衰薄矣、

第一節　詔

詔者、王言也、三代無其文、秦幷天下、改命曰詔、於是詔興焉、漢謂之詔書、又稱手詔、又稱

密詔、六朝詔語、多用偶儷、逮至唐宋、漸漸復古、

第二節　誥

誥者、告語也、厥體最古、然古時無上告下下告上之別、如仲虺之誥、下告上也、康誥、上告下也、大誥洛誥湯誥、告衆人也、周禮用誥以會同諭衆、亦告衆人也、秦始專用於君、漢唐或用或不用、逮宋又專用以命官、及追贈封贈大臣之祖父母妻室、及貶謫有罪、凡不宣於廷者、皆用之、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故誥亦稱制也、明制、命官不用制誥、惟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贈封贈謚亦用之、其詞有散文、有駢文、

第三節　命

命者、猶令也、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別也、命有二體、一用以命官封爵、如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又有顧命、如後世之遺詔、一用以聘問鄰國、出使通信、如裨諶草創之命是、

第四節　令

令者、教令之使不得相犯也、古曰命、秦制、惟皇后太子稱令、漢世有功令、如太史公曰予

讀功令、是唐代賞罰赦宥囚虜大除授皆用之、中書省掌之、宋遣策臣下、亦用令、

第五節　制

制者、制度之命也、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曰制、漢下書有四而制次之、唐王言有七而制亦次之、其詞宣讀於廷、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廷、敷告在位、敷告萬邦、等語、唐世大賞罰赦宥虜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則有慰勞制書、餘皆用敕、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門下中書尙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然唐宋文體、則不相類、

第六節　諭

諭者、曉也、始於周天子之諭告諸侯、而著於漢高帝之入關告諭、後世襲用之、如司馬相如諭巴蜀是、或傳言書翰亦用之者、乃習俗也、

第七節　敕

敕者、詔之切也、始於周穆王命其臣受敕書、漢謂之誡敕、漢高祖有太子敕、武帝有責楊僕敕、亦謂之戒書、至唐始盛用之、曰戒敕、曰敕旨、曰敕牒、曰敕書、曰發敕、種類不一、明制、差遣諸臣、多予敕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辭、而褒獎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又用於封贈、

亦稱敕命、始兼四六、厥後復有敕諭手敕之名、

第八節　璽書

璽者、細書成文、鐫之於玉、以作符號、君書用璽者、詔制之切要者也、名始於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漢遂立專體、如漢文帝賜鼂錯璽書、昭帝賜燕王旦璽書、漢武賜竇融璽書是、又名手迹、如光武賜方國手迹是、手迹者、卽璽書也、

第九節　策

策者、書策也、古者大事書於策、有賜封之策、如漢武帝封齊王策封燕王策封廣陵王策是也、有試士之策、如漢賢良策、唐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是也、漢世又以策免三公、

第十節　批答

批答者、判臣下之章奏也、始於唐太宗、後世又名內批、

第二章　誓告類

誓告類者、原於尙書之誓誥、周之衰也、盟誓文告、猶存王府、秦漢以來、斯類益蕃、而其體夥矣、

第一節　誓

誓者、徵信之言也、又申命師衆、亦有誓、始於尙書征苗之誓、後漢蔡邕作艱誓、則誓之變體矣、

第二節　告

告者、誥也、春秋內外傳、載天子諸侯告語、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辭是也、漢高祖告諸侯爲義帝發喪、及章帝廬江太守東平相等告皆是、後世此體之文尙存、而其名則變易矣、

第三節　約

約者、約而不可負也、如盟誓之辭、有規約契約盟約之不同、始於蘇代約燕昭王、而著名於高祖之三章法約、近世約章、關於國政尤大、

第四節　劵

劵者、示要約之久也、有銅劵鐵劵之名、

第五節　盟

盟者、盟於神明以昭信也、體盛於周、左傳所載衆矣、然曹沫刧盟、秦昭夷盟、豈爲約信、故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曰、詛盟不及三王、自誓作民疑、繼之以盟、於是歃血載書、藏於王府、若尋而寒之、則要契詛咒之用窮矣、

第六節　祝

祝者、天人相與之事也、為神權主義、乃人羣初進化時代之所有事也、祝有二、一司祝之祝、一司歷之祝、祝之有辭、始於伊耆之蜡祭、而舜之祠田、湯之告天繼之、蓋古者、司祝之祝、主代表人民、以達之於天、而祈福禳禍者也、周代太祝一職、神祇人鬼、六祝之辭乃有專司、後世郊祠之詞、報賽之歌、因之而作、司歷之祝、主本天象以應用於人事者也、春秋災異之書、梓慎裨竈、休咎占驗、猶存專職、當時雩禜之文、祈禳之辭、猶有存者、故大戴禮庶物羣生、各得其所、祈天之祝辭載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迎日之祝辭載之、儀禮小心畏忌、不惰其身、祔廟之祝辭載之、多福無疆、於汝孝孫、饋食之祝辭載之、他若宜社類禡、皆有祝文、祝幣陳牲、亦用祝語、極至美輪美奐、成室頌禱、然當時猶有敬天畏人之意、於人羣進化、未甚發達之時、不無裨益、其末流也、卒成為巫覡之俗、而民智愈塞、後世祈晴有文、禱雨有文、求病有表、告災有符、詔瀆鬼神、文體濫矣、

第七節　頌

頌者、形容美德也、始於黃帝時猋氏咸池之頌、若商之那、周之淸廟等篇、皆用以告神、無關人事、若左傳所載輿人之頌、(誦同)則近乎譏刺、孔叢子所載鞸裘之頌、則近乎謗毀、此頌

之變體、而用之於人者也、若屈原橘頌、又用之於物者也、至秦皇刻石頌德、則專事形容美善矣、後世用斯體者、亦有二、一用以告神、一用以頌德、如傅毅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告神也、李思孝景皇頌十五篇、頌德也、然班傳之西巡北征、流而爲序、馬融之廣成上林、變而爲賦、韓愈伯夷頌、又似乎論、其流別不無少異焉、

第八節　册

册者、言之最誠信者也、有册封册立册祝册盟之別、册封者、諸侯進朝於王、王作册以封之是也、册立者、歷代册立皇后太子是也、册祝者、書金縢史乃册祝是也、册盟者、左傳載在書册藏於王府是也、册祝册盟、別立祝盟二體、惟册封册立、獨名曰册、古者用册、惟於祀神、漢以下凡履尊上號封拜、皆用之、又有哀册誄册諡册之名、

第九節　符命

符命者、謂王者之興、符於天命也、其體二、一爲王者誇耀功德、封泰山、禪梁父、以作符命、謂之封禪文是也、一爲臣下作符命以諛主、如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是也、

第十節　教

教者、諸侯之言也、蔡邕獨斷曰、教者、諸侯告下之辭、文選亦列此體、然又爲大臣告下之

辭、如諸葛亮與羣下教是也、

第十一節　檄

檄者、軍書也、其體原於書之胤征、其名始見於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又有急則加以羽、謂之羽檄、言如飛之捷也、其文論天時人事、憤發忠義、有散文、有儷語、儷語始於唐、其他報答諭告、及邦州徵使、起義募兵、亦皆稱檄、蓋取明速之義也、

第十二節　露布

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詞、露其文而布告、咸使聞知也、其原出於書之多方、其名見於漢桓帝時、地數震、李雲露布上書、其文始於賈洪爲馬超伐曹操、至魏以後、專用於軍書、及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立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其名雖同、其用則異也、

第十三節　榜

榜者、示衆之辭也、原於管子幼官篇、又有客位榜、示己之志向、張諸賓坐、謂之客位榜、

第十四節　移

移者、移易其情之書也、一爲移書、如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是也、一爲移文、如孔稚圭北山移文、徐陵移齊文是也、

第十五節　牒

牒者、通告也、如柳宗元爲裴中丞代黃賊轉牒是、

第十六節　判

判者、斷也、分別是非、折獄判斷之辭也、唐以書判取士而判興焉、其文貴洞曉刑名、條斷合法、

第十七節　問

問者、質疑也、其用五、一君后相問、一朋友相問、一師弟相問、一爲考問、如試士之策問、一爲設問、如屈原之天問、江淹之邃古篇、問體之文、反覆縱橫、可以舒憤鬱而通意慮、蓋亦文之不可缺者也、又有名爲問而實對體者、如柳宗元晉問是也、

第十八節　答

答者、與對同義、如東方朔答客難、班固答賓戲是、又曰應、如柳開應責是也、

第十九節　問答

問答者、一問一答、其體古書中甚多、東坡有問答錄一卷、

第二十節　答問

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用之於師弟授受者爲多、

第二十一節　啟事

啟事者、言事也、如山公啓事、羅隱啓事是、

第二十二節　書

書者、言事之書也、體有二、一君與臣、謂之賜書、如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是、一朋友相與、謂之遺書、如魯仲連遺燕將書是、又謂之詒書、如叔向詒子產書是、又謂之與書、如魏文帝與吳質書是、又謂之復書、如子產復叔向書是、復書一名答書、如韓愈答李翊書是、

第二十三節　簡

簡者、大畧也、古人所用、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之數不容者、乃書之於策、故單執一札者、謂之簡、連編諸簡者、謂之策、有手簡小簡之名、東坡書簡一卷、豫章書簡一卷、乃簡體之準則也、

第二十四節　牘

牘、卽簡也、今謂之尺牘、尺牘之體、諸葛武侯王右軍韓文公、三家書翰、風神高遠、惜武侯右軍、皆小簡、韓雖多大篇、而究遜於武侯與右軍也、

第二十五節　刀筆

刀筆者、古者記事於簡策、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後世遂效其體爲之、如王勃刀筆一卷、薛逢刀筆一卷、宋景文刀筆一卷、劉筠中山刀筆一卷、黄庭堅刀筆一卷、是也、

第二十六節　帖

帖、者說帖也、又名帖子、又明制、諸司相移、有揭帖之名、

第二十七節　誄

誄者、稱人之德行於死後也、古者卿大夫歿、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爲誄文以哀之、周禮小史讀誄、後魯哀公亦誄孔子以文、柳下惠之妻、亦誄其夫、後世多用誄文、惟辭則費矣、

第二十八節　祭文

祭文者、表其哀也、始於曹孟德之祭橋元、其體不一、散文如韓愈祭十二郎文、韻語如歐陽修祭程相公文、四言六言、如韓愈祭柳州李使君文、長句短句、如歐陽修祭蘇子美文、亦有用以祈禱雨暘者、有用以驅逐邪癘者、有用以籲求福音者、有用以哀傷死亡者、

第二十九節　弔文

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弔屈原文、體如騷、弔古戰場文、體如賦、然如賦

者、則過華韻緩、易乏急切悽惻之狀態、故以髣髴楚辭者爲正體、

第三十節　哀辭

哀辭者、以文抒其哀痛之情也、如班固梁氏哀辭是、蓋原於詩之交交黃鳥、又如七哀八哀之類、亦哀辭也、又名哀策、如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是也、又名哀册文、如令狐楚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册文是也、

第三章　文詞類

文詞類者、文詩賦辭樂府詞曲之流也、其文體槪用聯章積句法者也、

第一節　文

文者、文章也、凡篇章皆謂之文、而此獨以文名者、蓋文中有一種文體、往往爲文人遊戲俳諧之作、或雜著之文、隨事命名、無一定之體格、或盟神、或諷人、或用韻語、或爲散文、或爲四六文、其體不同、其用各異、然本乎義理、發乎性情、則與他文無異焉、若柳宗元乞巧文、韓愈送窮文之類是也、

第二節　詩

詩者、絃歌諷諭之聲也、始於唐虞、至周分爲六詩、周禮太師教六詩、六詩者、風賦比興雅

頌是也、子夏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之旨、盡在是矣、然不易者詩之旨、屢變者詩之體、曰風曰雅曰頌、三代之音也、曰歌曰吟曰操曰詞曰曲曰謠、兩漢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絕句、唐人之音也、宋人又變而有詞、元人又變而有曲、夷攷詩學、三百篇古義昭炯、姑置勿論、試以漢言之、蘇武李陵之所作、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歿、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正始之間、嵇阮作而詩道大盛、然皆師李陵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是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時、陸機陸雲仿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學仲宣、左太沖張季鷹法公幹、獨陶元亮高情遠韻、雖出於太沖景陽、而實超建安而上之、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惟參以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氣骨直追西漢、餘或傷於刻鏤、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此病更甚、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偪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諸人雖或遠祖子建、太沖、近宗靈運元暉、方之元嘉、殆又不逮、唐初承陳隋之弊、多遵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淩避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亦欲蹴駕江薛、惟溺

於久習、終不能改、獨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焉在、開元天寶中杜子美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席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並時而作、有李太白、遠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而善變、王摩詰依仿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韋應物祖襲靈運、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已、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歷、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可爲應物後一人、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賈閬仙矯豔、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杜牧之沈酣靈運、孟東野陰祖沈謝、至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而詩之變極矣、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師於義山、全乖大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兪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若論詩道、亦號中興、元祐之間、蘇黃挺出、而後之詩人、好爲此二家之學、南渡後、尤蕭范陸四家爲傑出、若楊誠齋鄭德源變爲諸

俗、劉濬夫方巨山流爲纖小、不足學也、元詩大概近纖、虞范陽揭四家、詩品相敵、然金元之際、必以遺山爲最、明初承元遺習、稍尙詞華、劉伯温獨標骨幹、時能規模杜韓、高季迪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而步驟未化、永樂以還、崇尙臺閣體、而詩學壞矣、李東陽力挽狂瀾、前七子起而振之、詩遂復歸於正、後七子纘繼之、餘緒賴以不墜、萬歷以後、詩學衰矣、茲復舉其體裁言之、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始於西漢蘇武李陵、嗣是汪洋於漢魏、汗漫於晉宋、至陳隋而古調絕矣、唐初承前代之弊、陳子昂起而振之、遏貞觀之橫流、決開元之正派、李杜王孟、相繼而起、元和以下、遺響復息、他如扶風歌五君詠夏日歎等篇、雖云五言、實爲雜體、

七言古詩

七言古詩、始於柏梁、聲長字縱、易以成文、與五言略異、漢魏諸作、既多樂府、唐代名家、又多歌行、故於此類作者、亦希然樂府歌行、貴抑揚頓挫、古詩貴優柔和平、循守法度、其體自不同也、

雜言古詩

古詩自四五七言之外、又有雜言、大畧與樂府歌行相似、而其名不同、故別爲一體、

近體律詩

律詩者、陳隋以下聲律對偶之詩也、詩至梁陳、儷句漸多、雖名古詩、已具律體、唐興、沈宋之流、更加精練、號爲律詩、其後寖盛、雖不及古詩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章之所應有也、

排律　五七言同

排律原於顏延之謝瞻諸人、梁陳以還、儷句尤多、唐興、始尙此體、而有排律之名、其體以布置有序首尾貫通爲上、

絕句　五七言同

絕句詩原於樂府、樂府五言如白頭吟出塞曲桃葉歌歡聞歌長干曲團扇郎等篇、七言則如挾瑟歌烏棲曲怨歌行等篇、下及六代、述作漸繁、唐初定爲絕句、絕句者、卽律詩而截之也、故唐人絕句、皆稱律詩、觀李漢編昌黎絕句、皆入律詩、蓋可見矣、

第三節　賦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義在託諷、是爲正體、其始創自荀況宦遊於楚、作爲五賦、後

屈原乃作離騷、宋玉唐勒、皆競爲之、漢興、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之流、著作尤盛、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則有風之義焉、兩都兩京、極其炫燿、終折以法度、則有雅頌之義焉、長門自悼、緣情發意、託物起興、詞極和平從容之概、則有比興之義焉、此古賦也、三國兩晉、徵引俳詞、宋齊梁陳、加以四六、則古賦之體變矣、逮乎三唐、更限以律、四聲八韻、專事駢偶、其法愈密、其體愈變、至宋以文體爲賦、雖亦用韻、實非賦之正宗、蓋自劉班詩賦一略、區分其類、而屈原荀卿陸賈、定爲三家之學、殆已成爲古義矣、

第四節　辭

辭者、始於屈原憂愁幽思、本詩義而爲離騷也、宋玉景差唐勒之徒、相繼而作、並號楚辭、後世爲辭者、有漢武帝之秋風辭、陶淵明之歸去來辭、

第五節　樂府

樂府起於漢、風雅頌之變也、樂官肄習之樂章、有風雅頌之遺意焉、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以風雅頌之詩、爲燕享祀之樂、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仲尼編詩、爲行燕禮享禮祀禮之時、用詩以歌、非說義也、故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別、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

白華華黍崇邱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刪之、後人謂之逸詩、逸詩者、以其詩無聲、於樂無所繫紀、故刪之而逸之也、春秋士大夫、雖如季札之觀周樂、尙不能辨別國風、然太師所掌、正聲悉存、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誦詩知樂、代有其人、戰代紛紜、不遑禮樂、屈宋崛起、以騷代詩、然九歌諸篇、所以侑樂也、九章等作、所以抒情也、禮與樂不能合一、即詩與樂自此分源矣、而況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義相高、不以審音爲事、於是樂師惟工音律、文士僅知聲調、而詩樂俱亡矣、詩樂俱亡、於是樂府作、樂府作而詩亡且絕矣、何言之、當漢武時、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是之爲風雅不分、及至明帝、辟雍享射、用雅頌樂、夫辟雍當用頌、享射當用雅、明帝雅頌莫辨、安問大予(明帝用之於郊廟上陵)、黃門(明帝用之於宴羣臣)哉、迨魏文兄弟、酬唱新什、更創五言、節奏格調、與古絕異、自是有專工古詩者、有偏長樂府者、然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是純用風雅而頌可廢矣、故至曹魏而樂亡且絕矣、陳梁而下、樂府古詩、變爲律絕、是幷樂府而亡之矣、唐代作新什、謂

之新樂府、以元微之爲之最工、然如李杜高岑輩所作、名爲樂府、實則歌行矣、下此益入卑庸怪麗、而古義蕩然、至唐末五代、復變爲詩餘、於是宋人之詞、元人之曲、紛紛而起、凡樂府所隸諸體、詳言於左、

歌

歌者、放情長言、雜而無方之謂、唐虞擊壤有歌、喜起有歌、南風有歌、嗣是有塗山氏之俟人歌、而南音出、有有娀氏之燕飛歌、而北音始、有孔甲之破斧歌、而東音作、有辛餘靡濟昭王歌、而西音起、下此則易水越人、作於戰代、離騷九歌、興於楚辭、至漢而歌始列於樂府、凡樂府命題、名稱不一、登於郊祀、謂之郊廟歌、用於燕射、謂之燕射歌、列於鼓吹、謂之鐃歌、施於侏儒、謂之俳歌、絲竹相和、謂之相和歌、琴曲相弄、謂之琴曲歌、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鄲歌之類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類是也、有傷時而作者、微子麥秀歌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張衡同聲歌是也、甯戚以困而歌、項籍以窮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雖所遇不同、而發乎情則一也、

行

行者、步驟馳騁、疏而不滯之謂、漢自孝武以還、樂府始有行名、如大濱隴西豫章長安京

洛東西門等作皆是也、較之歌曲、名雖異而體則同也、

歌行

歌行者、兼歌與行之妙也、有聲有詞者、樂府所載歌行是也、有詞無聲者、後人所作歌行是也、其名多與樂府同、惟曰詠曰謠曰哀曰別、則樂府所未有、而專屬於歌行也、歌行之原、出自離騷、漢魏樂府諸歌行、有三言者、郊祀歌董逃行之類、四言者、安世歌善哉行之類、五言者、長歌行之類、六言者、上留田妾薄命之類、若專以七言長短爲歌行、餘隸別體、則自唐人始也、總之歌者、曲調之總名、原於上古、行者、歌中之一體、創自漢人、明矣、（隸於歌行之詠謠哀別四體附後）

詠者、長吟密詠之謂、始於曾點之詠歸、後世有詠懷詩詠史詩諸作、

謠者、通乎俚俗也、非鼓非鐘、徒歌之謂、始於康衢而流於閭巷者也、後世童謠、幾乎專門之作矣、至漢代始以謠列樂府、

哀者、本於楚辭之哀時命、流於哀江南哀江頭者也、

別者、平調曲中有文帝秋風別、若杜子美新昏無家諸別、則樂府之變也、

引

引者、述事之本末先後、有序以抽其意緒者也、古相和有六引、宮引角引、已闕而無徵、惟箜篌引商引徵引羽引尙存、然如箜篌引、四言也、虞世南從軍引、則五言排律也、

謳

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

吟

吁嗟慨歎、悲憂深思、以伸其鬱者曰吟、有大雅吟、小雅吟、楚王吟、白頭吟、等名、

怨

怨者、幽思激切、憤而不怒之謂、

歎

歎者、感而發言也、古相和歌有吟歎曲、蓋兼吟與歎之名也、

詞

詞者、詩之餘也、古樂府之流別、後世曲之所由起也、蓋自樂府散亡、聲律乖闕、唐李白始作淸平調、憶秦娥、菩薩蠻諸詞、厥後趙崇祚輯花間集、凡五百闋、宋柳永增至二百餘調、一時文人復相擬作、富至六十餘種、可謂極盛、至東坡少游出、詞極盛矣、東坡以歌行縱

橫之筆、盤屈爲詞、跌宕排奡、一變唐五代之舊格、秦少游之詞、傳播人間、雖遠方女子、亦膾炙之、然去樂府則遠矣、厥後金元變而爲曲則去樂府益遠矣、夫樂府與詞、同被管絃、惟樂府以簡潔揚厲爲工、詞以婉麗流暢爲美、此其不同耳、附竹枝柳枝柘枝三詞體

竹枝詞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世所稱白帝城頭以下九章是也、嗣後擅其長者、有楊廉夫焉、後人一切譜風土者、皆沿其體、

柳枝詞者、始於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枝歌辭也、其聲情之儇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有所分、亦歌謠之一體也、

柘枝詞者、蓋隸於舞曲、故後人有效竹枝柳枝二體、而柘枝體則未學也、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此舞因曲而得名也、

曲

曲者、聲音離比、高下長短之謂也、漢時鼓吹曲、一名短簫鐃歌、用於朝會、橫吹曲、用於軍中、馬上奏之、雅之變也、房中曲、用於房中、風之變也、相和曲、卽房中曲之遺聲、四弦曲、則居相和之末、若相如諸人所定十九章之歌、頌之變也、又有雜曲始於漢魏、有名存義亡、

而有古辭可攷者、有不見古辭、而後人擬述者、謂之雜曲、此外有舞曲、始於晉之傳元、有法曲、始於唐之白樂天、凡若此者、雅音雖失、要皆諸夏之聲也、自樂府一變爲詞、又轉爲曲、於是金有北曲、元有南曲、至元代戲曲盛行、作雜劇者、亦紛紛而起、迄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曲、實皆樂府遺意也、附琴曲於後

琴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和樂而作、命之曰暢、言美其道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窮不失操也、引者、進德修業、申達之名也、弄者、性情和平、寬泰之意也、後世於琴曲、往往舉操而不言暢引弄矣、

操

操者、憂愁閉塞而作之曲也、琴曲有操、言遇災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始於文王之羑里操、伯牙水仙操、周伯奇履霜操、孔子龜山操、猗蘭操、皆其著者也、後世惟韓退之琴操、辭旨最爲高古、

第六節　小說

小說者、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細微、古人不廢、義取於莊子之寓言、起源於周末漢初方士虞初之小說九百四十三篇、漢書藝文志載之、然漢志所載青史子五十七篇、賈誼

新書保傳篇中已引之、則由來久矣、特盛於虞初耳、漢魏間所傳之飛燕外傳、小說漸次發展、至裴鉶集之傳奇、五朝小說所載之紅線傳、崑崙奴傳等、殆已爲後世戲曲之權輿矣、今攷唐代叢書中、所收一百六十四種、雖信僞參半、要爲當代文人才士之所作爲也、後世院本小說、多原於唐、而白話小說、則原於宋、元代盛行戲曲、於是傳奇之能事畢矣、逮至明代、作者亦好爲之、近世陳允生毛聲山金聖嘆、又爲各種小說之批評家、蓋自劉班列小說爲一家、以迄於宋鄭漁仲氏作道志、均謂之說部、不爲分目、清代四庫書目、於小說分雜事異聞瑣語三目、續通攷因之、定爲瑣事瑣語二目、但皆仍條記之舊、於小說中之演義傳奇畧焉、故章回雜劇終爲儒者之所鄙、此亦烏足以極文章之妙、玆特分傳奇演義二體以詳說之、

傳奇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戲曲興矣、唐人始有單篇、則爲傳奇一類、宋有戲曲唱、至今而爲院本、爲雜劇、院本雜劇、名雖異、實則一也、金入中國、所用胡樂、其音嘈雜淒緊、中國之詞、不快於北耳、故爲新聲、卽北曲也、然北曲復不諧於南耳、故元代又變新體而爲南曲、北曲勁切雄麗、於調促之處見筋節、南曲清峭柔遠、於調緩之處著丰神、北曲字多、其力

每見於絃、南曲字少、其力多見於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曲之優者、爲西廂記、南曲之優者、爲琵琶記、西廂乃元王實甫取唐元微之會眞記爲粉本、總成十六折、稱千古絕調、爲元代戲曲之壓卷、琵琶記爲元末時人高則誠所著、敘孝婦貞妻之行、明湯若士評其爲從性情上著工夫、不以詞調之巧倩爲長、洵確評也、元代戲曲之傑出者、於西廂琵琶外、如拜月、如荆釵、名作不少、明代之戲曲、雖有沈靑門陳大聲諸家、其最足傳者、斷推臨川人湯顯祖玉茗堂傳奇、卽牡丹亭還魂記邯鄲夢南柯記紫釵記是也、又有阮大鋮之燕子箋、亦爲世所重、近世出色之作、如李笠翁之十種曲、洪思昉之長生殿傳奇、孔云亭之桃花扇傳奇、蔣藏園之紅雪樓九種曲、皆最著者也、

演義

演義之體、起於宋末、原於傳體者也、魏晉以來、皆用內傳外傳之體、至宋末詞人、分爲章回、混以街談俚諺之語、發爲議論敘事之文、於是演義之體出、如三國志演義、直用其名者也、若水滸則名傳、西遊則名記、聊齋則名志、實皆演義體也、原其最初、則基於宋末之宣和遺事、元代施耐菴之水滸傳、卽以此爲粉本、至與水滸並重者、有羅貫之三國演義、據正史之事以實之、明有託名邱長春之西遊記、假唐僧元奘赴天竺求經之譚、若金瓶

梅等、則過於醜褻、近世有曹雪芹之紅樓夢、蒲留仙之聊齋志、皆表著於世者也、其餘或敍述雜事、或記錄異聞、或綴輯瑣語、一切文人筆墨之所及、曰筆談、曰筆記、曰偶談、曰雜記、曰隨筆、曰漫記、曰叢錄、曰紀餘、曰瑣語、曰外史、要皆統於說部、蓋沿魏晉時代小說之體也、要之中國之小說、自昔之作、大約事雜鬼神、情鍾男女者爲多、故往往爲世間之戲具、不流行於上流社會、而移風易俗之道、外國泰半得力於小說者、中國反以此而沮風氣、推其原因、則由於讀小說者、不知小說之功用、作小說者、不知小說之關係也、

漢文典文章典卷四

文論

三古之文尙已、嬴秦炎漢、無格律之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論文之說出、典論其首也、著爲宏篇、卓然名家者、有晉摯虞之文章流別、勒成一書、傳於後世者、有梁劉勰之文心雕龍、摯虞舉文章之派別、溯厥師承、劉勰究文體之源流、評其工拙、爲例雖殊、用意則一、唐賢復古、不遑著作、宋明文家、好爲議論、宋有陳騤文則、李耆卿文章精義、明有朱荃文通、王文祿文脈、然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憍之論、其於後學、雖有裨益、若論斯文、尙多缺憾焉、作文論第四、隸篇八、

原理篇

地球各國學校、皆列國文一科、始也、藉以啓普通知識、繼則進而爲專門之學、果何爲鄭重若斯哉、以文之盛衰、係乎國之存亡、故知保存其文、即能保存其國、野蠻無文、非洲土人、求個人之生活、而無文以開明之、故不知立國、亡國之民無文、波蘭是也、俄禁波蘭用固有之文字、是不惟滅其國、并其國之文而滅之、故有文斯有國、有國斯有文、要知國文爲何種原質、有何等關係、昧者不察、弁髦之、敝蹝之、殆未之思耳、

第一章　文之眞相

中國古昔聖哲、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西伯曰文王、周公曰文公、古人何爲以文名哉、文也者、所以載道、道必因文以見也、故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之道也、日月出沒、寒暑往復、星辰羅列、煥乎有文矣、地之大而載華嶽、振河海、地之道也、草木繁殖、禽獸孳乳、寶藏蘊蓄、燦然有文矣、人道本天地、盡其道可與天地參、而生聚焉、而教育焉、而制作焉、典章制度備、禮樂刑政明、人道立矣、人道立卽人文生、語曰、文不在茲、又曰、未喪斯文、蓋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中國文明、開自伏羲、伏羲仰觀俯察、畫八卦、啓文明、文王知道在茲也、作彖傳、周公知道在茲也、作象傳、孔子知道在茲也、作繫辭、皆發明道也、卽所以發明文也、俗儒不知經天緯地之謂文、而以辭當之、於是道爲文所蔽、文爲辭所蔽、而文之眞相失、有文焉、本於道德、發於義理、合於典則、是足以經世、經世卽衞道、有文焉、失於穿鑿、流於誕幻、溺於剽飾、是足以惑世、惑世卽亂道、是何故哉、蓋一則知文本乎道、一則誤辭以爲文也、故爲文而不足以闡聖言、新國政、雖縱橫其論、錯綜其辭、皆所不取也、

第二章　文之性質

姚姬傳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曾滌笙曰、「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二子所言如此、孔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姚謂文本陰陽剛柔、曾又申言仁義、是姚本孔子天道地道言、曾又合人道言也、仁義者、人之道。即天所賦之性質、人即此性質而復之、而保之、而光大之、故蘊之爲道、發之爲文、猶陰陽爲天之性質、剛柔爲地之性質也、人之性質既本乎天地之性質、故人之文、即得乎天地之文、自有天地、即有人、自有人、即有文、自有文、即含此兩種性質、此惟知道者、爲能養其性質而劑之平耳、

第三章　文之功用

詩、三百十一篇樂章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略耳、而足以興觀羣怨、與足以懼亂臣賊子者、何哉、凡人之性情、常營營於所懷抱、所閱歷、一旦爲外界議論所激刺、必發其特別之思想、印證意識焉、及外物之性情、適合己之性情、則與之俱化、此人之性情然也、善爲文者、即利用此性情以成其功、是故有因文而性情變易者、有因文而風俗轉移者、有因

文而國民忠義者、蓋文也者、有陶情淑性之功用、有移風易俗之功用、有愛國新民之功用者也、

第四章　文之效果

六經、皆大文也、故文章之原出於經、詔命策檄本諸書、序述論議本諸易、歌詠賦頌本諸詩、盟祝哀誄本諸禮、書奏箴銘本諸春秋、是以西漢之文、上追三古、唐宋痛詆六朝、力排五季、其矯矯者、亦得媲美兩漢、司馬遷之史、賈誼劉向陸贄蘇軾之奏議、韓愈歐陽修之碑銘傳狀、蘇洵曾鞏之論辨記序、杜子美之詩、皆出言有章、吐辭爲經、其文與日月山河並壽、大塊文章於是焉在、然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宋玉俳優見遇、東方朔滑稽不雅、司馬相如竊貲無操、揚雄德敗美新、劉歆反覆莽世、班固盜竊父史、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凡若此者、顏氏家訓、已譏之矣、不解彼何富於才華而累盛德若此、顏之推曰、「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顏氏此言、雖推諸百世而皆準也、故夸毗者不崇實踐、文必纖豔浮侈、徼倖者專務干祿、文必破碎掇拾、誕妄者矢口談元、文必虛無滅裂、浮蕩者徒知罔利、文必詭譎浮僞、由前之說、效果如此、由後之說、效果如彼、當其鼓吹風雅、鋪張篇什雕飾華采、琱琢章句、非不詰竟論議、敷陳利

害。掐抉造化。窮極筆力、而其所受與所習者、惟計文之工拙、不問道之是非、於是文之結果、遂爲人之結果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吁、觀於此而習焉不察、人其可哉、

界說篇

界說者、所以限文義之所止、使無越畔也、中國文義之荒久矣、文辭連舉、文字駢言、文學並稱、文道莫辨、原此一家之學、我疆我理、經畫秩然、末學以空疏迂腐之意識當之、於是涂徑紊亂、而荒蕪不可治矣、

第一章　文與辭

民生之初、有辭而無文、民智漸進、始有文字、蓋人之意、藉聲而傳、其聲之有義可顯者、謂之辭、義不能顯者、仍謂之聲、人必藉辭以表思想、思想之可以達者、畫之而爲字、由字而綴焉而續焉、謂之文、上古之世、由辭成文、延及於周、言文合一、戰代以來、蠻夷猾夏、語法紛亂、自是厥後、語言文字、距離太遠、此國語所以難解、國文所以難通也、外國語言文字合。故國有國語、國語有書、屬文者謂之文典、屬語者謂之辭、書字不尙義、而言皆有法、其功用在形容其語言之狀態、而揣知其意之若何、卽所意會者、定其名詞、佐以各種品詞

而神其用、故語言純熟、文字卽能連綴、字相接而成句、句相連而成文、言者傳之、聽者悟之、作者達之、閱者喻之、其辭無隔閡之苦、其文無艱深之病、中國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齊言於傳、楚辭目離騷爲經、後揚雄著方言、採四方語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無關文字之適用、故於學者亦無補焉。夫文辭二字、孟子言之最明、孟子曰、不以文害辭、言毋以文字而害語言也、不以辭害志、言毋以語言而害意旨也、蓋善言者達意、善文者達言、可知文生於言、言生於意、意有不同、故言有不同、言有不同、故文有不同、韓退之曰、辭不備不可以成文、明乎文辭之不可以混也、惜乎吾國有字書、有文書、而無辭書也、

第二章　文與字

書勢曰。「黃帝始作書契、字有六義、自黃帝至於三代、其文不改」夫堯舜禹湯之世、所謂文者、史臣記言而已、故其文質、文王拘幽、演周易、始尙文、周孔代興、六經炳著、文字大昌、逮李斯程邈、文與字判、東漢之際、許愼者出、說文解字、源流燦然、自此以降、從事於斯學者尟、魏晉以來、其學益微、此江艮庭所以言唐宋而下無有識字者也、迨至文字派別、於是研究字學者、溺於訓詁、研究文學者、囿於詞章、而文與字俱壞矣、然始則患在文與

字分後乃患在文與字合、文與字分者、歧而二之也、文與字合者、混而一之也、歧而爲二、弊不過能文章者不通訓詁、通訓詁者不能文章、至混而爲一、幾不知何者爲文、何者爲字、此國文所以不能發達也、

第三章　文與學

古昔司徒敷教、三代設庠序學校、文學隸於官守、百官以察、萬民以治、故典章之所行、卽學術之所寄、當時學者、學爲道而已、不局於文也、自官師分而政教不合、於是下之所學、非上之所教、其弊自周衰文勝始、孔子言教育分四科、標文學、於四教也、先之以文行、立教之旨、文質合一、至戰國諸子起、各本一家之學、發爲文章、著書立說、士大夫多效之、而文與學離、下此更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焉、蓋文章性道、旣難並聞、則文苑儒林、自當分傳、至唐以降、文集之風盛、學幾乎息、陋者甚至求精博之學於浮靡之文、且奉浮靡之文爲精博之學、不知道之明也、文卽學、學卽文、道之微也、文自文、學自學、吾中國之言學也、曰理學、曰道學、理學者、萬殊之學、道學者、一本之學、若以今日學科言之、則所謂理學者、可分爲有形理學、無形理學、有形理學、統算學、博物學、(全體學、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統此、)物理學、(重學、汽學、聲學、光學、電學、統此、)化學、(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統此、)無形理學、統名學、(辭學、譯學、統此、)羣學、(倫理學、政事學、外交學、統此、政事學、又賅政學、法學、計學、

教育學、史學、兵學、文學、所謂道學者、可分爲哲學、心理學、宗教學、此其大略也、故以科學之例繩之、則中國所謂文者、不過科學中之一科耳、其範圍甚狹、所統於文學一科者、音樂圖畫文法習字而已、故論學術、必求諸種種學科而後大成、雖然、卽以文論、苟無以通乎一切之學、卽不能振起一國之文、故於學中求文、謂之不知務、於文中求學、謂之不知本、

第四章　文與道

古昔聖哲、無所謂文也、道而已、形上謂道、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卽官司之故事、故有述無作、言道不言文也、自家天下之局創、雖以禹湯之神聖、而桀紂出焉、於是道之屬於君者亡、而國家之典章、官司之故事、皆不足法、周公患之、制禮作樂、集列聖之大成而道明、孔子法周公、道備於六經、不以文詡也、仲尼沒、微言無聞、而道爲虛位、孟子爲此懼、閑先聖之道、戰國諸子、各以人官物曲之一得、紛紛言道、立說以相競、由是私家著作繁、而道破碎滅裂矣、然猶有載道之文存乎其間也、自此而下、文章之學盛、於堯舜周孔之道、有墜緒茫茫之感、唐韓愈言先文後道、宋歐陽脩言文與道俱、朱子譏韓歐裂道與文爲兩物、是也、蓋道者、兼善天下、躬行實踐之謂、非可以獨善其身、託諸空言也、末學譾陋、因不知道、遂不知文、惟不知文、愈不知道、而其患乃在玩文贅道、贅道道廢、玩文

文亡、惟必離文能見道、乃可奉道以準文、否則不可謂之知道、亦不得謂之知文、

種類篇

人之理想感情、千差萬別、故文之種類、千態萬狀、而不相混同、自形式上觀之、卽有無窮之差異、況精神中純粹之模範、又益多焉、

第一章　屬於體裁之種類

上古之文不立體、六藝尙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多以文鳴於世、雖不立體、而大要有撰著之體、有集錄之體、漢儒好爲撰著之文、故西漢文章、能上追三代、至唐昌黎、盡爲集錄、宋士宗之、以至於今、於是撰著少而集錄多、故漢代多撰著之文、唐後多集錄之體、體制不辨、而欲文章之工也、其可得哉、

第一節　撰著之文

昔者聖王在上、以文教治天下、六典之文、官司所守、以治以察、當於用而已、自君師道判、政教權分、於是有道之士、無其位而不得志、退而著述、欲來者之興起、自周末文章之學盛、而撰著之事專矣、撰著之體、篇祗一義、原於易春秋者也、戰國時、諸子騰說、凡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農家雜家陰陽家縱橫家者流、其所成書、皆爲撰著、漢興、子長子雲、並

有撰著、史記者、繼春秋而作者也、太元者、繼易而作者也、餘若董仲舒繁露、王符潛夫論、徐幹中論、王通中說、歐陽脩五代史、司馬光資治通鑑、周敦頤通書、張載正蒙、此撰著之卓卓者、然以其難能也、故可貴、而爲之者亦希罕焉、

第二節　集錄之文

集錄者、篇各爲義、原於詩書者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體皆撰著、文無集錄、自專門之學微、而撰著之作衰、亦自撰著之作衰、而文集之名起、魏晉間文章之士、矜事著作、於是集錄之體、寖繁寖熾、至唐乃大暢其風、自七畧流爲四部、而集錄之體、日益發達、不可遏、然古義蕩焉矣、

第二章　屬於格律之種類

古之所謂文者、有文筆之分、（舊說、有韻爲文、無韻爲筆、）無駢散之名、古人之文、本天籟之自然、故文之句讀、每相和叶、後儒準此、遂爲之韻、有不合者、諧之以音、讀若讀爲、充類至盡、而韻文著、駢文者、自韻文生也、古昔無專名、亦不立體、以二奇句成一耦辭、有韻無韻、不規規一律也、南北朝來、始有四六之文、文體日益浮靡、乃有綴學之士、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返之於三代兩漢、謂之古文、古文出、文章稍稍可觀、

第一節　韻文

有韻之文、始自關雎、降而五七古、降而五七律、再降至詞曲、而流品極矣、然亦不專在詩也、九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六爻象贊、易繫之韻者也、又如史游急就章、焦貢易林、經部之韻文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部之韻文也、蓋韻文重句法、上古韻文之體、詩歌騷賦箴銘是也、其後古音亡而韻文絕、於是後之讀書者、不知古韻、如洪範以義韻頗、而唐明皇疑之、冠禮以服韻德、而賈公彥疑之、不知古音義爲俄、正與頗爲韻、古音服爲匐、正與德爲韻、唐之中葉、已不曉古音、況其後乎、厥後附合賦體生排律詩、附合駢文生四六文、附合樂府長短句生詞曲、是皆由韻文而變化者也、

第二節　駢文

天地之道、不能有奇而無耦、同歸殊途、一致百慮、易之文駢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詩之文駢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書之文駢也、傲不可長、志不可滿、禮之文駢也、兩漢去古未遠、尚存六經遺緒、至魏晉則已澆、至齊梁則已縟、於是文人各衒所長、而六朝之文、至中唐而絕響、韓柳提倡古文、舉駢體文屏黜之、然流風餘韻、不絕於疇類、至宋代諸子、推尊韓氏之文、於是古文之名尊、不知六朝駢體、其至者亦符秦漢、八家古文、原其始多由選

學。蓋自淺薄挑剔之風盛雄贍精深之文衰、而後駢文之道爲庸音矣、

第三節　四六文

魏晉以來始有四六之文、其體猶未純一、至南北朝、文書尙偶、句數並對、作爲四字六字、但其中亦有變化、或三七、或五八、或六八、字數亦有參差、有隔句對、有二句對、有散聯二句對、有偶聯隔句對、至宋而四六始立專體、宋之四六、各有源流、論其大要、藏曲折於排蕩之中者、眉山也、標精理於簡嚴之內者、金陵也、其他則不出二者範圍、惟此等文體、合韻文駢文而成者、最爲雜亂、故文家不尙斯品、

第四節　散文

學若稽古、散體單行、爲無韻之文、如堯典等篇是、無古文之名也、古文者、韓愈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六朝以來、駢體盛行、雖姚察父子、振於隋末唐初、然終不能革駢儷之風、至唐退之力矯當時之弊、於是古文之名立、而散體文有專家矣、

第三章　屬於學術之種類

古人於文、必有得力之處、治古文者、不可不知、但非如後世文家言某氏之文出於某氏

也、蓋家數之不同者、先儒所謂習焉而各得性之近者是也、誠能聚數千年學者之文章、分流別派、則不難定其學術之所自來矣、

第一節　儒家之文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經義紛綸、純粹以精、儒家之文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其文爲儒家言、

第二節　道家之文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名法諸家、多祖述焉、在近世爲哲學之類、發揮精義、鈎抉元理、道家之文也、漢之淮南子、其文爲道家言、

第三節　陰陽家之文

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於今爲星學、旁及宗教爲術數、天人相與、窺厥奧旨、二氣五行、參悟精理、陰陽家之文也、漢之劉向、其文似陰陽家言、

第四節　法家之文

法家者流、出於理官、於今爲法律學、辨析精深、論斷明決、法家之文也、漢之鼂錯、宋之王安石、其文爲法家言、

第五節　名家之文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於今爲辨學、界名以理、界詞以意、斷制明顯、不惑兩歧、名家之文也、唐之柳宗元、其文爲名家言、

第六節　縱橫家之文

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於今爲外交學、曲直峻婉、因時而施、博徵廣喩、無微不至、縱橫家之文也、漢之司馬相如東方朔、宋之蘇洵蘇軾、其文爲縱橫家言、

第七節　雜家之文

雜家者流、出於議官、於今爲政治學、指陳利害、洞明事理、雜家之文也、漢之賈誼、唐之陸贄、其文爲雜家言、

第四章　屬於世用之種類

昔孔子繫易、於乾坤特綴文言、豈非以文之爲道、經緯乎天地、如兩儀四象之生於太極、而變通鼓舞、胥本法象之自然乎、雖然、文麗於天地而述之者人、行之者世、世世所稱之者、不一其端、卽人所應之者、不一其類、

第一節　名世之文

名世之文、於人情事勢、揣摩推測、透徹無餘、故敷陳利害、能使勇者怯、智者愚、喜者怒、憂者樂、世俗見之、未有不好之深者、然其文也、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不可以得首肯、可以欺流俗、不可以動識者、可以行近今、不可以垂久遠、自周以來、歷秦漢魏晉唐宋明淸、能文者夥矣、或傳至萬世不滅、或數傳而滅、或一再傳而滅、或止及其身沒世而卽滅、何哉、蓋不朽之業、固非名於一世者也、

第二節　壽世之文

其爲人也、出言有章、吐辭爲經、一字一句、可以千載、此壽世之文也、聖明之世、陳謨納諫、貢箴獻頌、登於明堂、文章見諸措施、潤色鴻業、雍容揄揚、何其盛也、至於遭時不偶、索解人不得、則韜光匿采、無求聞達、立不朽之言、以俟來者、又何高也、自古迄今、或得文於穴、或得文於壁、或得文於冢、或得文於井、或得文於塔、斷簡殘編、片字碎句、而令人珍之寶之者、不可勝數、蓋世固有以千金市駿之骨者、非嗜奇也、

第三節　經世之文

古人之文、豈第文焉、明道義、厚風俗、憂國憂民、君子之志也、志焉而逮、則本斯志以發諸語言、見之於篇章、此經世之文也、故雖博若邱明、精若莊周、辨若公孫、哀若屈原、峻若韓

非、富若相如、專若揚雄、密若班固、而文章之禆益於世者幾何、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而能博聞強記、通達古今、抱濟世安民之念、有民胞物與之懷者、幾人哉、末世文人、未從事於禮樂兵刑之道、而虛誕之詞章、迂疎之義理、復從而錮蔽之、此文章所以不能卓然自立、而於國計民生、絕無影響也、

第四節　酬世之文

酬世之文者、世俗所謂應酬之文是也、如壽文祭文贈序與書啓事酬唱試策題辭跋藁、以及誄墓之文、鄉人之傳、凡若此者、藝文所不載、文苑所不錄、往往見之於世俗酬酢、古人文集所載無德而稱之文、不可勝數、蓋自成室有文、上梁有文、婚禮有文、遷居有文、而文章之用濫矣、

第五章　屬於性質之種類

彬彬有章者、文也、盎然而時發見者、性也、離離有光者、文也、隱然不可磨滅者、質也、根於性、本於質而後文、然人人面其面、心其心、故性亦殊焉、質亦異焉、惟其殊異、故發諸文章而不同、卽一人之所爲、亦因題而各異、昔謝枋得分放膽小心二體、亦從性質上觀之、惜範圍稍狹、故推廣之、

第一節　理勝之文

魏冰叔有言、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理勝之文、由於學識、學不富不足以言博、識不卓不足以言通、不博不足以厚其本、不通不足以利其用、本不厚、用不利、烏能推理哉、古來理勝之文、如濂溪通書、橫渠正蒙、伊川周易傳序、潛溪六經論、陽明博約說、皆能卓見聖道之微者、惟文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蔽也或激宕失中、或頓挫失度、或抑揚失節、或繁簡失當、不無可議耳、

第二節　情勝之文

文以情勝者、必具有沈痛懇摯纏綿悱惻之一種特質、古來善言情者、必推詩騷、若單篇文字、如出師表、陳情表、祭十二郎文、瘞旅文、亦著焉者也、是故忠之文純以悃、孝之文懇以摯、節之文貞以厲、義之文豪以肆、是皆從肺腑中出、有不可磨滅之精氣、不能強致也、

第三節　才勝之文

文之以才勝者、機變神化、英邁雄偉、不可得而羈也、識有所達、縱筆所如、絕無拘束、指陳利害、靡不洞達、辨論是非、罔不切當、草茅議論、如見堂廟、帷幄運籌、決勝千里、小而一事一物、一言一動、大而治國平天下、施之無不當者、惟有才者能之、賈誼蘇軾、由此其選也、

第四節　辭勝之文

辭勝者、文主藻采、以丰神氣韻爲主、務求字句之工、如馬融廣成頌、揚雄解嘲、孔稚圭北山移文、韓退之進學解、范文正岳陽樓記、宋濂閱江樓記、皆是、盛於漢魏六朝、導源於荀卿李斯、

第六章　屬於通俗之種類

世有一種文體、鄙俚褻穢、不足以與於古作者之林、而頗流行於社會、且其勢力範圍甚大、外此而獨立、反不適用、此等文體、謂爲通俗、庶乎可也、

第一節　公移之文

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辭也、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狀有牒有辭、百官於其長用狀、庶人呈於官府用辭、職官階級稍上者用牒、對職者亦用牒、至於諸司自相質問、其用有三、曰關、謂關通其事也、曰刺、謂刺舉之也、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宋制、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曰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及從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狀、六部相移用公牒、明時、上達下者、曰帖、曰照會、曰劄付、曰案驗、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呈、曰申、曰案呈、曰咨呈、曰牒呈、諸司相移者、曰咨、曰牒、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此等文體、

別有程式、但求明達、不事精深、近時通用、則上遞下曰諭、曰札、曰告示、曰批、平行曰咨文、曰移文、曰照會、下達上曰申文曰詳文曰稟曰呈、外交曰約章曰條約、

第二節　柬牘之文

尺牘、古昔謂之書簡、考之典籍、貽書見於左傳、遺書登於國策、與書載於文選、答書列於韓文、簡則右軍東坡、且以名世、稽諸往古、猶以雅言、創爲一體、如歐蘇手簡翰墨大全等類所載之文、文規有起結之稱呼、後世俗尚日趨簡陋、俚語俗字之雜出、散行駢體之並陳、勒爲專書、名曰尺牘、此等文體、甚不雅馴、而世俗酬酢通用之、此又一格也、

第三節　語錄之文

自唐代僧徒、不通文章、以俚語俗諺、書記師說、宋儒效之、創爲語錄、推原其意、取乎質言、然自宋來、文人學士、每效其體、支蔓荒蕪、遂不可治、

第四節　小說之文

小說之文、每演白話、所記多雜事瑣語、其體則章回傳奇、敍事之法、多本傳紀、惟詞曲則注意於音節、辭采雕琢、不遺餘力、自屠羹販卒、嫗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文人學士、無不爲之歆動、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蓋別具一種筆墨者也、

變遷篇

文章與時勢有相關之理、中國之文、萌芽於伏羲、孳乳於皇頡、昌明於唐虞、唐虞以前尙質、三代行之以神、至晚周極矣、春秋戰國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雜家縱橫家小說家、各具獨到之學識、雖其末流、亦得馳騁於作者之林、秦承周、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繼以焚坑、毒流天下、而文字壞、兩漢嗣響、若史若漢、則以氣勝、然東漢不若西漢遠甚、魏晉而降、專尙修辭、至六朝、靡極矣、隋祚衰薄、不遑文教、唐初猶沿南北朝之餘韻、韓愈銳志復古、盡革駢儷浮靡之習、至五代、又宂極矣、歐陽振之、稍稍修復、然永叔少陽剛之美、猶退之少陰柔之美、揆之文理、皆屬一偏、況趙宋一代、不失於六朝之靡曼、則失於佛氏之語錄、整文章者、寥寥數家、元如許衡趙孟頫輩、不能起一代之衰、朱明立極、文人學士、後先踵起、惜乎制藝取士、方針已謬、厥後歸震川者、起而挽回之、韓歐之緒、庶幾不墜、惜範圍太狹、已開方姚褊薄之派、至前清盛文章、侯方域魏禧汪琬以來、望溪標絕學於桐城、惜抱從而振之、同時惲子居、亦提倡於陽湖、文派之說出、而末學之陋益見、至曾滌笙始不立宗派、蓋自韓歐歸方以降、可稱統一矣、茲區爲十四期、以觀吾中國文章之變遷云爾、

第一章　文章發生時代　(伏羲唐虞)

結繩之制尙已、伏羲觀河圖之文、作八卦、命朱襄作書契、刻木畫字、謂之六書、此文字之初制也、西人考中國文字者、謂蝌蚪文出於八卦、八卦出於巴比侖之楔文、前說則易緯乾鑿度已言之、後說則說文契下云、從刀丯聲、本謂以刀割草、然則巴比侖之楔文、卽伏羲之書契、故楊萬里周易宏綱序云、畫者非卦、此伏羲初制之字、日本戶水寬人溫故錄亦云、支那之象形文字、與 Akkadia 之矢形文字、關係不少、厥後黃帝有熊氏、立史官、命倉頡爲左史、倉頡見鳥獸之跡、作鳥跡書、體類象形、而制字、又作雲書、其書頭麄尾細、謂之蝌蚪書、玉篇曰、倉頡肇制六文、六文卽六書也、蓋文字至倉頡而大成、故倉頡伏羲者、非特文字之源、抑亦學術之本也、

第二章　文章進步時代　(唐虞)

中國之文章、至堯舜而大進步、尙書贊堯曰文思、贊舜曰文明、孔亦曰煥乎文章、今觀尙書所載堯舜授受之際、相警戒之語、與夫禹皋陶益稷諸謨、都俞吁咈、賡歌喜起、意厚辭樸、誠萬代之儀表也、故中國古代之文章、當以唐虞爲極則、

第三章　文章昌隆時代　(三代)

夏書渾渾、商書噩噩、周書灝灝、欲觀三代之文章、盡在書矣、王樵謂尚書成於夏啟以後史臣之筆、今攷之春秋傳、凡引書多稱爲夏書、可知孔子定爲虞書者、實本虞史臣所作、而夏史臣成之也、尚書所載夏書、如禹貢甘誓、觀其文辭、類皆雄渾嚴潔、何其質也、殷湯學伊尹、高宗學甘盤、商代之君、皆有學術、商書所載、燦然備矣、雖伊訓湯誥、僞書不足信、而盤庚三篇、見之於書序、爲經傳所引、其文之簡奧、眞韓氏所謂詰曲聱牙、而難讀者歟、周初文王、羑里演易、開物成務、武王訪道箕子、得洪範九疇、周公兼百王之文章、制禮作樂、一朝文物蔚然彬彬、後之學者、不能出其範圍、其時史佚掌文史、鬻熊著書立說、後世子家因之、成康以來、文致太平、攷其文章、則有康誥召誥多方多士周官周禮之可稱頌、穆王耄荒、甫刑是作、文不遠古矣、宣王中興、召虎方叔尹吉甫之徒、皆能文、周詩往往稱之、至平王東遷、世入春秋、諸子百家出、而文章變矣、洵乎尚忠尚質尚文、三代文章之進化、有天演自然之理焉、

第四章　文章極盛時代　（春秋戰國）

周自東遷後、朝廷文教、不敷於下、士大夫之能文而善說辭者、謂之知禮、薳敖擇楚國令典、隨會講晉國禮法、公孫知四國之爲、趙衰拜六月之詩、叔向詒書、季札論樂、能文章者

屢矣、惟晉叔向鄭子產吳季札、其表表也、然數子者、於文化不甚關係、獨孔子以天縱之聖、毅然立於定哀之際、設教傳道、不獨以文章著也、與孔同時而以文豪者、有老子、今觀其書、文辭神奇變化、簡古多含蓄、餘若管仲之文簡嚴、莊周之文詼詭、列禦寇之文沖虛、韓非之文精覈、鄒衍之文奇譎、公孫之文雄辯、周末文章、爲之一振、逮至戰國、孟子振響、善議論長於諷諭、文最快利、若國策所載、如蘇秦張儀樂毅蘇代蘇厲范睢魯仲連諸人之文、亦能以雄偉見稱者也、他如荀卿經術之文、屈子辭賦之作、於國代又別開文境矣、

第五章　文章專一時代　(秦)

秦以前文人、不專以文詡也、上焉者爲有道之士、次亦不失爲學問家、至秦文章有專家矣、故雖經祖龍焚坑之刼、而呂不韋李斯等、猶能以文章顯名於世、蓋秦承周末諸子百家之後、咸陽四百六十餘人、要皆文學之士、故民間所掇拾、博士所記憶、未嘗絕滅也、自始皇來、道在胥溺、學在芻蕘、士不遑於章句、惟文辭猶可稱頌、不韋呂覽之論、甚至懸之國門、不能改易一字、李斯刻石之文、如所撰嶧山碑、用采芑第二章法、瑯琊臺銘、用老子明道若昧章法、秦以虐焰之後、文章猶美善若此、毋惑後世文人、嘖嘖稱道不衰、故論學至秦而亡、論文則至秦而一、

第六章　文章恢張時代　(漢)

漢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又承秦火之後、圖書散亡、六經皆博士所憶記、往往得之於口誦、孝惠除挾書之令、孝文採周末之學、孝景舉文學、孝武招賢良、董仲舒之經術、賈誼鼂錯之奏議、司馬遷之史、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皐之賦、或抒下情、或宣上德、雍容揄揚、彬彬乎有三代之風、是以西京文章、最稱雅健、然惟董之純粹、賈之樸茂、遷之貞潔爲傑出、自王褒以下、專尚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於是古學益遠、繼以成帝時、劉向揚雄、本經術爲文章、哀帝時、劉歆王莽、以文章飾治道、光武來、班固企跡子長、張衡希蹤相如、桓譚踵武賈誼、蔡邕醉心揚雄、東漢之文章、不如西漢之渾厚、漢末董卓遷都、圖書散佚、長安之亂、焚蕩大半、儼若秦灰、自玆以後、諸葛孔明崛起南陽、三分之局成、所爲文章、上駕西京、至如建安七子、其詞藻之華縟豐腴、雖卿雲未開斯派、然其所失、卽在於此矣、

第七章　文章薄弱時代　(魏晉)

三國鼎立、日尋干戈、不遑文字、曹魏振緒、掞藻有人、然華而不實、已開晉世淸談之習、萌六朝淫靡之風矣、蓋兩漢及魏、文章凡三變、而終無進化、晉汲老莊之餘流、尚放達、談元

理、劉伶阮籍、以狂作聖、王戎王衍、以虛爲高、卽張華之詩、左思之賦、陸機之文、亦競事詞藻、不能行於古作者之林、惟陶淵明本其政治之才、經術之學、於濁世放一異采、其思想之高遠宏達、直師懷葛而友黃綺、故時於文章發見之、蓋辭氣灑脫而文變矣、

第八章　文章淫靡時代　（南北朝）

晉末、五胡混入中國、文教衰熄、南朝參行梵學、北朝略飾經術、一時文章、競事駢儷、故宋齊傷纖巧、梁陳病刻飾、眞氣索然、然南朝之顏謝江鮑任沈徐、北朝之崔魏薛溫高庾王、雕鏤篇章、追琢字句、組織一六朝文體、亦韻文之至者也、雖二者相較、南朝視北朝尤浮靡、北朝視南朝爲剛貞、要皆不能廁於古文辭之列、蓋文至南北朝、古義幾乎息矣、

第九章　文章振作時代　（唐）

隋主荒淫、不遑庠序、惟王通於末造崛起、有學術耳、唐興、文人銳志學古、凡三變而始得正宗、初唐沿江左雕飾之風、故雖以王楊盧駱之才、不能脫六朝之範圍、中唐崇尚經術、文章遂趨渾厚、燕許以大手筆稱、猶不能上追兩漢、自元結奮起、獨孤及李華之徒左右之、於是文章一變、大歷正元之間、韓退之提倡古文、起八代之衰、由是唐代有文章、其時柳子厚浸淫莊孟、得與昌黎並雄、李翺皇甫湜淵源退之、亦矯矯也、餘若陸贄之奏議、劉

贄之對策、杜牧之罪言、亦略可稱述者也、

第十章　文章繼續時代（宋）

五代五十餘年之間、兵亂相繼、文學之士絕跡、稍知文事者、君惟明宗周世宗、臣惟康澄王樸、而文章皆非所知、宋初、猶沿五季舊習、雖穆伯長柳仲塗倡之於前、尹師魯和之於後、而終不能卓然自立於千載之上、歐陽修出、得昌黎文篇好之、力追渾古、裁斥險怪、由是文歸雅正、曾子固挾經術而爲文章、能遠紹劉向匡衡之緒、亦得與永叔並駕齊驅、王介甫筆力峭勁、自成一家、蘇氏父子、概尙機權、有戰國策士縱橫之風、惟東坡參莊列以肆其端耳、餘若司馬光之簡嚴、范仲淹之高潔、皆肆力古文、卓然有聲、南渡後、學者咸致力於經術、創爲性理一派、於是文章不逮北宋、然經術之文、日益昌盛、朱晦菴多小心之文、陳同甫多放膽之文、亦未可一概論也、說理之文、惟周子通書張子正蒙、爲能文與道俱、若眞西山大學衍義、胡康侯春秋傳、皆以理勝、而文不足以振之、岳武穆多經世之文、故雖以李綱宗澤之才而不逮、末造文章、浩然正氣、歷刼不磨、斷推文天祥謝枋得、所謂道至而文自工者也、要之北宋文章、長於論事、南宋文章、優於說理、宋初多政治之文、宋末多氣節之文、洵乎文章隨國運爲轉移也、

第十一章　文章衰微時代　（金元）

自宋祚衰薄以來、學士之文章泯沒廢棄、良可悲也、金初無文字、後用中原之文字、文章不暇及也、元起於斡難克魯倫二水間、往往收用歐羅巴人猶太人西藏人、故學術有自歐洲輸入者、中原文學、惟吳澄以經術稱、若元好問、以詩鳴者也、郝經學爲古文、文集多知文之言、然亦非能傳古文者、差強人意、虞集揭奚斯黃溍柳貫四家耳、惟小說戲曲、於元代爲最發達、水滸三國西廂琵琶、稱四大奇書、要皆當世不得志之士所爲作也、故古文之學、至金元時代、微矣、

第十二章　文章興復時代　（明）

明代開國時、盛稱宋濂方孝孺之文、永宣以還、作者雖興、氣體不逮、宏正之間、李何七子、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嘉靖時、王愼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而文又一變、惟祖述李夢陽何景明、不能卓然自立、成一家言、爲不足貴耳、歸有光出、力排李何王李、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啟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矩矱於北宋、張溥陳子龍、擷芳華於東漢、則又一變也、要之明代文章之所以不振者、大半制藝誤之、自宋濂方孝孺來、頗存規矩、至嘉隆而晦盲極矣、歸震川

不汨於流俗、洵可繼退之永叔之芳軌、惟震川一派、稍褊薄耳、然不得謂非文章之正宗也、

第十三章　文章昌明時代　（清）

清初之著名文章家、類皆明代遺民、而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實能脫離明代文章之弊、其後作者代與、清康熙末、方望溪上承震川、遠紹韓歐、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世遂有古文學之稱、同里劉大櫆者、望溪嘗稱之、自是天下知古文之學在方劉、乾隆末、薑塢梅崖出、斯文不墜、薑塢傳姬傳、姬傳復從才甫游、然自以所得爲文、不盡用海峯法也、蓋方以理勝、劉以才勝、姚則兼其所長、游其門者、文章之士以數十計、海峯之徒錢伯坰魯思時以師說稱頌於友惲子居張皋文、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故二子之文、亦得與惜抱並雄一時、自是以後、繼起者雖衆、而狹隘褊淺、不能光大之、古文之學日漸衰息、後得曾滌笙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合漢學宋學、發爲文章、不立宗派、惜抱遺緒、賴以不墜、自茲以往、能文者雖衆、而欲求集大成者、終不獲覯、何其難也、

第十四章　文章改良時代　（近今）

文以明道、文非卽道、世俗所謂文章者、何哉、獵瑣文、蠹大義、舉天下之士、歸之無用、此孫鼎臣所以比於洪水猛獸也、夫文以適用爲主、繁華則損枝、膏腴則害骨、無關大道、不周世用、如倡優妓樂、適耳目而已、近今文學之士、頗知中國文章之弊、故於論說詩歌小說等、力爲改良、以求適用、此又文章之善變者也、

弊病篇

言者、心之聲也、心蔽則辭詖、心陷則辭淫、心離則辭邪、心窮則辭遁、由心之失、爲言之病、此其理孟子知之、蓋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故孟子以語言之失、極之於政事之害、然吾觀中國之文、奚止此弊、奚止此病、推原討論、其怪現象可得而指也、

第一章　文魔

文界中之魔道甚矣、性命之學、至深也、迂儒不知中庸之言性命、而高談深究、好爲張皇幽邈之文以惑人、是之謂魔、天人之理、至精也、瞀儒不知繁露之言天人、而誌異述奇、好爲隱僻怪誕之文以欺世、是之謂魔、鬼神之德、至盛也、愚儒不知孔子之言鬼神、而探幽索冥、好爲離奇變幻之文以疑衆、是之謂魔、陰陽之道、至微也、俗儒不知周易之言陰陽、

而說象論數、好爲支離附會之文以盜名、是之謂魔、災異之說至誣也、陋儒不知春秋之言災異、而望氣占象、好爲吉凶休咎之文以愚民、是之謂魔、禍福之故至常也、僞儒不知老子之言禍福、而四行五行、好爲推算占驗之文以罔俗、是之謂魔、是魔之來、皆由迷信、迷信所起、由於智識不明、思想不睿、智識不明、不能辨魔、思想不睿、不能祛魔、遂至沈溺於迷海之中、不知所以超脫之、哀哉、

第二章　文妖

昔李肇定有文妖之語、大抵如漢志所謂詩妖者歟、竊觀中國文章之失矣、學子則以游辭詭論爲高、學選則以僻字澀句爲奇、學六朝則以俳詞偶語爲麗、學八家則以摹章擬句爲能、以聱牙棘舌之文爲高古、以淫聲亂色之文爲麗則、以俚語瑣談之文爲質實、以循聲按譜之文爲理法、不問其爲俳諧、爲諂瀆、爲鄙俚、爲迂疏、而無知妄作、諢語如優、俚語如市、媚語如娼、祝語如巫、百出其獰獝諧媚天諂輕倩之態狀以應世、若是者、謂之文妖、

第三章　文賊

賊者、害也、言天說命、汨沒性靈之文也、吟風賦月、銷磨志氣之文也、鉤章棘句、阻礙辭意

之文也、言神述異、閉塞智識之文也、蓋有孔孟之學術、而後可以言天說命、否則流於圖書讖緯之怪誕、有風騷之眞摯、而後可以吟風賦月、否則陷於江左六朝之浮靡、有盤誥之渾噩、而後可以鉤章棘句、否則失於太元法言之艱澀、有爻象之精微、而後可以言神述異、否則習於秦皇漢武之荒唐、是數者、賊仁賊義、賊道賊德、當其爲文也、不過賊文、久之人與文化合、則所以賊文者、乃足以賊人、其害之大、有如此者、是不可以不辨、

第四章　文盜

掠古人之美、襲先哲之長、以自文其剽竊之私者、是爲盜、齊邱竊化書、郭象偸莊注、其已事也、後之作者、或襲用舊文、或竄改成句、或引書語而不標原本、或出聽受而不言師說、或易古人之貌而掩取其意、或申古人之意而不言所出、或拾朋輩之牙慧以爲己有、或譯他國之文字以眩人觀、凡若此者、皆所謂盜也、黠者猶多方掩飾、以欺世而盜名、其亦可以息喙矣、

第五章　文奴

人不可奴、文豈可以爲奴哉、而世俗恆蹈之、何也、蓋由於理不精而學不博也、言宋學者詆漢學、言漢學者詆宋學、人云亦云、了無心得、是之謂學奴、剽竊秦漢、規模韓柳、不能自

出機杼、而思想所及、依門傍戶、是之謂意奴、緝比陳言以爲雅、刪節助字以爲古、陳古人已棄之芻狗而俎豆之、是之謂辭奴、魏叔子曰、吾輩生古人後、不可爲古人奴婢、誠哉其知言也、

第六章　文匠

文章之道、無施不可、惟一有成見、便屬匠派耳、文之於法、本無定也、昧者幾乎無處不師法古人而不敢稍越、是之謂匠、文之於體、本無定也、陋者幾乎無篇不摹仿陳迹而必求肖像、是之謂匠、師法也、摹仿也、不過如翦綵之華、繪畫之美、謂之文匠、可也、謂之文家、不可也、蓋形上爲道、形下爲器、器者形象、道者精神、古之人自成一家者、操何術以致此、亦本文之精神、不尙文之形象也、

糾謬篇

論不雅馴、語多譾陋、推原其誤、皆由俗學、而文人往往蹈之、此通弊也、爰舉其謬而糾正之、

第一章　建體之謬

體曷爲而謬也、一序也、所以敘人敘事敘物、而後世乃有贈序之一體、則謬矣、一傳也、古

者其人有關於世、史官爲之立傳、後人不論何人、類皆爲傳、則謬矣、譜者、旁行之文字、司馬遷本周譜而作十表、後世譜自爲譜、表自爲表、譜爲世系之專名、表與史志爲一類、則謬矣、辭者、語言之總稱、楚屈原本國風而作楚辭、後世易辭爲詞、以詞亂辭、辭與文尙合稱、詞與曲相對待、則謬矣、賦爲古詩之流、其意在乎諷諭、而漢代以後之賦、流連風景、敷陳事物、失諷諭之初旨、則謬矣、箴爲諫官之責、其旨在乎格非、而揚子以下之箴、韓子五箴、程子四箴、失言官之本義、則謬矣、對策是對體、後人列之於策類、書說多奏體、後人例之以書信、七爲辭體、隸於設問、烏得專立七體、難蜀父老別爲難體、則解嘲當有嘲體、餘若相如子雲之辭賦、類乎奏議、嚴遵徐陵之上書、亦同獻頌、抑何謬也、又有俳諧之文、蓋出於滑稽家言、而後世效之者、如韓愈毛穎傳、司空圖容成侯傳、蘇子瞻杜仲傳、雖近諧謔、而文意寓諷、猶可言也、若明温陶君作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諸傳、則無甚高義、直以文章爲游戲矣、又何謬也、種種紕繆、雖先哲不免、況後人之因仍也乎、蓋中國文體之不講也、固已久矣、

第二章　擬文之謬

歐陽修曰、讀易者如無春秋、讀詩者如無書、古人之文之不可及也至矣、而士人生古人

後、恆好爲古人之文、優孟衣冠、賢者不免、歷觀古書所載、如擬易則有揚雄之太元、變九九八十一、爲八八六十四、擬書則有孔衍漢魏尙書、不知記言記動之實、而但合形貌、馬融忠經十八章、引風援雅、似乎戴記諸篇、王通文中子、冠以子曰、類乎論語、孔子作春秋、漢魏以下、多仿春秋、三傳名傳、後世多作傳、甚至劉歆爲王莽作大誥、開亂賊之基、班固效相如作典引、長諂媚之習、又若擬騷則兮些滿紙、無病呻吟、擬賦則賓主分篇、徒喧問答、擬李杜之詩、僅和平仄、而格調不求、擬賈董之疏、徒展篇幅、而氣韻不究、凡若此者、何可勝數、夫亦曰、謬而已矣、

第三章　分派之謬

文無所謂派也、古之人爲後人取法、則有之、退之取六經孟子、子厚取韓非賈生、明允取蘇張、子瞻取孟莊、未聞執守師法而爲派也、然則派之說、何自昉乎、孔孟而後、道衰文敝、於是文之樸者、尊之爲經、依經而存者、名之爲傳、紹經而作者、目之爲史、與經並出者、稱之爲子、而文派遂出焉、大抵判別於周末時者爲多、如左邱明一派、紹之者司馬遷歐陽修、莊子一派、紹之者陶淵明柳宗元蘇軾、孟子一派、紹之者賈誼韓愈、荀子一派、紹之者董仲舒劉向曾鞏王安石、屈原一派、紹之者宋玉司馬相如、國策一派、紹之者鼂錯蘇洵、

然此乃言諸儒文章之所得力、而各以類相從、非角立門戶之謂也、夫文體壞然後古文興、古文興然後文派雜、由漢以來、退之起八代之衰、於是世競學爲古文、然退之未嘗立派以示後人、卽後人亦不聞以昌黎爲大宗、而衍其流派也、宗派之說、於近世爲甚、自乾隆間姚惜抱繼方望溪劉大櫆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尙其文、號桐城派、當海峰時、有錢伯坰魯思從受其業、以師說稱誦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子居皋文、遂棄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學古文、於是陽湖爲古文之學者特盛、然此乃陽湖亦有爲古文者、非欲與桐城分門別戶也、近人論文、嘐嘐於桐城陽湖、貽誤後學、惹笑通儒、何其謬也、

第四章　補篇之謬

孔子以及見闕文爲幸、故以闕疑爲愼言、太史公曰、書闕有間、時時見於他說、是闕文不足爲典籍病也、後儒必欲補之、謬矣、然如褚少孫補史記、裴松之補三國志、猶足徵網羅搜輯之功、若劉歆取攷工記補冬官、則非六典之遺矣、下如束晳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徒事詞章、無關義理、君子以爲濫矣、

第五章　俗學之謬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其學

盛於唐宋、自劉向父子、勘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讎之學、其學至乾嘉爲獨盛、二者合之爲考據之學、考據之學、始於馬鄭、精於向歆、明於邢孔、盛於洪邁鄭樵王應麟、昌於乾嘉諸儒、無關於古文也、間有能爲古文者、旁徵博引、往往舉瑣碎事端而詳載之、雖以杭堇浦全謝山之於文、尙不能免此、此考據家之古文之不足爲法也、自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臧否、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其學盛於明代、然自有明以來、制藝家之治古文者、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繩以舉業之法、爲之點以標幟之、爲之圈以賞異之、爲之乙以識別之、爲之評以表彰之、爲之注以解釋之、讀者囿於其中、不復知點圈乙評注之外、別有所謂屬文之法者、故於爲文也、則八股文之局度格調、鋪陳滿紙、腐氣逼人、此制藝家之古文之不足爲法也、又有詞章家之古文、詞章之學最古、始於六經、盛於三傳、振於兩漢、然至六朝而音沈矣、詞人者流、矜於辭藻、敍情述事、誇鬪才華、言雖爾雅、而無關世用、當其舐毫伸紙、濡墨弄翰、或品酒而論詩、或吟風而弄月、或敍山而記水、或銘物而懷人、或傷世而憤時、或述懷而論志、灑金壺之墨汁、霏玉屑之淸談、非不俶詭奇譎、汪洋恣肆、而精神意緒、終不能出聲律對偶之範圍、此詞章家之古文之不足爲法也、又有理學家之古文、夫古之作者、無意於文也、

理至而文生、義盡而文成、六經是也、自春秋事盟會而後重辭令、戰國尚縱橫而後重策略、於是文家趨尙文辭、而義理漸荒矣、漢興、惟馬揚賈董劉匡、其見道之多寡、略可差等、厥後僞書媚莽、讖書媚秀、六朝崇佛學、唐代重注疏、延至北宋不能振、南渡後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出、義理與詞章、始合一並勝、嗣後理學家之爲古文、連引經書、間出俗語、似注疏者有之、似語錄者有之、故曾滌笙謂古文之道、無施不可、惟不可說理、而世俗往往蹈之、此理學家之古文之不足爲法也、近世以來、惟方望溪能力矯一切之弊、至姚惜抱乃合義理考據詞章而爲文、宜爲文章之正宗也、

第六章　摘字之謬

自漢以來、文章家摘字之病甚矣、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爲牂牁二郡、魏都賦、恆碣碪碍于青雲、是恆山碣石二山、摘字之法、蓋始此時、然此法不可通、後之文人、以司馬遷爲馬遷、以諸葛亮爲葛亮、皆濫觴於此也、原此一家之學、蓋始於漢代詞人、字句不整齊、對偶有參差、則截鶴膝而續鳧脛者有之、流毒所屆、雖通儒不免、而況謭以傳謭、靡有底止哉、

知本篇

三代以前、天下之文章、盡出於官司之掌、三代後、文章不遠於職司、官師分而政教離、由是六典之制亡、而七略之名起、然向歆父子、分別九家、學者猶得循流而溯源、自七略亡而爲四部、遂有非經謂之經、非史謂之史、非子謂之子、非集謂之集者、蓋四部之名、本不足以賅中國之典籍也、然後人既不得六典、又不得七略、舍四部其曷由哉、柳子厚之爲文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史記以著其潔、由此觀之、治古文學者、當於四部求之、否則文章之義例法則荒矣、

第一章　文當本經

文章之原出於經、詔命策檄生於書、序述論議生於易、歌詠賦頌生於詩、祭祀哀誄生於禮、書奏箴銘生於春秋、此顏之推之說也、論說辭序、易統其首、詔策章奏、書發其源、賦頌歌贊、詩立其本、銘誄箴祝、禮總其端、紀傳檄文、春秋爲根、此劉彥和之說也、二子、知文者也、而所言如此、況老子本易之陰陽以立說、莊子本易之假象以寓言、鄒衍本書之天地以談九州、關尹本書之洪範以言五行、管商本禮以言法制、申韓本春秋以言刑名、類皆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獨區區文章之長也、經之爲用大矣哉、韓退之爲中國大文家、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曰易曰詩曰左氏春秋傳、柳子厚自述所以得力者、亦曰易詩書禮春秋孟子穀梁、誠以文必本諸經而始有根柢、莊子本易、離騷本詩、史記本春秋、若帝紀世家、又本二雅十五國風、若八書、又本禹貢周官、夫如莊周屈原司馬遷之徒、其文卓越千古、與三代同風、猶且不能外經而言文、況後之作者耶、然不可如劉向曾鞏、多引經語以成文耳、是在劉曾爲之、猶不失爲經術之文、若後之效之者、塡塞經文、集錄書語、以爲經術、其失也晦矣、

第二章　文當本史

中國歷史、若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皆事與文並美者、其餘諸史、備稽致而已、文章不足觀也、遷書無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於此者、班書得春秋之謹嚴、惟文筆則毗於用偶、蔡邕范蔚宗、皆師班者也、范書文體、全效孟堅、而嚴密之精意不逮、陳壽志得龍門之簡、以史法論、勝於後漢書者也、歐陽五代史、胚胎史記、而變化於昌黎之文、參互錯綜、出以精析之筆、行以秀雅之度、凡此皆於文章學有關係者也、治古文者不可不研究焉、

第三章　文當本子

今人學漢唐宋文以爲古文、漢唐宋文家、學周秦諸子以爲古文、諸子之文章、變化百端、莫可測度、後世文章家、無不本之、韓退之服膺孟莊、柳子厚致力老莊孟荀、蘇洵取法蘇張、子瞻篤好孟莊、餘如客難解嘲、本於莊周之惠施問難、連珠、本於韓非之儲說、凡若此者、不勝枚舉、原其得力、無不由此、而況孟莊之雄辭偉論、鬻墨之奧義深文、荀列管晏之精微豐大、孫吳申韓之廉悍覈實、以及公孫龍之辨論横絕、呂不韋之序事詳明、越絕書之簡易、淮南子之錯綜、楚辭之哀豔、中說之精到、又皆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然如太元易林中論世說抱朴子金樓子之屬、雖頗徵實雅馴、僅資詞章家之談助、不足法也、此又不可以不辨、

第四章　文當本集

古無所謂集也、集之定名也、其當子史寖衰之時乎、古聖賢哲人自爲書、家各一說、其持之也有故、其言之也成理、故凡著述、未嘗有參差尨雜之文也、雖以賈生之奏議、亦編入新書、相如之詞賦、亦舉其篇目、未有薈萃一人之作、舉諸體而羼雜搜輯之、謂爲文集者也、自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於是有集名、後晉摯虞有流別集、陳壽定諸葛集、而集

之名專矣、至唐韓愈、不爲撰著之體、盡爲集錄之文、後有作者、一家著述、多以集名、然章實齋有言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紀、立言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辨、由此觀之、後世之文集、其亦有經義傳紀論辨之可取乎、故治古文學者、不本諸古人文集、則材骨不精、法度不明、源流不清、家數不成、必也、討論總集別集而寢饋之、斯可矣、總集之大者、文選、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明文衡、此其表表也、夫搜採名雋、以意所尚、蕭氏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達治道、宋文鑑是也、質文相間、可爲史翼、元文類是也、惟文選文苑、意在詞藻、未爲徵實、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別集則世所稱八家外、如晉之陶淵明、唐之權德輿獨孤及李翺陸贄皮日休羅隱、宋之范仲淹司馬光尹洙秦觀陳亮眞德秀王十朋、明之宋濂方孝孺王愼中唐順之歸有光楊繼盛茅坤侯方域、清之魏禧汪琬方苞姚鼐惲敬包世臣曾國藩諸家之集、亦當瀏覽之也、尤若茲、古文之道、庶乎近矣、

致力篇

第一章　讀書

文章之道、其梗概已略言之矣、而尤有所謂致力之方者、則詳說之、

曾滌笙曰、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爲要旨哉言乎、雖然、吾國舊學家所謂章句之學校讐之學、評點之學、考據之學、長於温故、短於知新、既不能達識博覽、求學術於宇內、擷智慧於域外、又不能深思明辨、以擴來世知識、則其爲弊也、宇宙事物之理、人文進化之道、皆捨而不講、由是民日以愚、而國日以弱、此吾國文學所以無進步也、矯其弊者、舉中國舊學、弁髦之而土苴之、嘐嘐然高其論以欺人曰、聖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則又變本加厲之說也、觀地球各國、無不以本國文字爲國粹、吾漢土建國、有文字、有學術、所以不昌明者、乃腐儒湮沒之咎、於先哲乎何尤、而必從而訾謷之、詆譏之、其無乃不知本也乎、

第二章　作文

天之文日月、地之文山川、人之文語言、物之文羽毛鱗介苞葉根荄、是皆理之自然也、盤古之世、有文之理、無文之名、伏羲以來、有文之名、無文之書、黃帝而降、有文之書、無文之法、三代之際、有文之法、無文之作、孔子述而不作、又曰不知而作、故四科雖有文學、而孔子所謂文者、非如後世命題執筆而爲之也、不然、如游夏輩、豈猶患詞章之未善、而待孔子立一科以教之耶、當昔全盛之際、儒者講求大道、探索至理、物感於我、應之以辭、惟間

理之是非、不計辭之工拙也、自世衰道微、於是眞文亡、爲文興、周末文勝、先進吾從、此孔子所以有野人君子之言、而棘子成亦有質而已矣何以文爲之激論也、自此以後、微言益絕、大義愈乖、深於哲學如莊周、其爲文也、且不免失於虛誕、長於史才如左氏其爲文也、且不免失於浮夸、尙何論儀秦之文多譎詐、申韓之文多慘刻、屈宋之文多怨懟哉、秦火一炬、斯文墜地、炎漢復古、文學聿興、奈何鄒枚班馬輩、以辭賦名世、遂開後世詞章之末藝、而沒先聖之大道乎、江左淸談、六朝駢儷、無知妄作、獲罪先哲、殆有甚焉、韓柳李杜、振鐸於唐、歐蘇曾王、嗣響於宋、庶幾文字、一變至道、然獨不解諸君子以通博之才、而干請權貴之書、泛泛酬贈之序、與夫宴遊之記、諛墓之文、連章累牘、而文集徒占篇幅、謂非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耶、嗚呼、學者握筆爲文、若立論無關於經國大義、出言無補於天下蒼生、則與儷風月而偶雲霞者、同爲無用、準諸古義、皆可以不作也、後有作者、尙愼旃哉、

第三章　遊歷

文所以載道也、凡人涉世未深、則於事理人情、多未諳練、故見於辭者、率皆淺近陳腐、無見道之語、古人立言不朽、往往由於實驗、孔子周流四方、歷宋衞齊楚陳蔡諸國、晚知道

終不行、退老尼山、刪訂六經、著作炳炳、孟子遨遊齊梁諸國、退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其文卓越千載、司馬遷周遊天下名山大川、文字得江山之助、爲三代下第一作者、謂非遊歷之功歟、今者汽船鐵道、可達全球、奚止章亥之所步、鄒衍之所談哉、試與溯江而探河源、涉崑崙而遊帕米爾高原、則亞洲如齊州九點煙矣、復入海橫渡太平洋、以遊乎雪梨紐約諸境、其文明之景象何如、更駕舟至歐洲非洲濠洲、察其政教風習、其文明之程度更何如、天地間奇山奇水奇草奇木奇禽奇獸、及人情風俗之可驚可喜可怪、政治學術之可駭可慕可感者、悉取以爲文章之材料、則其於文也奚若、蓋人事與地理、皆於文章有密切之關係者也、以管窺天、烏足以見天之大、以蠡測海、烏足以知海之廣哉、

第四章　翻譯

中國譯學、肇於周代、而盛於魏晉以來、惟周代之譯、其宗旨大都在宣布中國文化於四方、所謂用夏變夷也、唐代之譯、乃以異國之教、輸入中國也、然傳譯釋氏經典、自北朝至唐代、雖設譯經潤文使、極崇佛學、而於社會未獲借長補短之益、況當時譯學範圍甚狹、梵册肇與天竺、不涉西海、自景教東流、於是拉丁羅馬文字、漸通象譯、近數百年來、惟俄羅斯使命往來最早、道光以來、英法諸國、接踵而至、咸同後、外人之來吾土者日益衆、由

今計之、與中國締約通商之國、凡十有七、交涉既繁、譯事更要、然而譯道實難、近人嚴復謂譯事有三難焉、信、達、雅、諒哉、矧夫中國無辭典、無文典、文字之教育不昌、故言文不能一致、利於俗不宜於雅、宜於雅不利於俗、是以譯界尠能發幽光、放異采、英國名學家穆勒約翰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言語文字不能也、若是則譯學與國文、亦有大相關係者矣、





